蒲州府誌

卷二一—卷二四

蒲州府誌

蒲 州 府 誌

（全五册）

山西省運城地區地方志辦公室重印
揚州市邗江古籍印刷廠印刷
1985年10月印刷

蒲州府志卷之二十一

藝文

國朝魏象樞浙江按察副使復庵衛公墓表

平陽、蒲坂之間，土風敦樸。自昔多賢人君子。至薛文清公倡明絶學，爲世儒宗，其流風遺範，被乎鄉國。其所成就人才尤卓犖。蓋中世之爲儒者，往往滋辨論，立門庭，其流不能無弊。文清之學，主於躬修實踐，深造默成。爲其學者，悃愊無華。而其究能有以自立，若吾友復庵衛公其選也。公諱紹芳，猗氏人，順治乙酉舉於鄉，丙戌成進士。知尉氏縣，擢兵部武庫司主事。再遷爲督捕郎中，出補福建漳南道，歷四川川北道，貴州提學道、浙江巡海道。致仕，家居十餘年，卒。公之先多宿儒，世以易學顯。公少孤貧，力學。得文清公讀書録，讀之，慨然有慕乎、其人潛心理學，標録儒先之言，几案牆壁皆滿。自爲諸生矩步繩趨，痛自砥礪。比居官益清謹，勤於其職。其令尉氏也，招徠流亡，芟除强梗，民氣漸甦，則爲之修舉學校、完城郭、新廨署，百廢具舉。尉人尸而祝之。其備兵漳南也，戮逆卒之通賊者，而賊以衆降。築隄注水困賊，而深箐，積年之寇悉就縛。其在蜀也，

剿平川南劇賊，單騎撫其餘黨。在黔也，能以正學董勸師儒，士知向風。此皆政績卓卓可稱道者。而要於寬厚廉平，實心任事，不爲赫赫名，而職業無所不盡。以母老致其事歸，中途、而母夫人病卒。二千里徒跣扶柩北歸。盛寒，露宿柩下，手足凍皴，未嘗居旅舍。其天性篤摯如此。家居以維持風教爲己任，居喪一用古禮。建宗祠，修族譜，釐正葬，祭儀節。著小學、家訓等書凡若干卷，於易學尤邃也。冢子既齊有學行，能世其家，初爲翰林檢討。公命之曰：「勉樹名節，上報國恩。」及出判霸州，又命之曰：「官無尊卑內外，隨分盡職，皆足自見。」既齊謹受命，賢名日益聞，公之教也。余與公爲同年友，始識公於京師，表裏粹然，篤厚長者也。去而爲吏，治行發聞，知其勇於自樹也。已而，其子來官京師，始得聞其閫修篤學之詳。嗟乎！生大賢之鄉，聞風而興起者有矣。修之於家，見之於政事，光明俊偉者，亦無幾人。如公可不謂賢哉；至行過人而不自表襮，著書滿篋而不名一家，余懼其久而無傳也。因其子之請，哀其大端，揭而書之。

國朝蔣超遊萬固寺記

寺在中條之麓，距州城十五里，河中佳勝處也。出郭東南行數里，已聞水聲。益前二三里，涉溪，溪琮琮，韻響如瑟，如筑。行漸近，見寺在巖户間。歷磴道上，遂入寺。寺因山爲高，崇構數層，有佛像居中，甚壯，長可四五丈。及升樓，俯視則人足適臨佛顛。又升復有屋，視樓倍高。後更平坦，浮屠築焉，爲多寶之塔。至此縱眺則百里皆見，白者如帶，翠者如掌。黄河、華岳，如几席間物，亦登臨之快觀矣。寺建於隋時，至唐尤盛。宋程明、道元、王惲皆常遊焉，亦皆有詩。惜其刻石久毁而不存，而陷壁者詩版尚多，亦少可讀也。寺外平田開曠，多柿林，幾數千本。方秋深時，霜葉染紅。望之蒸蒸如霞燒火烈，景爲最奇。葢蒲人以種柿爲利也。自始登山，日甚早，午飯寺中，復延緣久之。比還，日已夕。既樂斯遊之適，紀以二詩，以志歲月云。

國朝王士禎吳徵君墓志銘

漢魏已來二千餘年間，以詩名其家者衆矣，顧所號爲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蘇子瞻三人而已。本朝大一統，閱六十載，作者亦多矣。余獨以仙才許蒲阪吳君。此余之私言也，亦天下之公言也。君且死，語弟霞曰：「吾平生知己，無逾漁洋先生。吾即死，遺詩勿遽出，必待先生删定。雖相望二千里，爾勿憚跋涉而往求焉，且謁誌墓之文，吾無憾矣。」余居田里，聞君之訃，爲哀輓以代楚些。其末云：「已空文字障，静閱莊嚴劫，何事勞結集，猶煩大迦葉。」未幾，而霞至，將君遺命。余詩若爲之讖然。嗚呼，異哉！豈余與君精神感通。雖越在二千里，不以幽明相間，有如此耶。既次其詩，遂爲其銘：君諱雯字天章，其先遼陽人也。父允升中順治二年順天鄉試。六年，授蒲州學正。十二年，賜同進士出身。明年卒。卒後次年，吏部按籍銓授知臨潁縣。君幼，母朱氏有節操，撫君及弟霞等，皆成立，遂家於蒲。君姿秉殊絶，嗜書如飲食，又薄帖括以爲不足爲。雖在諸生，輒瀏覽群籍，自六經三史外，先秦兩漢下逮六朝逮唐宋元明，四部之書，無弗習也。旁及釋老内典秘笈，皆鈎貫其旨，趣含咀其英華，而尤於五際六義，有深嗜焉。初，僑居中條山南之永樂。永樂，唐縣也。李石兄弟三相皆居之。詩人李商隱義山亦居之，號玉溪生。玉溪

者，永樂水名也。君少而食貧，無以爲養，數游京師，謁父執友，年二十餘矣，京師士大夫無知其詩者。予一日過同年榮工部洞門，見其詩云：「泉繞漢祠外，雪明秦樹根。」又云：「濃雲濕西嶺，春泥霑條桑。至今堯峰上，猶上堯時日。」大異之，曰：「此非今人之詩也！」吟諷不絕於口。久之，君再入京師，一見談藝，輒夜分不休，如釋迦之有鶖子，潙山之有寂子，相悦以解，不待往復扣擊。君固以謂余一人知己，如后山之于南豐也。戊午己未問，天子詔徵博學宏詞之儒備顧問，特舉制科，海內名士，鱗集闕下。君在舉中，顧獨躭寂守素，不與他人走。健僕囊巨軸，宛顏低眉，望門求知者。競馳逐，膠牢澹泊，門有雀羅。余以是益重之。臨朐馮相國知君名，以扇索其詩。君大書二絕句答之，其坦率如是。卒以不遇，亦不悔也。君游燕趙齊魯、吳、越、秦、楚，足跡半天下，而梁宋問詩尤工。晚訪舊天津，復與余相見京師。時康熙辛巳，君年將六十，倦游矣。君好友天下士，士之名雅者，亦皆援君自重。所至縞紵贈答無虛日。然君胸中涇渭，不徇世俗，毀譽涼燠，以爲親疎，故人亦樂就之。所謂嵇叔夜土木形骸黃，叔度汪汪如千頃波者，度幾似之。平生好仙釋有空諸所有仰青雲睹白日之意，情躭隱逸，僕僕四方，謀升斗以爲甘旨之奉，非其志也。嘗買圃鄭谷之口，有竹數百挺，黃梅數十株，橘三株，

中作草堂，面雷首，肘太華，怡然自足，將以終老，而迄不得遂。嗚呼，其可悲也！君詩一刻於吳中，再刻於都下，三刻於津門，今未刻尚千餘篇，余删之不少貸，所存皆卓然可傳。蓋痛君彌留不忘諈諉之意，亦以報良友於地下云爾。今當宁右文士，苟懷一藝，朝躡芒屩，而夕登館閣者，何限？君之名，固已聞於 朝矣，而終不遇，窮老以死，是尤可悲也。君娶祁氏，孫一逢源尚幼。君卒，以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十一日葬姚温阡。君嘗以詩賦應制科，敢稱徵君。銘曰：

山河兩戒，皆首河中，重華舊都，扶輿所鍾。昔在唐賢，摩詰允言。義山玉溪，表聖王官。有明名世，首兩襄毅。勳名爛然，風騷未繼。嶽嶽吳生，崛起布衣。身處菰蘆，名動京師；聲滿天下，尚謀升斗，晚卜菟裘，子真谷口。唯君之詩，疏越朱絃。後有知者，移情成連，神之往來，河聲嶽色。修竹梅花，徵君攸宅。

國朝衛既齊郭烈婦傳

烈婦荆氏者，猗氏縣興教坊儒童郭琛妻也。祖曰憲副公世爵。父曰邑增生文邵。母陳爲臨湘令陳公登度女。烈婦生三歲而祖卒，六歲而父卒。母孀，無丈夫。子女二，烈婦其長也。字於郭，未及笄，而姑卒。既適琛，値家中落。烈婦勤操作，茹蔬糲不厭，琛善病，烈婦朝夕侍湯藥，經年無倦色。琛疾少間，産一子，不育。已而琛病復作，勢且不起。顧謂烈婦曰：「汝年少無子，終節非易事也。善自爲計，」烈婦奮然曰：「吾家世詩禮，母氏青年守志，豈容有再醮女乎？即君不辛，誓一死相從地下耳。」遂歸訣其母曰：「母十餘年茹辛撫孤，女今不得終事母矣！」母壯之曰：「能如是乎？眞吾女哉！」烈婦乃盡出其衣飾，爲琛償宿貸，又分餘物，遺夫之女兄弟。視琛疾革，遂以醋和毒藥飲之，昏仆地。家人急救，良久復蘇。琛既瞑，烈婦撫尸慟絶者數四。惛憒中猶作進奉湯藥語。及夕，氣乃絶。歛之日，神色如生，年蓋一十八歲云。

國朝瞿亮邦萬泉縣祀八蜡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牲酒束帛，祭於八蜡之神而敬告曰：「邦聞之，伊祁氏始作八蜡。歲十二月聚萬物而祭之，取諸崇德報功。八蜡之中有貓虎焉，所以食田鼠田豕。而先儒又謂有昆蟲之祀，大抵舉貓虎。而凡虫之害苗者，皆鼠豕類也。貓虎任之有餘矣。今者麥比不登，穡事孔亟，蚜蚄爲害，浮於禽饗。邦將倣古之黃冠而草服，葛帶而榛杖，置鹿與女，俟歲終一舉，蜡則時非索報。又蟲螽爲厲，民患甚殷，爰敢奉嘉旨馨香薦諸先嗇，請迎貓虎以食此害苗之虫，毋俾聚族長爲蠡困乏之，民庶猶有瘳乎！

國朝范韓度萬泉令瞿公政跡記

邑令之賢，民所愛也。而賢之出類，尤所愛，令政之善，民樂傳也；而善之異常，尤樂傳。敢在昔：蝗不入境、虎北渡河，雨隨車、麥兩岐，千百年來頌歌傳贊，依依口頰間。吾邑賢令，代不乏人，而五奇之政，僅美新城。嗣厥徽者，惟我公爲最。公慈惠精明，鞠育噢咻，十有餘載，而異政之最著者。旱魃爲虐，二麥已稿，秋禾無望民慮再生之難。公令設製五龍祭壽，應期龍見靈，雨霑足，歲仍有秋。又螟螣害稼遍野，蠶食莫可如何。公躬詣八蜡壇祭之，虫悉團化溝塗間。有狼食民薛生芬幼子愬於公。衆口其愚。公拂然曰：「若野獸敢傷我民命乎！」爲文牒之城隍，狼遂自投堂下，隱若被桎梏者，左右杖斃以償薛子命。他如歲值大有，黍與稷翼所在皆然。而一莖雙穗，吾邑獨呈其瑞。比類而觀，又何讓蝗南飛虎北渡，諸異政哉！夫災祥固所時有，而化災爲祥，實非易易。公之感神明，格異物，捷於影響若是，皆公之德爲之也。民感其德，既銘之心，頌之口，憂欲載之典章，以永其傳。合爰辭請誌，與前人之記新城者，後先頡頏焉。公虞山人名亮邦，敬六其字也。

國朝項樟始至永樂署記

余由黃岡量移蒲丞，道出豫州、越幽燕，凡四千里，達太原。由太原至蒲州又千里。丞署建州之東南永樂鎮。土壁峭立，取徑幽邃。往往晝晦，偪仄處不能旋馬。又輿折百二十里而始至焉。鎮多山，民俗儉樸，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市鮮百貨出入。田不產稻，無魚、蝦、蟹、蛤水族之利。署據平岡，僅二十楹，皆土質瓦覆，無丹雘。丞貳於守不得侵，有司吏人稀少，偶至輒散去。時維凉秋，風摧木脱，雖居公廨、如在蕭疎村落之間。噫嘻！余嘗兩仕蜀，一仕楚矣。均當水陸之衝，過使紛雜，民如好鬥，健訟。日治廳事，夜省文書，常若不及。一遇大官經臨，飭供億肅奉迎，陸走蠶叢，水乘小舟，下浩瀚悍怒不測之江，惟恐後期往往觸急風暴雨，百出傾危，其勞且險也。如此。今則去危就安，但坐鎮而無餘事。因得縱其耳目，以窮異觀。東望中條，西窺太華，南俯黃河，北枕玉簪、峨嵋。西爲首陽，其高風勁節，猶曠然動我遐思。若夫烟斂晴暉，羣峰競翠，暮林秋月，倒影波光，莫不争效左右，出奇無窮。追思曩時風塵奔走，雖經巴蜀、瞿塘三峽之奇，黃州、赤壁竹樓之勝，而心爲事役，視若無覩，豈能如今日之俯仰寬如，胸無凝滯也哉！夫熱仕宦者，乏登臨之趣；樂林泉者，鮮組綬之榮。是二者不得兼也，而今兼之。况乎茶筍

蔬果之屬時給於供，釀柿爲酒，絕佳，取值廉。與閒散吏適宜傾壺偶酌，心適味甘，萬象洞如，樂不可極。昔歐陽公在夷陵謂凡爲吏者，莫不始至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余於斯地亦云。或曰：「河東俗强勁，往年以抗官釀大獄，涖斯土者，未易蔑視也。」余曰：「不然，事變之起，挑激有由，况百里風氣不同，安可概吾民。」方今時和年豐，盜賊屏息，余惟奉朝廷德意，日與父老子弟講讓型仁，以激發其天良。而秀者萃之於學，澤以詩書，數年之間，優游涵煦。庶幾風希讓畔、治跂文明，余於斯時其樂益進。因志之以告後之君子，按山川而考風俗，共大其休美焉。

國朝郭為觀涑水故道考

按桑欽水經云：「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又西過周陽邑南，又西南過其縣南，又西南過安邑縣西，又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於張揚池。」酈道元注云：「涑水所出，俗謂之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涑水又西逕仲郵郲北，又西逕桐鄉城北，又西逕王官城北，又西南過安邑縣西。」以上皆今夏縣境。蓋古安邑即今夏縣禹王城故址。漢晉以來，無夏縣之名，至隋始分置夏縣而移安邑於今治。不然，則注謂過安邑西者，將直入鹽池乎！涑水又西逕監鹽縣故城，城南有鹽池水，此則今安邑境。而鹽池水即今北引之姚暹渠水也。涑水又西逕猗氏縣故城北，又西逕郇城，此則今猗氏境。蓋涑水自安邑北相鎮之西，入邑境鳴條岡，至此而伏。故涑水自李漢、郭村之間折而南。順治中，郭村人嘗掘地見大石橋，懼不敢發，蓋其故道也。又折而東南，經張河、孫塢等村，其地今猶謂之張河灘。又折而西南，歷楚侯、王鑑、張嵩諸村，故跡宛然，俗稱管溝，即注所謂逕猗氏故城北者也。又西南經太侯、上莊及解之南扶等村境。郇伯故城在其北，即注所謂西逕郇城也。自此而西，經臨晉入五姓湖，皆古解縣境，即注所謂西逕解縣故城南，又西逕瑕城者也。五姓湖即經所謂張揚池也。此涑水故道也。厥後司鹽者慮其侵沒鹽池，引而之北。

自北相鎮之西北，開新道，西行經三里、高頭里、原頭、水南、香落等村西，何家莊南，地名崔家灣者，折而南，經祁村及臨晉之南村，卿頭等村，合姚暹渠入五姓湖。雖世代莫考，然故老相傳，猶能道其疏鑿之概焉。此涑水初改之道也。至明弘治十六年，巡鹽曾大有復慮害鹽，疏請西浚新道八十里，自崔家灣引而西，經祁任，智光等村，歷臨晉境至蒲州孟明入河，是爲涑水新道云。

國朝崔紀永濟縣祀南陽周封公記

或問于予曰：官其地而人祀之可也，不官其地而祀焉，禮歟？「曰：可。凡官之祀其地，以有功德愛惠也。昔者西門豹祀於鄴，文翁祀於蜀，朱邑祀於桐鄉，皆是也。且地之有官至衆，然或祀或不祀，其不祀者又至多，而祀於人者常少。以知非官之祀，而祀其功德愛惠。凡有加於人者即以祀之，可。此封公所以得乎永濟，而爲縣人祀者，宜也。封公以其子之令於此，而來就養於邑之政事。若其民人固無與耳。其閭里之疾苦，氓俗之利病，雖視以秦越，責勿及焉。然特以家人視之，如家事治之。苟有利乎永濟者，必以教其子使無不爲。縣以大治，而人樂其澤。變獷梗爲循良，山南之舊俗革矣。化爭競於彼此，河西之私鬥息矣。憫斥鹵之無種，而請免其徵；善賦稅之易輸，而不嚴其法。旌必及善，罰無遺惡；設獎以示教，懸柝以達寃。農勸於勤，訟幾乎止。凡皆封公勞於中。而永濟之人被於外。然則雖不官其地，其德惠所施，邑人實享之。雖欲不爲祀，而不得也。嗟夫！予觀近世爲人父兄者，其子弟爲令尹牧守，莫不藉以自豐。且惟冀其位秩遷進而已。孰有勤勤懇懇不負其民，以古良吏爲子勉最者。封公之賢，其過人遠哉！予忝縣人之一，蓋嘗親見其所施，而歎其澤之不可没，而尤喜直道之。公在乎邑中，所以報愛惠於無窮，而

有是舉也。因紀以文，俾後知是祠所從始云。

國朝王會汾書周復初事

周明德，字復初，河南南陽人。少爲諸生，通涉經史。其人誠信朴厚，有經務才，身未及仕，常欲試而勿得也。會乾隆庚申，其子退齡以進士宰蒲之滎河，後復調臨晉。明德自南陽至，教以涖官。凡退齡所未及者，導令勉爲之。若親撫其民，任其事，必得當乃已。久之，退齡更爲永濟。永濟人素聞前在兩邑有名，咸喜其來。後知所施行一出明德，共驚歎曰：「吾屬向徒以爲明府之賢，顧不知本其父愛惠我若此。」永濟於蒲素難治，其南皆連山，去縣甚遠。其民大抵獷悍，敢拒官府，不聽文告，時遣隸卒往，或縛而沈之於河。前爲令者畏其頑梗，率莫能服。明德知狀，謂退齡曰：「是非實敢與官抗。吾察其情，蓋由遠絕城郭，愚氓畏官過甚，不避犯上，思自悍救以幸脱其死故也。夫爲令者，當與民親；親則習，習則可徐從而化。」因使退齡時時入山中，召見其長幼，雖井聚杳僻，無不悉至，且喻且慰勞之。又多載錢物以遺其高年者，給勸其耕者。山中人既時與退齡接，後稍稍知馴，皆曰：「明府慈我。」明德知其俗可漸變，復使退齡往舉其儉勤謹愿者，旌之。取其不肖者，謂父老曰：「是素爲惡鄉里，吾將法刑之，可乎？」皆曰：「明府責之是。」由此咸奉約束，樂爲良民，數十年，凶悍之俗革矣。永濟與秦人夾河

爲界，秦人時以私争與永濟人鬥河上。每千百人，彼此相尋若讐寇。明德曰：「鬥則人多傷，多傷則争愈不息。莫如約吾民使無以秦怨，而以信義布之。秦人當自服，鬥可終息。」遐齡如所教爲之，已而果然。先是邑賦多逋，明德知縣掾里胥相倚爲奸，謂遐齡曰：「是徒煩敲扑無益，但好語之，導其速償。」又遍召縣卒，賜酒食而問之曰：「吾行何法，課乃早完，汝輩任言之。」因争以策來獻，明德擇其可者，授遐齡完課果速。因盡去其胥吏之弊者，更使其堪任者。其後不責一人而歲賦前畢。凡永濟稱難治者，自遐齡後得從容理之，皆明德力也。明德在永濟，苟可爲縣人利，必使其子盡爲之。故永濟人尤感其德。後數年，卒於遐齡官舍。永濟人聚而吊哭者萬餘。初「滎河西境爲陝之韓城，有村莊十八。土地肥美，居者稱富庶。自河水決蕩，廬舍淪圮，衆皆徙去。韓城人因渡河據耕其地。及明德至，爲滎河人争而歸之，皆歌思不忘。明德既卒，也以還喪，永濟人往南陽爲立石墓上，復祀之於縣。滎河亦時祀焉。他日，明德嘗在永濟郊行，里老不知爲邑宰父也，止坐與語，問何苦？曰：「河濱田斥鹵不可耕者一百五十頃有餘，然徵賦如故，以是爲病。」明德頷之去，使遐齡力告上官，請於朝而免之。

國朝喬光烈河東賑災記

五行之氣，不能無偏，而災沴作焉。堯水以九，湯旱以七，帝王遇之，其軫惻咨嗟經營拯救，下民於是託命，而陰陽所戾不能害焉。我皇上惠黎元求民莫矜其疾苦，予以安全。歲祲或逢即視其重輕，加之賑卹，往往沛恩施於常法之外，則堯湯之仁也。唯河東地斥土燥寡水澤之潤，特恃雨暘順若年乃告成或有亢烈即病歉穫。乾隆壬甲秋七月，旱甚。屬城十一：曰解州，曰永濟，曰臨晉，曰猗氏，曰虞鄉，曰榮河，曰萬泉，曰安邑，曰夏縣，曰芮城，曰聞喜，並以災告；而解、永濟、臨晉、安邑、猗氏災尤甚。炎風赫曦，中野如炙，穀之藝者無以華實，粟價日高，勢將大饑。予以告於中丞方伯而爲籌其備，計雖州縣皆有常平，然貯穀恐不足用。聞康熙中令河南歲留漕二十餘萬，貯在陝州。倘關中儉荒，則以濟之。因上議晉中丞救荒：有給粟以賑無食者；有出粟令民得借貸者；有出粟平價以糶，令民得易市而買販？富人不得增長其值，至日益貴以困民者。今河南既多聚粟，請移其巡撫，借二萬遺官運至之，則備者裕，而事無患。然未即行。而豫撫以八月首上疏，言：中州界連秦晉，向時山陝歉收，每資豫粟。今河南常平穀石尚多，比聞山西及陝西皆旱成災者，多可於河南漕穀內分撥協濟。

上是其言，且下晉中丞。中丞奏謂：「臣至河東，親勘災傷，並籌備賑糶。竊以隣省通融，不如本省調劑之便。今已就近撥運臨汾、襄陵、太平、曲沃、翼城、浮山、岳陽、洪洞、趙城、絳縣、垣曲、平陸諸縣倉穀八萬二千石，又酌撥霍、吉二州及靈石、鄉寧、平遥、介休、孝義縣溢額餘穀四萬三千七百餘石，合之解州、永濟等十一州縣常平穀三萬八千石，總計爲穀十六萬四千數百石，足以敷用，似可不煩再藉豫糧多糜運價也。」章既上，所運諸穀亦漸次至。遂於十一月行賑事。國家功令：凡縣災僅五分者，例不賑卹。

詔書使皆賑之，其災六分以上民之極貧與次貧者，令加賑一月。於是聞喜、榮河、萬泉、芮城。諸縣被災輕者亦計口給食，而預卹焉。予乃飭官吏分司監散於縣邑。其解州、永濟、臨晉、猗氏、安邑，則親視給之，會是時，晉中丞召還京師，而少司馬胡公代爲山西巡撫，至則首問賑事，且以前中丞所言穀已足用，不煩借河南，其果然否？令河東道更計其事。予言於胡公。「今年永濟等十一州縣旱災籌畫賑撫，自十一月至正月略已均敷。且令晉賈就陝西榆林販糧而陝省西鳳商販亦由華陰三河口至永濟匼河鎮，約五六萬石。舉目前論之。似可無煩河南粟。但來年春至麥秋，其期尚遠，宜爲預謀，合得河南米二萬石。其解州、永濟、臨晉、猗氏災重

之區，請各貯三千石。若聞喜、滎河、萬泉，虞鄉、夏縣稍輕者，請各貯米千六百石，以待平價糶之，庶幾有備無患。宜遣丞倅一人，率佐雜數員於解凍時赴陝州，偕其官吏即其處僦，僱船艘，自平陸逆流而上，運至大慶關，使永濟縣於黃河岸上結棚舍以收貯之。檄令各州縣速相接運，則事便而易集。至於滎河、萬泉二縣所撥之穀，應循黃河直泊滎河西城外，轉運尤便也。」胡公採其議，於正月入告，遂致河南米五萬石，云其米分貯永濟者二萬，臨晉八千，猗氏、虞鄉各六千，解州一萬。於時貯粟既裕，歲雖災而民不恐，穀價亦無翔湧焉。其十一州縣在賑列者，計其民男女小大爲數凡二十八萬二百九十四口。其用穀爲數凡十五萬八千九百九十石有零。至十八年夏，麥大熟，收或過倍，河東之人歡踴慶溢，咸謂。天子恩德，矜我災眚，慈噢懇惻，是以和氣翔洽轉爲豐年，沐浴咏歌。雖官其地者，亦爲其民喜。予惟古謂救荒無奇策，唯蓄積多而備先具，則可恃者焉。昔之賢士大夫任司牧者，災未至而先爲籌。故臨事從容經畫盡善。富鄭公於青州，趙清獻公於越，范文正於蘇，民忘其災。官不知擾，是其可貴也。予以陋拙徒欽其風而勿能逮，特官於是，當歲氛人饑思爲計安集以無負朝廷任使之意，而又仰湛恩之汪濊，延及羣生，唯與河東之民日頌謳於無窮云爾。

國朝喬光烈雞心灘記

非公無以服天下之争，非和無以集天下之事。知其理者，虛心平氣，不以多尚人之心，私求自勝。於是定紛處衆，或庶幾無失焉。乾隆丁卯歲，永濟朝邑之民以河灘地相聚訌門，怨不司解。永濟人欲盡得其地種之，而朝邑勿服。蓋灘生河中兩縣，耕者雜田其間，且數歲矣。永濟名其灘曰「雞心」。朝邑則謂之「夾沙」。自昔秦晉以黃河爲分域，然實共之。至明隆慶中，河徙道，穿朝邑南行，移朝邑大慶關於東岸。由此，朝邑與蒲州永濟地尤近接。而河沙漲淤洲潬之生其中者，亦兩縣均屬，在晉人固不得獨有也。先是大慶關鴛鴦諸村民屢以河灘争動，千百人勢若公戰。歷康熙、雍正中，兩遣大官核視，爲之區域，設界墻限別之，然後略定。至是，復以灘争。兩省大中丞乃各遣其屬吏，約日會境上而爲之議。其首議者，永濟令費君舉雍正七年例，請均其分，使永濟、朝邑各田其半。衆以爲允。俄而其說中變。凡再遣官持意不能合。時予知同州府，陝中丞以未曾議也，檄使往蒲與其知府李更共計事。予至河東並謁其監司，時有議分灘地，以爲永濟當得十之六，朝邑僅應得十四者，予願唯唯聽，且持其是。顧方初時，與李蒲州及其監司語尚頗齟齬，又紛覆久之，始稍稍合。夫以朝邑十四論，分地蓋少。予官於

秦，宜爲秦人祖。然竊自計，欲私秦人，則議必争，争則事徒僨而無以定。使秦、晋之人日鬥河上，相讎益深，久失耕業。非所以安百姓奉職守。且嘗至所爲雞心灘者而審視之矣。其地西厚多腴，東薄多鹻，以秦之四足以當晋之六。是朝邑雖如議言，僅應十四，於秦民固無所歉，尚欲爲之争多寡哉！是雖未嘗顯言，予固熟籌之，非特不敢私，且謂爲秦人計，當如是也。於是以復陝中丞。奏上之章下，户部恐措置未盡，使山、陝中丞再遣官勘定。明其分界，俾争競永息。兩中丞乃復遣監司四人率予及蒲州府與永濟、朝邑、華陰三縣勘議。監司雁平道、葛公等既至，環視審度，咸以灘屬河中，本介秦晋間。向者永濟人指大河爲界以拒秦民，而官或主不可爲是，唯瀕河田種之民，永濟耕多，而朝華耕少，宜以四六爲分。即在秦晋無所偏。永濟、朝、華人聞之，亦皆謂官於我無所厚薄，遂爲明其分界定議，以復兩中丞。兩中丞訂期親履會勘，照議覆奏。奉旨俞允，予與署蒲州守李、潞安守方率同各縣令丈其地。永濟所分得地一百三十六頃四十六畝有餘；朝邑所分得地五十三頃二十畝有餘。華陰所分得地三十三頃三十二畝有餘。仍築牆表樹以別疆域。其北界對高家社；其南界對鳳皇嘴。仍示以康熙中所定山陝奸民之律以禁其争。而其地界於兩河定爲官産，就其已闢者，歲徵其租穀，令潼關、永樂兩司馬收貯之。方當丈

時，予令於灘東沙土薄瘠者除去三百步許，不在丈列。以與永濟而稍補之。蓋予雖非晉吏，念秦晉之民猶一也。嗟乎！是役也。其民雖誠貪利多悍易争，然實易處耳。向令始時議均分者，守而不更，即一言定，何致多爲紛紛哉？予移河東及三載，兩河之民咸帖然，故書之以爲雞心灘記。

國朝喬光烈萬泉縣新修學宮記

教化爲政治之先，學校爲教化之本。廟學者人材所由起，禮樂所由興也。昔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晉武皇帝皇太子親釋奠於太學；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敕有司行薦享禮。凡所以明倫復古，尊崇祀典，由來舊矣。我皇上政一教洽，文運益隆，辛闕里，祀太牢，屢告天下郡邑，以廣修文廟爲首務。備承宣之職者，率以崇廟貌而潔烝嘗，仰副雅化作人之意。而朝廷即因是以殿最守令，禮至重也。萬泉北顧平陽，南瞻蒲坂，向爲唐虞甸服。山川美淑之氣，蔚爲人文，窮經嗜古，代有傳家。惜以儒術疎略，教化泥於不行，有志之士莫不靡然成風，自甘頹惰。長民者，果有以修明而振作之。安見椎魯無文之鄉不可變爲文章禮樂之區耶！邑宰張君以三韓名俊，莅任茲土，登聖人之堂，而棟宇摧殘，時懷震陵風雨之憂。辛未秋，倡捐廉俸，邑士大夫亦樂輸其力，以襄盛事。於是庀材鳩工，自殿廡至於戟門，高其基址、大其閈閎，翬飛翼棘，煥焉惟新。次及名宦。諸祠向所有者擴之，無者增之。而且移建魁樓，以復其古，設射圃以宏其制。屈計若者爲陶，若者爲木，若者丹堊之役，若者匠役之勞，經始於辛未之秋，落成於壬申之夏。美哉！是役也。張君可爲知所先務矣。余惟三代而上，教本於身；三代而下，教寓於法。自詩書之道衰，

上不知所教，下不知所學，乃并其法而亡之矣。今上有聖天子以立教，下有良有司以振興之。將見學校修而教化行，教化行而民風變，民風變而治道彰。豈徒曰修舉廢墜而已哉！余故樂觀其成，而爲之記。

國朝周景柱新遷貢院記

官府小大皆有署。而事各不同，則署亦異，宜所固然也。古之臨政者，居國之中，四方之奔輳取諸萃，毋取諸渙，涖衆宜也。古之爲學者，必於廣遠靜閒之地，聚以處之，使安焉專焉。不擾不瀆，取諸艮，勿取諸震，造士宜也。今夫貢院之設，其猶夫學之事也。院之中所曹入而試者，士之人也。院爲學使者署；其視郡縣有司居以理訟獄，治財賦，發號令，施教條，月吉而戒。吏卒，徵役而召鄉亭，所司異，所用異。然則郡有貢院，非得其地，宜誠不可者。乾隆壬申，余自寧武移守蒲州。視刺史理所，曠無居人，隣唯神宮，雖在城郭，若接坰野。由大門以屬堂皇、勢廓而弗整，形遠而無制，凡官吏之謁者，掾吏入治文書者，百役走趨者，赴訟聽折者，咸不便其往來，而失所瞻觀。其於太守涖政地爲勿稱焉。而其東偏僅里許，則貢士之院，俯近衢處，外喧內遝。每當試必架木縛席爲舍，以坐士之戰藝者，尚猶不能容。因歎始建署者，未能審度而兩失其宜。思有以易之久矣。於是癸酉之秋，始以院爲知府署而卜遷焉。明年甲戌之夏，乃以遷署之虛焉者，即爲學使者署，而移貢院於其所。易其舊方，使從新規。立廳事於大堂之後，而撤其故字。改儀門爲重閉，而汰其外闥。整廓者使翼如，制遠者使肅如。內勢嚴以收，外形爽以敞。收

者足以列號舍，布硯席；敞者足以待，鵠立之士足以班，執事之吏。足以備鼓吹旛旗之羅列而候伺。且以如接坰野，遠塗巷，而違市鄽，雜遝不至，聲囂不聞，士試其中，得靜其心氣，專其思慮，以獻其藝。即校士者，亦得以其境之靜且閒，而評衡益明。以云其宜，豈不然哉。然則院之移於今，余誠知夫事所不可已，而尚惜其不早也。嚴陵周景柱記。

國朝周景柱開元鐵牛銘

蒲西郭外黃河之岸側，有鐵牛四。自唐開元中所鑄凡八。其四在秦之朝邑，東西分向，用以維河橋。及金元世，橋廢渡絕，而牛之存者如故，閱千有餘歲矣。牛之壯碩厥狀雄特，所謂「一元大武，」此實稱之。觀其觭角、昂首、體蹲而力贔，足以任重，足以勵猛，堅足以觝，强足以距。其目似怒，其耳如聒。其處有度，其伏甚固。甯戚相之而不名，老聃跨之而不去。爲牡爲犉爲犍爲犏，在河之湄，相呴相煦。豈特三朝三暮，而見黃牛之如故。且其膚澤晶瑩，若燦金英；彩爛初陽之照耀，盪乎銀燭之光明。疑來從於雪山，同天犧之有靈。蓋世遠代積，飽乎霜露之浸潤，而多受夫月華與日精。是以其態之古而且異，有如是也。自牛之外，有柱，有山，並鐵爲之。牛各有牧。或作先牽，或作迴叱。其面目意色，各宛然肖發。想其初時，巧倕共工，妙范在中。罄南山而取鐵，爍萬冶而未窮。於是扇太乙，鞴祝融，下昆吾，走雷公。天爇絳氛，地吹炎風，既陶既模，剖型而始呈厥功。可以驕翁仲之範金，可以陋蜚廉之鑄銅。而況橋如長虹，牮如游龍，纜之維之，如砥如墉。將使元魚失其怒，陽侯斂其雄，屬非斯牛之力，而又誰主其庸哉？嗟乎！自唐以後，歷五代宋、元，所謂開元文物之盛，久已蕩爲飄風，散爲寒烟，

不可復問。而是牛巋然傑然，未嘗或改。弔古者將撫之以增永歎，覩之以成感慨。自是以往更數百歲，吾不知其尚屼焉莫置乎！抑亦終失而淪於波臣乎？或如辟邪天鹿毁於人乎？或高岸爲谷而復於土乎？是皆莫能測也。唯今儼然在陳，嶷嶷嶽嶽，實爲斯地之偉觀，而壯景物之勢。且其年載垂之甚古，而唯欲其永存也。夫牛之爲物，於易象坤，坤爲土，土以勝水。余觀秦李冰爲蜀守，導江刻石爲三牛於岸側。蓋牛之足以勝水怪，而鎮其患者久矣。唐之爲此，雖曰以成河橋，亦猶陰陽相壓之意焉。既觀而偉古人之功，因爲之銘曰：

牛之壯兮若山峙，角嶠嶠兮觸蒼兕。河流安兮天吴逝，牛戢戢兮載閒。怒浪息兮無淩湍，東静魏壤兮西晏秦關。不奔不鬥從爾友，萬歲千秋爾斯守。

五姓湖記　周景柱

湖當臨晉、虞鄉間，縱廣環迴可數十里。古者所謂張揚之池也。其稱五姓不知始何時。或曰：昔湖中有五姓漁者，人因以名云。余少讀漢書，曹相國與淮陰侯信攻魏將孫林遫于東張，未識其地何所。後讀水經及注，始知爲涑川所經。因考地志，湖接桑泉，帶刳首，面中條，空浮翠涵，景象多有。往往想見其處。乾隆壬申自寧武移守來蒲，以事往臨晉，因得至湖所。臨晉人云：前時環陂皆樓閣亭館，雜樹桃李，丹綺照耀。酒帘歌箏，遊者簇集。波光渺瀰，吞漾雲日。烟艇往來，泛狎鷗鷺。光景良勝。今湖就涸者久，佳賞靡矚，曩昔殊異，惜予之不及見。然漪吹練瀠，猶足悅心目，曠志趣。蓋山西諸郡多叢山廣原；陂澤川池，所在鮮少。一日得此，江鄉之思，悠然自生，予之所以流連於是矣！至明年，而水之涸者復生。又明年，方有事涑姚之渠，遂并湖濬之浩淼，彌望浮碧無際。湖中有堤，橋影參差，樹色映掩，行人往來，儼若圖畫。灑若畫湖先多魚，自既涸而民失網罟之利。及是水日益盈，魚亦日愈衆。癸酉之歲，罛師棹入者舟數十比甲戌已百餘，今年乙亥且二百。蓋合臨晉、虞鄉、永濟三縣之人皆往焉。四方諸郡或先賦以金而後償魚，計其利，歲可數萬。夫陂毀鴻郤，黃鵠託歌。練湖既復，歡傳丹陽，蓋民之畏奪其資而喜得其獲也。左

傳言：衛文公元年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今湖魚之羨，有似於此，予又以喜其利之無窮。若夫移畫舫，泛清泠，擥蒲荷之芬芳，狎鳧雁之翔泳。太守得以官政暇餘，與邦人相羊其際，既以快其觀娛，且得以利及民者。美是湖而爲蒲人慶，尤有樂乎此也。乃爲之記。

蒲州府復涑姚二渠記

胡天游

蒲晉之坤，河帶如玦。川在州域。北汾南涑。涑自唐都督薛萬徹導水夏縣，至臨晉，西委張澤入於河。解之平陸，泉出橫嶺，澗合溪赴，會流以盛。隋都水，姚暹渠引焉。至蒲虞鄉縣，澤首受亦西入於河。然暹所引本北魏時永豐渠舊。而酈善長謂涑水西逕陶瑕，又西南逕張揚城，屬於陂，則非萬徹暹所始營。唯二渠源瀆山谷，悍挾泥沙，時時滯不循其理，久益爲變。暹徹所以條其攸歸，必使之復，去害致利，以予其民，宜著史書稱名勿絕。至今，渠自兩人後，開塞幾變。近廢不治，瘠甚。而張澤者，即善長書涑所屬，陂今以爲湖，變其名五姓湖。故瀦渠郵以輸河。涸三數十載。鯁前時入河道，凡二渠，積閼流當就湖者，或不能至。若夏秋會，甚風淮雨，嘘漲鼓怒，涑衝暹渠，力併壯決，敗解涑池，蕩廬稼，駭撼郭邑，因颷注湖。莫有洩容游波，踔騰四齧，原陸蒲解之人用爲困。河東兵備道喬公湓蒲三年，政理孔成，邦俗大和。前寧武太守周侯用循賢移，知蒲府事，相與謀：吾民幸保生聚樂安業，今數縣氓庶釋咨畢恬，猶若未者，且解池繫國賦鉅。唯水是病，却菑底輯，使無濫沈。川瀆順性，歲種時慶，經務之要，莫急且先，乃召父老告以渠河興罷孰利？咸曰：苟導復之，利世世。於是計涑與暹渠左右夫家，其田溉潤得及

者，率户役焉。其非蒲所治而統於河東，爲解州以畀其守。其在蒲縣四，曰：猗氏、臨晉、虞鄉、永濟。周侯董其令分主之，以爲禹治水施先下，流湖渠，同時乃畚，乃钁，乃疏，乃穿。乾隆甲戌春正月，水功是興，逮四月成。自解安邑屬蒲永濟三百餘里，渠循樹防，翼翼傑，式砥式遏。而邸家營者，介虞鄉、猗氏，勢尤南庳。異時涑横擣入，里爲巨浸，狂溜勇洶，地益底深，岸高下絶，縣五六丈，崩口不可塞合。周侯謂此涑要害，如軍陳攻守，必争險勝。出俸錢買其傍田，盡土實之，奪其凶門，卒杜服。上爲其堤，崇築加仞，厚固彌鞏，責官吏以時衛。於是憒帖爵宣，潦縮其暴乎野者，壤出其淪於埶者。昔若食得饐，茲委蟚如紡。土燥厥穉，復於田耕，塗歡里歌，忘其恐懃。方役之興，公及周侯躬巡渠所，勞其人勿怠日夕。既訖，佚酒肉賚賜慰遺焉。悦以先民佚道，使衆君子于事有如此，今夫去疾病而復於壯者之爲復，國地失而復克取有之之謂復，城郭道路陂澤隄渠其既廢而治興焉之謂復。修其圮，功攘其患，用其利，猶起膏肓，奮武烈，均乎大庸。予診斯謀，美河東公功。太守侯之勞。烈同德協，慮康享民，視暹萬徹所爲，尤有尚思揚其光，嘉昭無休。且告繼爲政者師循之，亦克保奠，以終永厥。績毋隳。

創建河東書院碑　　牛運震

將爲築宮於名山大川之間，踞敞塏，遠市闠，廊廡周起，樹木交蔭，堆經籍萬卷其中，扃生徒百數十人，映旭缸膏而讀之，又得名世者爲之師，經義治事，弦誦文章，殷殷金石動天地，書院之設亦盛矣哉！然而因其地，乘其時，須其人，資其財，事之所難，昔人以爲歎。河東書院初建於蒲州東五里峨眉，原明正德中，同知呂經毀泰山祠而爲之。國朝雍正中，復州爲郡，知府某徹書院之材，以爲郡署。而別建來復書院於城内。湫如燕如，殆不可居。書院之廢始於此。往時蒲州爲人文蔚拔之區，甲科騰奕，冠蓋如雲。士大夫以術取卿相，令長政事文學之績，衣被海内。及書院廢，鈐鐸痦，舌經肆榛棘，成人小子奔走耕估之事。登鸛雀樓而望之，蒲城郭之氣黯然。於是觀察喬公光烈蒞河東五年矣。當是時，天子方崇闡經術，播敷文教。詔直省設書院，延經師諸憲司恪董其事，郡州縣以次具舉而國家平定西陲，揚威萬里，武功即燀，文德益昭。詔廣科額奬進多士，而蒲當秦晉衝，實惟帝嬀氏揮弦歌南風之故地，后夔司徒契之所典樂而敷教也。然齋舍不設，學徒解散，豈古今風俗與世移易，抑何以佐政化，宣揚天子之典命。觀察曰：是吏有司之責，其可以辭？迺以其帖下府，府帖下縣。皆報曰：敢不力。先是郡治有試院？制差狹學，使

者按部，諸生童子不足以容。太守周公景柱因以試院爲郡署，而空郡署弗居。曰：此前人所毀書院也，與爲太守居，毋寧爲經師諸生徒居。矧三年一學使者來，諸應試者得寬然摻管其中，試院仍不廢，加恢廣，是一舉復書院之舊，而兼得一試院也。上其狀觀察，觀察曰：「善」。於是永濟令張公淑渠考所以爲書院者曰舊書院，學田八十畝，書院廢基三十八畝，來復書院廢基七畝四分，永樂書院學田六十二畝，本城北關社學田租爲石者三十有八。首陽書院生息銀爲兩者三百。悉撥輸書院以爲修脯膏火之資。不敷者，觀察太守及郡之屬六縣割廉俸益之。當是時，黃河以東中條以北，觀察所治三十五州邑知名之士，咸檄調來蒲。太原平定諸生，千里聞風雲集。河外陝之大荔，郃陽、朝邑皆觀察舊治，諸生負笈渡河來學，書劍載道，衿帶盈門。廊舍墻廡之制，几案床簀之屬，庖湢盥燎之器，縹帙槧削之具，悉張公先期供置。人至如歸，弦歌不輟。日省月課，蒸蒸咸進。然後蒲之人士，咸知觀察太守及郡屬六縣之長吏能振興文教，相與以有成也。山長牛運震覩其事，而壯之曰：「盛哉，事失人則崩，得人則興，壞之者用力易，成之者爲功難。」昔之人嘗毀神祠爲書院，後之人奪爲公廨。其壞之也，不可謂不力。然而卒復爲書院者，是亦有天道焉。孰知奪而壞之者之爲書院地耶？惟觀察克善厥始，惟太守克協厥

中，惟大令張公克成，厥終，人事與天道際而爲蒲郡千載一時之舉。昔之人其謂今何，後之人，其謂今何。」則召諸生，誨之曰：「黃河不涸，所以成其大；中條不沕，所以成其高。論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又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其河東書院之謂乎！諸生生聖世，遭良有司，又處名勝地，先聖先賢，伯夷叔齊、段干木、文中子、薛文清之典刑具在，諸生勉乎哉！敬業樂群，親師取友，啓發篇章，敦習禮教，士氣一新，風俗丕變，以培振河東之文教，以爲國家億萬年宣化承流之區，咸于是乎始。」

國朝周景柱靜師堂記

曹相國治齊，迎事蓋公，師其清靜，俗以大化。夫漢世良二千石見傳記者，類多作爲，震動播其理績，相國獨以靜得之，若無跡可見。然所爲循吏，亦未有及參者，豈非靜之爲用大而效甚美歟！老子曰：「動爲輕根，靜爲躁君。」爲郡者，奉朝廷命守土撫民，任重事多，多常易紛，紛乃躁，躁乃中愈煩而益難理。唯靜故暇，暇則能整，雖萬千紛投，甚龐至劇，可從容有餘，晏閒無事而與人休息，相忘其際俗，何由不寧，世爲吏者，薄書牒訴，倥偬雜獵，中昃向晦，或不得食與寢，對案太息，勞氿自若，意非不欲無事，而使人率也。然教令且日出，刑章且日喧，躬愈煩萌，起愈滋衆。故曹相國曰：毋擾獄市，獄市本易省，擾乃不勝，何有於理？予前守寧武，爲邊郡。其風樸淳，訟寡務閒。既而移蒲，於古三河稱最，劇民氣悍，剛習囂譁，難爲柔馴。又地當往來之交，過客使者時蠭午，非賢且才，奉職不易。恐煩無以應，而或出於擾也。蘄自得師未知其旨，居三年，少間，客有陳蘇氏，蓋公堂記於郡齋中，因喟然起曰：持方者唯良，擇術者唯要。世以黃老清净，儒者勿稱，然孔子於子桑伯子特可其簡，簡非清靜之謂耶？孔子言去山十里，蟪蛄之聲尚猶在耳。謂爲政惡譁貴肅。惟肅乃簡，清靜備焉。然則公之教安得以黃老少

之。相國師公而齊治，異時入代鄭侯民以寧一，參特以其效於齊者推行之。苟得其意，治大國若烹小鮮，况乎區區一郡間哉？公既以清靜師相國，予且欲以師相國者師公，竊懼未能。先是府舍頗隘。乾隆甲戌修貢士院，因其餘材於乙亥之夏，就廨東偏治堂宇。址不足，買傍地廣之。前列楹五以會賓客，後列楹九暇時讀書，布硯席其中，思晏蒲之人與爲無擾，牓曰：靜師，以日自省焉。

重建八腊廟碑

牛運震

能作宮廟以處神，而奉神之所爲以治民，則可謂良吏矣！記伊者氏始爲腊，腊之神有八：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及郵表、畷也，猫虎也，坊與水庸也。鄭氏注：以昆蟲爲八腊之一而百種不數。孔穎達因之。王肅説八腊分猫虎爲二無昆蟲。按百種者，百穀果木之種。記曰：祭百種以報嗇也。則百種之爲腊之神章矣。猫虎者二物而當一神，爲其同氣也。腊之祝辭曰：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其報饗，而歸功神明不得，又以昆蟲爲神，如使昆蟲而神，安在草木獨不神耶？且昆蟲螽螟害稼之物，腊既祀猫虎矣，而又祀昆蟲，不亦瀆且贅乎？然則八腊者以陳祥道禮書之説爲斷無疑也。然余有異焉。古者，事神治人之道合而吏事昌。腊之祭也。爲息老物也。萬物莫不落於兑，閉於坤。而休於艮。神之勞矣，而節適之。夫神非有手足筋骨之業，而有屈伸升降之能，猶將偃性歸根退處佐默，況橫目而人面者乎！其蘄乎休養生息而無不欲厭，其志可知也。古之君子使之則必報之。彼郵表畷坊水庸皆細微無有知之物。吹豳擊鼓以衎謳辜其報之也，大矣。爲民牧者，操其肩胝而輿馬畚鍤役之，其事萬於使神，食若力，傭若直，宜何如？報也。且猫虎爪牙猛鷙之獸，猶汲汲搏鼠驅豕，爲民除害，寧有儼然爲萬人父母而猫虎之不若者。然則爲吏者，有

廬舍以處其氓黎，有茂草以處其禽獸，有水壑以處其蟲豸。神人不擾，民氣和鬯。然後歲十二月酒食鼓籥以來之，皮弁素服以送之。庶幾順成而腊通。神其醉飽而無恫容矣乎！張君淑渠作令永濟，蓋有志於瘳其民者，重建八腊廟，既成，而索言於余。余爲攷正八腊之神，而假諸息神人之說以告之。

國朝牛運震遊五姓湖記

蒲郡太守周侯既濬五姓湖之三年，余與浙東胡稚威及周侯、永濟令張君、萬泉令畢君泛舟於湖。是湖滙永濟、臨晉、虞鄉三縣之交，南浸中條之麓，北接桑泉，東受姚暹渠、鴨子池諸水，西抵趙伊鎮，輸於涑水。周環六七十里。五老諸峰，倒影其中。孤山、峨眉岡、遠空涵翠，復映帶之。十月二日，余與張、畢二君先後至湖。已而周侯自虞鄉却來輿迎胡君，達湖上。當是時，漁人篙工及湖山農民百數十人，咸艤舟以待。明日登舟，由南岸放乎中流。綠嵐微暈，紅林未脫。風平煙净，湖光瀲灩。白雲橫抹，橋影參差。已而扣舷載詠，舉酒相屬，高讌轉清，極望曠渺，樂可知也。然而漁人農父有歌於舟中者，隸卒按拍吹笛和之。漁之柔流而村罛者，罛聲與歌相答也。當是時，周侯推酒饌以饜耕牧之民。俯仰雲水，四顧洲原，爲説鄉土山川風景之勝，晴雨桑麻，伏臘賽酺之樂。移舟促棹，酒酣耳熱。雜引杯觴，高索果栗，若不知有太守公者。鳧雁讙聲，林木交舞，日暮景轉，夷猶不厭。夫牧有司不可以遊覽爲事，彼其部領文奏，一日之翫則廢之矣。矧其朱幡皂蓋，鹵薄騶騎，於山水之趣何有哉？謝靈運之泛麻源，山簡之醉高陽池，吾意其掾吏猶苦之。爲之民者顧安所得共焉。如使僕僕鑿山谷，供帳具，則民不利有風雅之使，君可知也。至

若逸人畸士，往往幅巾竹杖，喜自放於山巔水湄之外，一遇達官畫舸鼓吹，則有欵「乃」一聲，棹烟港菼浦而去耳。夫又安從致之。然則周侯今日之遊，其何以爲此樂也哉？淤湖當昔盛時，環陂皆樓閣、亭館，桃李霞綺，酒旗歌管，晻映簇集。近湖之於。且涸者，百有餘年，幾成胥池。周侯疏湅水河，併湖濬之。今之清波瀠漾，彌望浩淼者、周侯力也。淺有菰蒲，深有葭葦，魚蝦之產歲千萬石。湖之民攟而弋其利者，倍禾稼之入。扶老艾，抱孩穉，熙熙於山色湖光之中者，朝夕遍焉。乃今周侯得一遊，遊而山農澤甿益得有其樂。然則湖自周侯始，湖之游亦自周侯始，是使湖之民利有湖，併利有周侯。雖謂周侯治蒲如斯遊可也。舍是而鼓櫂西湖之波，探奇美陂之澳，其樂又豈有易於此！於是余與胡君稚威廼肯與太守遊。張畢二君曰：「不可以弗志也，」遂記之。

國朝周景柱首陽山夷齊廟碑

天地有和，肅肅爲秋冬，其氣至清。得其氣者，其人行至高。性至潔，不可一世。孤往邁絶，上抗邃古，視天下無足與適而安其身。此與天爲徒者，伯夷叔齊是也。論語記其餓於首陽。後言二子者，異説雜出。謂二姓之際，恥食周粟，甘死採蕨。嗚呼！予觀三代下，士抗志節，不肯易身若此。蓋有何必夷齊能然。且僅若是，安足盡夷齊。大抵二子居身至潔，高絶自處，憫俗爲汙，舉時皆非、甘餓不悔，豈特區區殷周問事乎！孟子謂伯夷絶惡人朝衣冠，坐塗炭。若將污，已去，恐不速。又曰：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立。夫天地既肅，華者苓、脆者堅，柔者烈，莫不凛慄，去其靡敝。彼二子者，天地不周，廣莫之風也。非是無以震易一世。斯爲聖人之清。予以爲知二子莫若孟子。湯既放桀，讓天下於務光。務光恥焉。自沈於河。行頗夷齊，類然不聖，光獨聖夷齊。蓋二子之清，其與人甚厚，嫉惡至嚴者，以君子望待天下，幾盡去濁，而歸乎潔，則聖人之心焉。昔時議者或謂伯夷皇民，雖虞夏之帝，猶不得而用，况乎商周。予然後知扣馬以諫，當無其事，特出史書之誣。彼豈不知紂之當伐，武王不可説止，而尚爲是哉！諫焉勿聽，始乃就餓。奚以成其高，即登山作歌。馬遷所録要亦勿足多信。若莊周之徒，以二子爲近名，殆與

東方生指稱古之愚夫，滑稽放言，君子所棄。呂不韋謂武王葬伯夷用將軍禮。陳彭年假春秋，少陽墨允墨智妄爲姓名，尤鄙且野。何後世之多惑也。予登首陽，瞻墓祠，讀所列碑皆少能得夷齊意。如孟子說書石發之。

蒲州府志卷之二十二

藝文詩

伯夷叔齊西山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舊州志平陽府志並載舜南風卿雲、耕田諸歌，是雖風雅逸篇，古琴操樂，録及詩所苑乘馮氏古紀皆有之，要不知其出於後人之妄託而無足取也。今並不採。近猗氏志首列下泉四章，則六經之文何假復載乎？唯夷叔之歌，太史公以爲逸詩，出於史記，而尤爲近古。且於地之掌故爲最切，特採以冠藝文諸詩。

漢武帝秋風詞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黄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横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櫂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南齊陸厥蒲坂行

江南風已春，河間柳堪把，雁返無南書，寸心何由寫。
流泊祁連山，飄飄高闕下。

梁劉遵蒲坂行

漢使出蒲坂，去去往交河。間諜敢虧對，驂馬脱鳴珂。
乍作渡瀘怨，何辭上隴歌。

遵齊梁人，山西通志作晉者非。

後周庾信就蒲坂使君乞酒

蒲瑟風聲慘，蒼茫雪貌愁。鳥寒棲不定，池凝聚未流。
蒲城桑落熟，灞岸菊花秋。願將河朔飲，分勸東陵侯。

州舊志所載：古詩有宋南平王劉鑠，過歷山湛長史草堂并湛茂之和作，然彼所謂歷山，蓋江南地，與此無與也。

唐玄宗曉渡蒲津

鐘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鳴鑾下蒲坂，飛旆入秦中。
地險關逾壯，天平鎮尚雄。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
馬色分朝景，雞聲逐曉風。所希常道泰，非復候繻同。

曉渡蒲關，平陽志作早發蒲津，非是。

唐玄宗登蒲州逍遥樓

長榆息烽火，高柳静風塵。北征巡九洛，展豫出三秦。昔是潛龍地，今爲上理辰。時平乘道泰，邁賞遇年春。黄河分地絡，飛觀接天津。一覽遺芳翰，千載肅如神。

唐李嶠汾陰行

君不見昔日西京全盛時，汾陰后土親祭祠。齋宫宿寢設齋供，撞鐘鳴鼓樹羽旗。漢家四葉才且雄，賓延萬靈服九戎。柏梁賦詩高宴罷，詔書法駕幸河東。河東太守親掃除，奉迎至尊導鑾輿。五營將校列容衛，三河縱觀空里閭。回旌駐蹕降靈場，焚香奠醑徼百祥。金鼎歘發正焜煌，靈祇煒熠攄景光。埋玉陳牲禮神畢，舉麾上馬乘輿出。彼汾之曲嘉可遊，木蘭爲檝桂爲舟。櫂歌微吟彩鷁浮，簫鼓哀鳴白雲秋。歡娱宴洽賜君后，家家復除户牛酒。聲名動天樂無有，千秋萬歲齊山壽。自從天子向秦關，玉輦金車不復還。珠簾羽蓋長寂寞，鼎湖龍髯安可攀！千齡人事一朝空，四海爲家此路窮。雄豪意氣今何在？壇場宫苑盡蒿蓬。路逢古老長嘆息，回環世事不可測。昔時青樓對歌舞，今日黄壤聚荆棘。山川滿目淚霑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

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

唐宋之問登逍遥樓

逍遥樓上望鄉關，緑水泓澄雲霧間。此去衡陽二千里，無因雁足繫書還。

唐杜審言和李大夫存衈河東

六位乾坤動，三微歷數遷。謳歌移火德，圖讖在金天。
子月開階統，房星受命年。禎符龍馬出，寶籙鳳凰傳。
地即交風雨，都仍卜澗瀍。明堂惟御極，清廟乃尊先。
不宰神功運，無私大象懸。八荒平物土，四海接人烟。
已屬羣生泰，猶言至道偏。璽書傍問俗，旌節近推賢。
秩比司空位，官臨御史員。雄詞執刀筆，直諫下樓船。
國有大臣器，朝加小會筵。將行備禮樂，送別仰神仙。
城闕周京轉，關河陝服連。稍觀汾水曲，俄指絳臺前。
姑射聊長望，平陽遂宛然。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
昔出諸侯静，無河霸業全。掃戰敵中軍，外府絶兵權。
隱隱帝鄉近，瞻瞻肅命虔。西河偃風俗，東壁掛星躔。

井邑枌榆社，陵園松柏田。榮光朝掩代，佳氣曉侵燕。
雨霈鴻私滌，風行睿旨宣。惸嫠訪疾苦，屠釣採貞堅。
人樂逢刑措，時康洽賞延。賜逾秦氏給，恩倍漢家錢。
擁傳咸翹首，稱觴競比肩。拜迎彌道路，舞詠溢郊鄽。
殺氣西衝白，窮陰北上玄。飛霜遥渡海，殘月迴臨邊。
緬邈朝廷問，周流朔塞旋。興來探馬策，俊發抱龍泉。
學總八千卷，文傾三百篇。澄清得使者，作頌有人焉。
未以崇班閡，而云勝託捐。偉才何磊落，陋質幾翩翾。
江海寧爲讓，巴歈輒自牽。一聞歌聖道，助曲荷陶甄。

唐張説奉和聖制曉渡蒲關

蒲坂横臨晉，華芝曉望秦。關城雄地險，橋路托天津。
樓映行宫日，隄含苑樹春。黄雲隨寶鼎，紫氣逐真人。
東詠唐虞迹，西觀周漢塵。山河非國寶，明主愛忠臣。

唐張説和經河上公祠應制

河上無名老，知非漢代人。先探道德要，留待聖明辰。

玄妙爲天下，清虛用谷神。化將和氣一，風與太初鄰。
靈廟觀遺像，仙歌入至真。皇心齊萬物，何處不同塵。

地志蒲津西舊有河上公祠

唐蘇頲奉和聖制登蒲州逍遥樓

在昔堯舜禹，遺塵成典謨。聖皇東巡狩，况乃經此都。
樓觀紛迤邐，山河幾縈紆，緬懷祖宗業，相繼文武圖。
尚德既無險，觀風諒有孚。豈知汾水上，簫鼓事遊娱。

唐宋璟蒲津迎駕

回鑾下蒲坂，飛旆指秦京。雒上黄雲送，關中紫氣迎。
霞朝看馬色，月曉聽雞鳴。防拒連山險，橋長壓水平。
省方知化洽，察俗覺時清。天下常無事，空餘襟帶名。

唐徐安貞奉和曉渡蒲關應制

仙掌臨秦甸，虹橋闢晉關。兩鄉分地險，一曲渡河灣。
路得津門要，時清古戍閒。城花春正發，岸柳曙堪攀。
後乘猶臨水，前旌欲换山。長安回望日，宸御六龍還。

唐張九齡：駕幸河東

魏武中流處，軒皇問道回。長隄春樹發，高掌曙雲開。
龍負王舟渡，人占仙氣來。河津會日月，天仗役風雷。
東顧重關盡，西馳萬國陪，遙聞股肱郡，元首詠康哉。

唐李適后土祠

昔予讀舊史，遍睹漢世君。武皇實稽古，建此百代勳。
號令垂懋典，舊經備闕文。南巡歷九嶷，船艫被江濱。
勒兵十八萬，旌旗何紛紛。揭來茂陵下，英聲不復聞。
我行歲方宴，極目山河分。神光終冥漠，鼎氣獨氛氳。
攬涕步脽上，登高見彼汾。雄圖今安在？飛飛有白雲。

唐吳筠咏夷齊

夷齊互崇讓，棄國從所欽。聿來及宗周。乃復非其心。
世濁不可處，水清首陽岑。采薇詠羲農，高義越古今。

唐李頎謁夷齊廟

古人已不見，喬木竟誰過。寂寞首陽山，白雲空復多。

蒼苔歸地骨，皓首採薇歌。畢命無怨色，成仁其若何。
我來入遺廟，時候微清和。落日吊山鬼，回風吹女蘿。
石門正西豁，引領望黄河。千里一飛鳥，孤光東逝波。
驅車層城路，惆悵此巖阿。

唐李頎贈張元素先生

先生谷神者，甲子焉能計。自説軒轅時，於今幾千歲。
寓遊城郭裏，浪跡希夷際。應物雲無心，逢時舟不繫。
霞食斷火粒，野服兼荷製。白雲净肌膚？青松養身世。
韜精殊豹隱，鍊質同蟬蛻。忽去不知誰，偶來寧有契。
二儀齊壽考，六合隨休憩。彭聃猶嬰孩，松期且微細。
常聞穆天子，更億漢皇帝。親出萬乘尊，將窮四海裔。
車徒遍草木，錦帛招談説。八駿空往還，三山轉虧蔽。
吾君感至德，元老欣來詣。受籙金殿開，清齋玉堂閉。
笙歌迎拜首，羽帳崇嚴衛。禁柳垂香爐，宫花拂仙袂。
祈年寶祚廣，致福蒼生惠。何必待龍髯，鼎成方取濟。

元素即張果，曾隱中條。

唐王昌齡駕幸河東

晉水千廬合，汾橋萬國從，開唐天業盛，入沛聖恩濃。
下輦回三象，題碑駐六龍。睿明懸日月，千載此時逢。

唐王之渙河中鸛雀樓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唐岑參送祁樂歸河東

祁樂後來秀，挺身出河東。往年詣驪水，獻賦甘泉宮。
天子不召見，揮鞭遂從戎。前日還長安，囊中金已空。
有時忽乘興，畫出河下峰。床頭蒼梧雲，簾下天台松。
忽如高堂上，颯颯生清風。五月火雲屯，氣燒天地紅。
鳥且不敢飛，子行如轉蓬。少華與首陽，隔河勢争雄。
新月河上出，清光滿關中。置酒灞亭別，高歌披心胸。
君到故山時，爲吾謝老翁。

唐岑參題永樂韋少府廳壁

大河南郭外終日氣昏昏。白鳥下公府，青山當縣門。故人是邑尉，過客駐征軒。不憚煙闊，思君一笑言。

唐韋應物送姚係還河中

上國旅遊罷，故園生事微。風塵滿路起，行人何處歸。留思芳樹飲，昔別暮春暉。幾日投關郡，河山對掩扉。

唐姚係五老峰大明觀贈隱者

雲觀此山北，與君携手稀，林端涉橫水，洞口入斜暉。乍見鸞鶴邇，忽爲煙霧飛。故人清和客，默會琴心微。丹術幸可授，青龍當未歸。悠悠平生意，此日復相違。

唐閻防與永樂諸公夜泛黃河

烟深載酒入，但覺暮川虛。映水見山火，鳴榔聞夜漁。愛茲山水趣，忽與人世疎。無暇燃宮燭，中流有望舒。

唐儲光羲河中望烏灘作

河流有深曲，舟子莫能知。弭櫂臨沙嶼，微吟西日馳。平明春色霽，兩岸好風吹。去去川途盡，悠悠親友離。

漢宮成羽翼，伊水弄參差。爲惜淮南子，如何攀桂枝！

唐耿湋晚秋東遊寄猗氏第五明府

步出青門去，疎鐘隔上林。四郊多難日，千里獨歸心。暮鳥聲偏苦，秋雲色易陰。亂墳松柏少，野徑草茅深。灞涘袁安履，汾南宓賤琴。何由聽白雪，祇益淚霑襟。

唐耿湋送胡校書歸河中

古樹汾陰道，悠悠東去長。位卑仍解印，身老又還鄉。河水平秋岸，關門向夕陽。音書須數附，莫學晉嵇康。

唐耿湋鸛雀樓

久客心常醉，高樓日漸低。黃河經海內，華嶽鎮關西。去遠千帆小，來遲獨鳥迷。終年不得意，空覺負東溪。

唐耿湋奉和李觀察河中白樓

城上高樓飛鳥齊，從公身遂躡丹梯。黃河曲盡流天外，白日輪傾落海西。玉樹九重常在夢，雲衢一望杳如迷。何心更和陽春奏，况復秋風聞戰鼙。

唐盧綸奉和馬侍中宴白樓喜雨

鸛鶴相呼綠野寬，鼎臣閒倚玉欄干。洪河擁沫流仍急，蒼嶺和雲色更寒。艷艷風光
呈瑞歲，泠泠歌頌振瑚盤。今朝醉舞共鄉老，不覺傾欹獬豸冠。

唐盧綸和李益遊棲巖寺

朮香雨氣新，山寺綠無塵。遂結雲外賞，共遊天上春。
鶴鳴金闕麗，僧語竹房隣。待月水流急，惜花風起頻。
何方非壞境。此地有歸人。迴首空門路，皤然一幻身。

唐盧綸題伯夷廟

中條山下黃礓石。壘作夷齊廟裏神。落葉滿堦塵滿座，不知澆酒爲何人。

唐盧綸同薛存誠登棲巖寺

衰蹇步難前，上山如上天。塵泥來自晚，猨鶴到何先。
萬壑應孤磬，百花通一泉。蒼蒼此明月，下界正沈眠。

唐李益遊棲巖寺

晚上曇延洞，通宵興莫窮。高明千嶂月，清爽一巖風。
坐久衣衫潤，吟餘物象空。舉頭星可摘，疑在廣寒宮。

唐李益鸛雀樓

鸛雀樓西百尺牆，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簫鼓空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爲長。風烟倂起思鄉望，遠目非春亦自傷。

唐暢當鸛雀樓

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唐韓愈送侯參謀赴河中

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君頤始生鬚，我齒清如氷。爾時心氣壯，百事謂已能。一别詎幾何，忽如隔晨興。我齒豁可鄙，君顏老可憎。相逢風塵中，相視迭嗟矜。幸同學省官，末路再得朋。東司絶教授，遊宴以爲恒。秋漁蔭密樹，夜博燃明燈。雪逕抵樵叟，風廊折談僧。陸渾桃花間，有湯沸如烝。三月崧少步，躑躅紅千層。洲沙壓晚坐，嶺壁窮晨昇。沈冥不計日，爲樂不可勝。遷滿一已異，乖離坐難憑。行行事結束，人馬何蹻騰。感激生膽勇，從軍豈嘗曾。洸洸司徒公，天子爪與肱。提師十萬餘，四海欽風稜。河北兵未進，蔡州帥先薨。

曷不請掃除，活彼黎與烝。鄙夫誠怯弱，受恩愧徒弘。
猶思脫儒冠，棄死取先登。頗欲面言事，上書求詔徵。
侵官固非是，妄作譴可懲。惟當待責免，耕斸歸溝塍。
今君得所附，勢若脫韝鷹。檄筆無與讓，幕謀職其膺。
收績開史牒，翰飛逐溟鵬。男兒貴立事，流景不可乘。
歲老陰沴作，雲頹雪翻崩。別袖拂洛水，征車轉崤陵。
勤勤酒不進，勉勉恨已仍。送君出門歸，愁腸若牽繩。
默坐念語笑，痴如遇寒蠅。策馬誰可適，晤言誰爲應。
席塵惜不掃，殘罇對空凝。信知後會時，日月屢緩縆。
生期理行役，歡緒絕難承。寄書惟在頻，無悋簡與繒。

唐韓愈條山蒼

條山蒼，河水黃，浪波沄沄去，松柏在山岡。

唐呂温蒲津關河亭作

息駕非窮途，未濟豈迷津。獨立大河上，北風來吹人。
雪霜自茲始，草木當更新。嚴冬不肅殺，何以見陽春。

唐楊巨源爲河中少尹酬盧員外

謝傅旌旗控上游，盧郎罇俎借前籌。舜城風土臨清廟，魏國山川在白樓。雲寺當時接高步，水亭今日又同遊。滿筵舊府笙歌在，獨有羊曇最淚流。

唐楊巨源后土祠送田徹

清明千萬家，處處是年華。楡柳芳辰火，梧桐今日花。祭祠結雲綺，遊陌擁香車。惆悵田郎去，原頭煙樹斜。

唐楊巨源五老峰下費君書院

解向花間栽碧松，門前不負老人峰。已將心事隨身隱，認得溪雲第幾重。

唐裴度寄河中楊少尹

誰道重遷是舊班，自將霄漢比鄉關。二妃樓下宜臨水，五老洞西好看山。再葺吾盧心已足，每來公府路常閒。詩陪亞相逾三紀，石笥煙霞不共攀。

唐馬戴鸛雀樓晴望

堯女樓西望，人懷太古時。海波通禹鑿，山木閉虞祠。鳥道殘虹挂，龍潭返照移。行雲如可馭，萬里赴心期。

唐杜牧駕幸河東

捷書皆應睿謀期，十萬曾無一鏃遺。漢武慚夸朔方地，周宣休道太原師。威加塞北寒來早，恩入河源凍去遲。聽取滿城歌舞曲，涼州聲韻遠參差。

唐項斯舜城懷古

禪禹繼堯聰，巍巍盛此中。四隅咸啓聖，萬古賴成功。道德去彌遠，山河勢不窮。停車一再拜，帝業即今同。

唐姚合送徐員外赴河中從事

赤府從軍美，儒衣結束輕。凉飆下山寺，曉浪滿關城。閒坐饒詩景，高眠長道情。將軍不戰術，計日立功名。

唐賈島送覺興上人歸中條

又憶西巖寺，秦原草白時。山尋樵徑上，人到雪房遲。暮磬潭泉凍，荒林野燒移。聞師新譯偈，說擬對旌麾。

唐賈島送徐員外赴河中

原野正蕭瑟，中間分散情。吏從甘扈罷，詔許朔方行。邊日沈殘角，河關截夜城。雲居閒獨往，長老出房迎。

唐顧非熊經河中

一望蒲城路，關河氣象雄。樓臺山色裏，楊柳水聲中。思起懷吳客，行斜向磧鴻。我來尋古跡，唯見舜祠風。

唐李商隱永樂縣所居一草一木無非自栽今悉已芳茂因書即事

手種悲陳事，心期玩物華。柳飛彭澤雪，桃散武陵霞。枳嫩棲鸞葉，桐香待鳳花。綬藤縈弱蔓，袍草展新芽。學植功雖倍，成蹊跡尚賒。芳年誰共玩，終老邵平瓜。

唐李商隱渾河中

九廟無塵八馬回，奉天城壘長春苔。咸陽原上英雄骨，半向君家養馬來。

唐李商隱所居永樂縣久旱，邑宰禱雨而得因賦詩

甘膏滴滴是精誠，晝夜如絲一尺盈。秖怪閭閻喧鼓吹，邑人同報東長生。

唐李商隱奉同諸公題河中任中丞新創河亭

萬里誰能訪十洲，新亭雲構壓中流。河鮫縱翫難爲室，海蜃遥驚恥化樓。左右名山窮遠目，東西大道鏁輕舟。獨留巧思傳千古，長與蒲津作勝游。

唐温庭筠遊蒲津河亭

倚欄愁立獨徘徊，欲賦慚非宋玉才。滿座山光揺劍戟，繞城波色動樓臺。鳥飛天外

斜陽盡，人過橋心倒影來。添得五湖多少恨，柳花飄蕩似寒梅。

唐唐彥謙蒲津河亭

宿雨清秋霽景澄，廣亭高樹更晨興。烟橫博望乘槎水，日上文王避雨陵。孤棹夷猶期獨往，曲欄愁絶每長憑。思鄉懷古多傷別，此際哀吟幾不勝。

唐殷堯藩鸛雀樓

危樓高架泬寥天，上相閒登立綵旃。樹色到京三百里，河流歸漢幾千年。晴峰聳目當周道。秋穀垂花滿舜田，雲路何人見高志，最看西面赤欄前。

唐薛能夏日蒲津寺居

日日閒車馬，誰來訪此身。一門兼鶴靜，四院與僧鄰。雨室牆穿溜，風窻筆染塵。空餘氣長在，天子用平人。

唐薛能送李巡官歸永樂舊居

羨君歸去五峰前，往往星河實見仙。麥壠夏枯成廢地，棗枝秋赤近高天，山泉飲犢流多變，村酒經蠶味可憐。曾約道門終老住，步虛聲裏寄閒眠。

唐薛能河中亭子

河擘雙流島閒中，島中亭上正南空。蒲根舊浸臨關道，沙色遙飛傍苑風。晴見樹卑

知岳大，晚聞車亂覺橋通。無窮勝事應須宿，霜白蒹葭月在東。

唐李山甫蒲關道中作

國東王氣凝蒲關，樓臺帖出晴空間。紫煙橫奉大舜廟，黃河直打中條山。地鎖咽喉千古壯，風傳歌吹萬家閒。來來去去身依舊，未及潘年鬢已斑。

唐司馬札河中鸛雀樓

樓中見千里，樓影入通津。煙樹遥分陜，西河曲向秦。興亡留白日，今古共紅塵。鸛雀飛何處？城隅草自春。

唐雍陶永樂殷明府縣池嘉蓮

青蘋白石匝蓮塘，水裏蓮開帶瑞光。露濕紅芳雙朵重，風飄綠蔕一枝長。同心梔子徒誇艷，合穗嘉禾豈解香。不獨豐祥先有應，更宜花縣對潘郎。

唐許棠過中條山

徒爲經異岳，不得訪靈蹤。日盡行難盡，千重復萬重。雲垂多作雨，雷動半和鐘。孤竹人藏處，無因認本峰。

唐吴融登鸛雀樓

鳥在林梢脚底看，夕陽無際戍烟殘。凍開河水奔渾急，雪洗條山錯落寒。始爲一名

抛故國，近因多難怕長安。祖鞭掉折徒爲爾，贏得雲溪負釣竿。

唐吴融首陽山

首陽山枕黄河水，上有兩人曾餓死。不同天下人爲非，兄弟相看自爲是。遂令萬古識君心，爲臣貴義不貴身。精靈長在白雲裏，應笑隨時飽死人。

唐張瀶歷山舜廟

古都遺廟出河濆，萬代千秋仰聖君。蒲坂城邊長逝水，蒼梧野外不歸雲。寥寥象設魂應在，寂寂虞篇德已聞。向晚風吹庭下柏，猶疑琴曲韻南熏。

唐張良器河曲榮光

引泒崐山峻，朝宗海路長。千齡逢聖主，五色瑞榮光。隱映浮中國，晶明助太陽。坤維連浩漫，天漢接微茫。丹闕清氛裏，函關紫氣旁。位尊常守伯，道泰每呈祥。習坎靈逾久，居卑德有常。龍門如可涉，忠信是舟梁。

唐張隨河中獻捷

叛將忘恩久，王師不戰通。凱歌千里內，喜氣二儀中。寇盡條山下，兵迴漢苑東。將軍初執訊，明主欲論功。

落日煙塵靜，寒郊壁壘空。蒼生幸無事，自此樂堯風。

唐司空圖王官谷退棲

宦遊蕭索爲無能，移住中條最上層。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失良朋。燕昭不是空憐馬，支遁何妨亦愛鷹。自致此身繩檢外，肯教世路日兢兢。

唐司空圖丁未歲歸王官谷

家山牢落戰塵西，疋馬偷歸路已迷。塚上卷旗人簇立，花邊移寨鳥驚啼。本來薄俗輕文字，却致中原動鼓鼙。時取一壺閒日月，長歌深入武陵溪。

唐司空圖王官谷二絕句

風荷似醉和花舞，沙鳥無情伴客閒。總是此中皆有恨，更堪微雨半遮山。

荷塘煙罩小齋虛，景物皆宜入畫圖。盡日無人只高臥，一雙白鳥隔紗厨。

唐司空圖歸王官谷次年作

亂後燒殘滿架書，峰前猶自戀吾廬。忘機漸喜逢人少，覽鏡空憐待鶴疎。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酣歌自適逃名久，不必門多長者車。

唐司空圖休休亭

且喜安能保，那堪病更憂！可憐藜杖者，真箇種瓜侯。

唐司空圖修史亭五首

山前鄰叟去紛紛，獨强衰羸愛杜門，漸覺一家看冷落，地爐生火自温存。

甘心七十且酣歌，自算平生幸已多。不似香山白居士，晚將心事著禪魔。

烏紗巾上是青天，檢束酬知四十年。誰料平生臂鷹手，挑燈自送佛前錢。

少年已慣擲年光，時節催驅獨不忙。今日無疑亦無病，前程無事擾醫王。

籬落輕寒整頓新，雪晴步屧會諸鄰。自從南至歌風頂，始見人煙外有人。

唐道士呂巖題靈顯觀

素衣邱壑寄生涯，相近衡茅共幾家。臥聽松音臨水石，坐看山色老烟霞。林中有鶴窺來客，巖畔無人見落花。但把琴書消息過，不須爐裏煉丹砂。

觀舊在中條下。

五代張喬鸛雀樓

高樓懷古動悲歌。鸛雀今無野燕過。樹隔五陵秋色早，水連三晉夕陽多。漁人遺火成寒燒，牧笛吹風起夜波。十載重來值搖落，天涯歸計欲如何。

五代鄭遨中條觀

松頂留衣上玉霄，永傳異迹在中條。不知揖遍諸仙否，欲請還丹問昨宵。

宋真宗汾陰禮成

雲岱尊先志，汾陰狥衆情。爲民祈稔歲，揆日奉嘉牲。述職諸侯至，丁辰茂典成。靈祈頒福祉。信史著聲名。夙夜精心達，華夷慶賜行。非因承景貺，豈獲薦豐盛。昭感慚馨德，來同荷上清。倍思增惕厲，勤政泰羣生。

宋楊億送路學士知河中

一麾新自海濱還，又佩魚符入故關。千里山河臨劇郡，九天鴛鷺別通班。樓經往聖迴清蹕，路接邊夷獻白環，版籍素多田賦錯，干戈初息羽書閒。從軍上客雕龍藻，佐酒妖姬墮馬鬟。更遣府公吟思發，中條新霽碧孱顏。

宋梅堯臣黃河

少本江南客，今爲河曲遊。歲時憂漾溢，日夕見奔流。齧岸侵民壤，飄槎閣雁洲。峻門波作箭，古郡鐵爲牛。目極高飛鳥，身輕不繫舟。寒冰狐自聽，源水使嘗求。密樹隨灣轉，長罾刮浪收。如何貴沉玉，川秩是諸侯。

宋歐陽修黃河八韻寄呈聖俞

河水激箭險，誰言航葦遊。堅水遲馬渡，伏浪卷沙流。樹落新催岸，湍驚忽改洲。鑿龍時退鯉，漲潦不分牛。萬里通槎漢，千帆下鷁舟。鴛歌今罷築，故道失難求。灘急風逾響，川寒霧不收。詎能窮禹跡，空欲問張侯。

宋石延年咏首陽

遜國同來訪聖謨，適觀争國誓師徒。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讓區。大義完身安是餓，清魂有所未應無。始終天地空前後，名骨雖雙此行孤。

宋郭仕道首陽山行

首陽山，青巃嵸。上聳紫蓋凌瑶空，下周林壑盤蒼龍。嵯峨自太古，崒嵂鎮寰中。黄河西來繞其下，日夕雲氣開鴻濛。恍疑鬼神護，又以丹青工。諸峰不敢並，蒼翠光玲瓏。我生癖性愛山水，見此奇絶摩雙瞳。忽憶武王收諸夏，夷齊扣馬來山東。風雲變化適際會，恥逐龍虎争奇功。歸來守巖穴，鬱鬱抱孤忠。朝采山上蕨，暮拾山下蓬。渴飲澗中水，熱眠雲外松。既不學赤松子，又不侶商山翁。丹誠耿耿照白日，勁節凛凛摩蒼穹。首陽青青萬古色，不改夷齊之心胸，直與天地相始終。千載扶名教，二子功無窮。我歌首陽歌未歇，冷然八表生清

風。

宋王禹偁五老峰

矗矗拂星榆，崢嶸與衆殊。精靈犇昴宿，神異載河圖。

捧日光先及，參天禮不趨。綠蘿供組綬，清籟獻笙竽。

淺雨遥霑華，微風下照蒲，僧窗分未定，郡閣占應俱。

莫莫雲交袂，霏霏雪映鬟。巨靈羞未壯，玉女願爲奴。

磊落工難盡，參差德不孤。兒童溪石小，几杖澗氷枯。

洞鄙三茅隱，山嫌四皓逋。分形皆自立，倒影要誰扶。

將數慚同漢，臣名合贊虞，嵩峰真樹黨，天柱大無徒。

安得隨人意，移將近帝都。吾君處南面，萬歲一齊呼。

宋王禹偁中條山

崛起巨流邊，奔騰欲上天。遠臨滄海盡，高與太行連。

大塊横爲脊，他山立似拳。土膏經舜耒，石險任秦鞭。

洞黑狂吹雨，峰青冷罩烟。店荒壇社絶，寺古柏梯懸。

晻漏微茫雪，巖垂浙瀝泉。迸根通砥柱，斜徑入閒田。

北笑恒藏寶，西輕華聳蓮。三門遥托迹。五老迴差肩。落實樵夫拾，靈根本草傳。柱空擎雁塔，倒影蓋漁船。繪畫終無手，封崇必有年。鹽池浮翠靄，蓮澤媚漪漣。陰壑乖龍蟄，枯杉凍虺穿，圖經標數郡，神異産羣賢。呼壽嵩何諂，升中岱豈專。斯文如已矣，此地可終焉。暫看猶銷病、頻登合得仙。許昌休自負，吾什亦銘鐫。

宋江休復司空侍郎故居

首陽采薇士，商代緬以遐。唐季有夫子，遁世肥且嘉。拔跡離汙險，抗志凌青霞。剥運扇頹風，奸雄斥回邪。不然隨流波，横噬猰貐牙。吁哉土德衰，睽乖鬼盈車。英英夫子賢，顯晦吾所嗟。想見棲隱情，遺文搴菁華。山藏白駒谷，水逸騷人家。躊躇碧峰前，寒日忽已斜。

宋胡宿蒲津河亭

津亭欲閱戒棠舟，五兩風來不少留。西北浮雲連魏闕，東南初日照秦樓，層城渺渺人傷別，芳草萋萋客倦遊。平樂舊歡改不得，更憑飛夢到瀛洲。

宿字武平，有名。宋仁宗時志稱，唐人非是。

宋司馬光送堯夫知河中

耆老承風舊，絲綸錫命新。展禽安屢黜，原憲樂常貧。執志窮通一，論交表裏真。但祈深自重，膏澤望斯民。

宋司馬光送冲卿通判河中府

聞道名都行有期，依然想見昔遊時。寒光一曲秋河轉，翠嶺三條夕照移。孤竹舊風民有讓，重華餘教俗無疵。不須到日方登歷，已在君家十二詩。

宋司馬光和邵不疑較理蒲州十詩

飲亭

飛蓋名僚集，臨流芳宴開。縈紆漱文石，次第傳清盃。迴波亦多意，并泛落花來。

涌泉石

蒼然片石寒，百道飛泉吐。高堂忽蕭颯，坐失炎烝苦。鮫龍卧欲飛，仰噀秋空雨

翠樓

條山翠氣橫，隱嶙秋空窄。危樓雨初度，卷幌延佳色。
撲撲滿前軒，嵐光真可摘。

碧樓

煙瓦疊琉璃，危樓半空倚。歌鐘奉高宴，聲來碧雲裏。
日暮天四垂，黯淡如秋水。

靜齋

逸二句 聊窺碧甃缺，寒草生歷歷。時聞山鳥呼，未得全幽寂。

槐軒

逸二字 軒已幽、況復植宮槐，簷外陰沉綠，南山雨氣來，逍遥不知久，驚此黃花開。
涼 逸一字

逸二句 清風滿四境，豈獨華榱下。不若楚臺人，披襟獨蕭灑。

芙蕖軒

荷花爛熳紅，不見方塘水。蕉嶢結飛閣，苒苒清香裏。
露重忽欹側，翩然翠禽起。

惜花亭

春意復蹉跎，園林日愁寂。枝邊綠陰重，砌下紅英積。茲亭花最繁，飄零尤可惜。

竹軒

茂密正當軒，欹垂欲侵案。風枝忽交戛，月影爭凌亂。誠嘉君子心，匪直林亭玩。

宋司馬光柏梯寺

鑿石開溪峻，登崖置閣危。笑談空谷應，步武雲白隨。衆壑如翻浪，鄰州若布棋。何當遂棲隱，身世兩相遺。

宋司馬光過北平王祠

唐相靈祠古到今，庭前槐柏綠成陰。昔時圖像雖通妙，難狀籌謀爲國心。

宋程顥遊萬固、白石寺

條山蒼蒼河水黃，中蒲形勝天下强。帝得賢侯殿一方，四年不更慰民望。元逢戊午季春月，上心憫雨愁黎蒼。使車四出走羣望，我亦奉命來侯疆。精誠感格天意順，詔書纔下雨已霶，病麥還青禾出土，野農鼓舞歌君王。故人相見不道舊，爲雨歡喜殊未央。聖主寬憂小臣樂，自可放蕩舒胸腸。白石萬固皆勝地，主人爲我携壺觴。

況逢佳日俗所尚，車馬未曉填康莊。扶携十里雜老幼，迤邐千騎明戈鎗。初聽鳴鐃入霧靄，漸見朱旆輝朝陽。遨頭自是謝康樂，後乘獨慚元漫郎。侯來雖知有賓客，衆喜更爲將豐穰。臨溪坐石遍巖谷，幽處往往聞絲簧。山光似迎好客動，日影定爲遊人長。乘高望遠興不盡，戀戀不知岐路忙。人生汨没苦百態，得此樂事真難常。我辭佳境已惆悵，侯亦那得久此鄉。他時會合重相語，辜負泉石何能忘。

宋邵雍蒲津道中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慼慼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算，用舍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足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説深如海，三十年前掉臂行。

宋俞充貽溪懷古十首

唐衰，全忠僭竊。士之有忠義之心者，皆深嫉之。而能灑然脱去，不污其身得全其節者，表聖一人而已。予令於虞，表聖之居，適在境内。造其祠，拜其像，想慕其平生，爲之賦王官谷十詠，以發揚其潛德。奈何士之知表聖者，以休休莫莫而止耳！予近得表聖一鳴全集，觀之，至於一歌一詠，一亭一榭，意皆有謂，非若世之隱者自棄於山林之中，無心於及物也。信乎！全出處之大節，踵夷齊之高風矣！復成貽溪懷古十篇，以表聖之德，固不待夫歌詠，而後見於世人之知與不知，豈足恤

哉！然予區區反覆之若是者，蓋示其仰慕之切也。詠其名而揚其實，庶幾有激於貪懦。將歸，寫於休休亭，以遺谷中之民，使春秋社會樵童牧子相與歌於祠之下，以奉先生之祀，雖愚夫愚婦皆知先生之德，久而不忘其祀焉。

濯纓亭

皎皎居士纓，豈有塵可濯。愛茲滄浪清，偶以斯名托，轉谷羣鴿歸，衝岸游魚躍。簷頭碧梧枝，秋來垂影薄。

覽照亭

杖藜高山頭，歷覽衆景會。泰華屹若屏，黄河瀉如帶。幽懷逐冥鴻，萬事寄天籟。不見玉京春，荒煙起蕭艾。

三詔堂

猛虎正横行，孤猿發長嘯。名高世人聞，三枉鶴書詔。借笏趨朝參，天意獨難料。咫尺首陽山，清光静相照。

瑩心亭

妖氣滿世間，瑩心茲得地。瀑布巖前飛，勢猛鷗鳥避。洗滌無纖塵，澄虚全浩氣。清風林表來，千載有餘意。

九籥室

偓術秘丹經，昔人藏九籥，幽棲白雲根，保此一爐藥。
吟殘溪雨來，夢斷巖花落。萬慮正坐忘，未能看舞鶴。

修史亭

吁哉土德衰，羣姦恣蟊賊。欲加蕭斧誅，修史乃其職。
誰知深山中，法若春秋直。俄驚濟陰變，絕筆幽巖側。

擬綸亭

大厦不可扶，誥命已云絕。老臣坐深林，有淚化爲血。
擬成絲綸言，救世心獨切。溪流今尚清，夜夜澄孤月。

掛鶴臺

汙俗正朋亡，歸來卧空谷。養鶴不成雙，相從守幽獨。
素羽信非羣，孤唳杳無續。高臺委荒榛，追想人如玉。

一鳴臺

天寒松柏青，厩閒騏驥老，瀟灑竹窗前，超然鳴以道。
惟有巖上月，時來伴幽討。玆意不可忘，還將拾殘藁。

東渠臺

二渠日夜流，利厚争所起。先生坐東亭，立法書在紙。老農到今守，後來誰敢毀。斯人不可見，空聽竹間水。

宋李釜題王官谷

司空唐達士，寂寞臥雲岑。擾擾任羣態，休休信此心。泉聲半山急，柳色舊庭深。彷彿登臨處，遺蹤一訪尋。

宋毋流題王官谷

不汚唐家亂，瀟然表聖居。泉聲與山色，相得共清虛。

宋樂沆休休亭

貽溪澄澈玉峰寒，居士當年此考槃，訪得遺基青華下，構成危棟白雲端。人間日月雙輪轉，世外襟懷九鼎安。醉魄吟魂如未泯，也應謝我數盤桓。

宋雷臨王官瀑布

區區奔走漫華巔，一別王官十四年。綠玉峽中噴白玉，溉田澆竹滿平川。

宋黃震遊棲巖寺

山頭古柏隱禪林，橋過尋真一徑深。知府未成歸隱計，治中聯發望川吟。明璣萬斛

泉飛瀑，碧玉千竿竹散陰。須信冷雲庵裏客，曇延人去嗣潮音。

金蔡珪司空表聖祠

薄書期會敢遷延，暫爾城樓借榻眠。咫尺王官未能去，俗緣妨我愛山緣。

黃塵烏帽走西州，溽暑秋霖兩滯留。居士有靈應見笑，微官何事不休休。

雲裏高欄面面風，欄邊列樹障秋空。憑君爲我開穠綠，盡放南山入眼中。

金元好問虞鄉麻長官成趣園二首

鑿池水交流，築屋山四繞。衡門在人境，三徑深以悄。

中庭八九樹，晨坐聽百鳥。人生信多慮，長寢客未了。

虛舟有天游，我定物自擾。豈不與世並，自是萬物表。

達觀無不可，言外當境曉。

蹉跎匡山游，爛漫彭澤酒。慨然千載上，懷我平生友。

夫君負奇節，劍氣鬱星斗。爲吏非所堪，徑去如避走。

王官唐以還，寂寞蓋已久。柴車君來隱，清風動林藪。

至今溪上詩，往往在人口。淵明不可作，此士寧復有。

金元好問虞坂行

虞坂盤盤上青石，石上車踪深一尺。當時騏驥知奈何，千古英雄淚橫臆。龍盤污泥易所嘆，麟出非時聖爲泣。元龜竟墮余且網，老鳳常饑竹花實。天生神物似有意，驗以乖逢知未必。若論美好是不祥，正使不逢何足惜。孫陽騏驥不並有，世萬億中時有一。乃知此物非不逢，轅下一鳴人已識。我行坂路多閱馬，敢謂羣空如冀北。孫陽已矣誰汝知，努力鹽車莫稱屈。

金張琚移河中

畊戰連年廢，吾知有此行。條山猶在眼，渭水若爲情。飽肉豺狼喜，傾巢燕雀驚。西樓今夜月，愁絶是空城。

金趙子貞題風陵渡

一水分南北，中原氣自全。雲山連晉壤，煙樹入秦川。落日黃塵起，晴沙白鳥眠。輓輸今正急，忙殺渡頭船。

金陳賡登臨晉西原廢寺

前朝廢寺枕山阿，尚有摩雲窣堵波。故國已非唐日月，老僧猶指晉山河。年來筋力登臨倦，亂後心情感慨多。石蘚荒碑碎文字，他年更得幾摩挲。

金劉昂遊王官谷

潛溪時照塵埃客，微雨不遮天柱峰。斜日落花人去盡，淡煙樓閣數聲鐘。

金張瓚棲巖寺

林表照人白塔明，竹間蘭芷石泉清。惠崇水木西軒景，煙帶平蕪水帶城。

元王惲虞鄉道中

中條如畫色蒼蒼，雨過晴嵐帶夕光。望入王官饒水竹，路經虞坂乍耕桑。未容巖桂相招隱，自笑微官有底忙。多謝曉風驅暑退，笠簷吹作馬頭涼。

元王惲舜井

舍鞍夏陽西，褰裳躡雲頂。盤折下濬溝，失身墮幽阱。
孤松突危巔，望望雙目炯。不圖兩芒屩，踐迹聖人嶺。
重華不復返，欽此孝慕炳。降觀臨帝泉，冠珮爲肅整。
泓澄一勺多，浩若淵水迴。徜徉不忍去，盃飲濯滯梗。
慨焉念高風，滅没翻倒景。野人前致辭，此事傳歲永。
有鰥昔在微，怨爲瞽所屏。窮歸此來田，號泣痛自省。
空山無所得，扶來子孤影。彼蒼彰聖誠，暍餧恐或眚。
一事兩崖間，二水出俄頃。北崖縈帶流，南壑湛寒井。

至今山中人，飲食了二頃。我生千載後，懷聖心耿耿。
風俗日淪喪，道誼奚所秉。安得天瓢手，挹此霜露等。
士林摧姦枿，比屋化封潁。滌易臣子心，骫骳變骨鯁。
暮歸田舍眠，有志安得騁。此心恐未能，作詩聊自儆。
且當就巖蕨，酌水煮殷鼎。

元王惲遊萬固寺

中條鬱蒼蒼，首尾固雄大。連山一卧虎，矯首盡兩界。
東南萬峪門，犖確入幽隘。空青上絕壁，巀嶭兩崖對。
南北開畫屏，高下蔚萬檜。扶藜到山門，黃衣六七輩。
寺殘薄佳賞，一水良可愛。尋源入雲蘿，不惜阮屐敗。
掬飲清臆塵，坐睨巨石怪。飛空響珮環，林迴勝怒獬。
行聽溪聲回，周覽詢勝概。當年爽心亭，萬竹雲映帶。
碧蘚照清泚，襟袂濯沆瀣。人境兩渺茫，佳句儘誇邁。
開軒邀客飲，放目欣一快。盤餐固疏糲，泉洌幾肉嘬。
少焉林風振，萬壑一氣噫。前林疑虎嘯，作勇助吾憊。

筆落還自驚，一掃衆峰霽。山僧喜醉吟，海會得珠貝。
興來本無心，游藏詫佛界。夕陽送歸鞍，依約虎谿外。
風煙作硯墨，塔影失所在。鍾英壓摹寫，閟伏化機藹。
盤空乏硬語，技癢若無賴。馬首詩遽成，一嘯豁吾隘。

元王伯迪三詔亭

水竹蕭森一徑開，濯纓亭下洗塵埃。情知相約皆無實，不礙偷閒乘興來。

元王思誠臨晉道中

嵋原回首望汾陰，寶鼎精銷瑞氣沉。千古帝王行幸地，草荒輦路暮雲深。

元王思誠過郇城

世傳今猗頓，本屬古令狐。四境村墟僻，千年壁壘孤。
郇瑕宣撫地，秦晉戰争區。對澤空城在，桑泉故邑蕪。
牛羊多茁壯，田畝亦豐腴。膴膴重華甸，茫茫大禹都。
峨嵋遥入陝，刳首近連蒲。南補鹽池埭，東穿涑水渠。
馬王存舊廟，張相表通衢。賢聖流風墜，貧窮習俗麄。
羣黎如欲富，何不問陶朱。

元王思誠虞城

金鷄堡峻壓崇墉，襟帶關山幾萬重。虞芮古城連境界，茅戎舊邑入疆封。山頭百折顛軨坂，水面三門砥柱峰。驥負鹽車逢伯樂，賢傭版築遇殷宗。但聞虞虢亡唇事，不見巢由洗耳蹤。掛鼓石尖寒日淡，煉丹爐口晚煙濃。年華苒苒如飛矢，人世悠悠似轉蓬。天地無窮生物意，山川不改舊時容。清沿澗谷涓涓溜，翠拂祠堂鬱鬱松。且喜巡行公務簡，賦詩聊復慰疎慵。

元郭嗣興咏臨晉

臨晉河東邑，成周魏解梁。綏化更他號，桑泉復舊隍。
懸州居舜坂，併縣得虞鄉。地里時沿革，山川勢渺茫。
黃流雄滾滾，涑水遠湯湯。嵋阜逾聞喜，中條接太行。
二嶷争踣嶁，五姓注滄浪。碧瀵源頭活，蒼崖瀑布涼。
靈峰齊偃蹇，天柱特昂藏。形勝開千載，輿圖壯一方。
城池殊屏蔽，廨宇式軒昂。製錦掀高樹，鳴琴敞後堂。
街衢紛並出，廬舍鬱相望。官税司交易，兵巡職警防。
惠民恒啓局，育士總登庠。養濟初分院，存留小置倉。

神祇嚴廟宇，郵驛達康莊。宮觀超雲閣，浮圖屹寶坊。
名村多取姓，列肆悉通商。户數編年定，田疇出賦常。
往來逢軌轍，汎覽絶舟航。土燥惟憂旱，人淳頗尚剛。
編氓專稼穡，庶士薄文章。習藝非工巧，趨農雜女郎。
用財元儉嗇，酗酒輒豪强。幼穉婚先聘，期頤壽且康。
使令稀婢僕，歌舞盛優娼。築室何須柱，爲門但穴牆。
編蘆施坐席，壘炕作匡床。鞋底還成紙，毛聯足裹糧。
冠巾且蒲笠，貯物置荆筐。雙衛勞耕耒，三犍慣服箱。
階除紛狗彘，町疃踐牛羊。播種宜麻麥，蒔秧乏稻粱，
販蔬盈市井，劚藥入林榔。棗棘叢籬畔，樗槐蔭路傍。
邊山多植柿，近郭罕栽桑。苜蓿青供茹，蒲萄紫壓漿。
鼠肥偏喜食，魚美鮮求嘗。羅雁來秋渚，呼鶴向曉岡。
簷棲馴鵓鴿，丸轉智蜣蜋。博物知生產，觀風重品量。
澆漓由積習，衰盛繫興亡。賜地功誇畢，封君將數楊。
王官餘迹在，扁鵲古塋荒。玄素崇資顯，司空隱德昌。

石存猶指柳，碑樹慕追王。張使科名著，陳侯政譽揚。申生能盡孝，麻氏尚流芳。表闕旌崔婦，名村憶霍光。佛僧形已化，仙術道尤彰。給飲池亭廢，屯軍堡府張。斜途傳漢代，故井識殷湯。列冢皆英宦，遺祠各禱禳。記銘昭事實，詩律遏琳琅。

元孔克堅王官谷

避暑王官谷，翛然興不羣。飛泉落秋雨，茂樹結寒雲。天影臨流見，春聲隔竹聞。時同三二友，尊酒坐論文。

元叚成已汾水秋風

一曲劉郎發棹歌，歡聲未已奈悲何！只今回首空陳迹，依舊秋風捲素波。

元趙孟頫送田師孟知河中府

漢二千石入爲相，邑令或入爲三公。聖朝用人亦復爾，予以此賀田河中。田侯年少與予友，今三十年俱白首。離觴未盡去馬鳴，愁向風前折楊柳。

明薛瑄虞帝廟

巍巍宮殿倚城阿，至德光華永不磨。黃屋當年歸揖讓，蒼生終古尚謳歌。旻天皛皛

星辰爛，歷野芃芃黍稷多。千載河山渾似舊，觀風今日喜重過。

明薛瑄登中條東頂

魏國中條此盡頭，登臨暇日興悠悠。兩崖勢轉黃流靜，萬壑聲寒碧樹秋。官舍飛甍臨遠谷，琳宮細路繞層邱。風光滿目皆吾土，逸氣飄然總勝遊。

明何景明首山王君書屋

王君首山下，新起讀書樓。雲霧懸蘿入，湍波湧竹流。具茨黃帝宅，嵩少羽人邱。想待功成去，方爲此地留。

明韓文中條玉柱峰偶題

不到仙家十五年，可人風景尚依然。半巖花語龍歸洞，滿地松雲鶴避烟。近水丹崖常得月，凌空畫閣欲參天。賞懷未了登臨興，歸騎斜陽懶著鞭。

明楊博河中形勝

秦晉相望鷄犬聞，黃河一派就中分。西連仙掌明初日，北接龍門起暮雲。五老峰前猿自侶，二賢祠畔鹿爲羣。琴堂故跡依然在，千古高風仰舜薰。

明楊博五老歌

曉披五老峰上雲，晚釣五姓湖中鯉。忽逢漁父三五人，問是五姓誰家子。自云：無

姓亦無名，世代相傳常釣此。月落天昏駕小舟，從來未見風波起。得魚心自安，無魚心亦喜。公昔提兵在薊門，單于繫頸呼韓死。頗聞飛語轉流傳，彫弓幾付東流水。東流水，真可笑。何如相將日垂釣。白雲冉冉生，元鶴雙雙叫。極地與窮天，居然不盡其中妙。

明王崇古王光禄山莊菊宴

買山堪避俗，引水地偏靈。樹隱龍宮碧，苔封石磴青。

泉聲竹裏出，鳥語花間聽。極目長河外，三峰列華屏。

明王崇古宿隣山書屋

愛爾隣山屋，幽懷寄薜蘿。白雲擁户近，緑樹入簾多。

雨過千峰色，風回萬籟歌。夜深秋意靜，渺渺見銀河。

明王崇古吊首陽書院故址

漢代股肱郡，山河拱舜城。憑高開藝苑，列館授諸生。

濟濟人文會，悠悠弦誦聲，人亡澤未熄，劫至地爲傾。

摇落啼山鬼，陸沉失舊京。薰風還自至，華月爲誰明。

翰墨惟秋草，宫牆起暮螢。感時思振袂，吊古欲沾纓。

陵谷成今古，桑田識變更。合當回景運，再頌濁河清。

明蘇祐后土祠

春雨汾陰道，秋風漢帝辭。蛟螭上苔蘚，龍隼失旌旗。

雲薄虛沉水，烟寒静裊絲。佳人今不見，感慨亦當時。

明蘇祐真宗行宫

宋帝行宫汾水邊，翠華想像杳風煙。天書雲篆今何在，玉檢金泥竟不傳。伐石自鐫

西祀日，渡河翻恨北征年。金人十二多零落，雙立猶看輦道前。

明王世貞蒲州酒

屑瓊爲麯露爲漿，超出人間色味香。應從帝女傳遺法，不向河東羡索郎。

明張佳胤望方山

選勝徵前牒，方山蹟著奇。湖揺千壁動，雲斂萬峰移。

高嶺平如掌，洪流注似巵。百梯誰獨往，五老自相隨。

倚杖天何近，尋源路轉疑。孤懷勞極目，爽氣自支頤。

石鼓鳴深洞，鸞漿灌紫芝。郵驂行倦矣，林鶴怨凄其。

瑶草非難拾，桃谿會有時。芙蓉秋露好，合與地靈期。

明張佳胤宿永樂宮二首

稅駕南山麓，投棲永樂宮。地偏雲下榻，殿古夜垂虹。

舊里真人後，浮生過客中。相邀華表鶴，來往大行東。

老柏知何代，殘碑不問年。斗牛行畫壁，枕簟出飛泉。

玉檢神霄秘，金宮絳節懸。石壇中夜月，吾欲採嬋娟。

明張佳胤登河中西城樓

不盡樓船泛大川，還從霄漢俯春煙。河汾偶墮朱欄下，秦晉平分落日前。西極野雲封劍閣，中原佳氣起幽燕，殘花未可傷遲暮，嶽色長開玉井蓮。

明張佳胤遊曇延洞

靈巖昔有洞，扶杖出青松。苔亂游人屐，雲留靜者蹤。

蓮燈懸琥珀，鷲嶺插芙蓉。飛瀑凌天落，朱霞鎮日封。

河流歸漢渚，嶽掌拂仙容。花雨飛春樹，山風到石鐘。

採芝頻見鹿，擊鉢恐驚龍。劫土須臾事，桃源偶爾逢。

暝煙何必問，珠月掛千峰。

明張四維舜廟

重華遺廟古城隈，城上薰風百尺臺。谷近二陵留異竹，泉分雙井沁新苔。深山木石鹿仍過，廣殿簫韶鳳自來。千載垂衣逢舜旦，慶雲常是護三臺。

明張四維鷟鸑泉

中經富名山，蜿蜒帶河澨。造化剖幽藏，邱索標靈致。時峰竦湖陰，高指觜觿次。南望揖嶽蓮，連岑近相避。絶頂有神泉，泱漭含元氣。澄泓滿不溢，㶿潦邈不異。雲漢凝清暉，瀼露奪甘味。厥惟帝臺珍，鷟鸑自昔誌。頃余釋塵鞅，鄉山恣容裔。尋此奇勝蹤，疑爲鬼神秘。秋波浸空碧，曉月弄山翠。躋攀日無休，吟賞夜不寐。拄杖龍所化，恰與真源值。膏濡草木蕃，氣烝川原媚。恍覩九僊境，快我千古意。振衣天宇闊，鳴弦水脈沸。迴眺飛僊洞，巖壑下無地。信宿憺忘歸，蒼茫結幽契。玉池授丹訣，潮音闃未試。靈液欣可托，永言滌心累。

明楊元祥王光禄園亭二首

登高通四徑，縱目見明湖。夾路虬枝柏，當闌鳳尾梧。

索郎千日醉，欸乃一舟孤。自得驅鷄術，形蹤半有無。

水落蒹葭紫，林開橘柚黃。晚無書可著，時與醉爲鄉。

飯出胡麻熟，盤傾雀舌香。邇來多隱思，鷗鷺足相忘。

明蕭啓秋風辭亭

漢家亭起向汾陰，俯瞰中流百尺深。昔日遺基微有跡，多年古柏自成林。菊蘭芳歇秋容淡，簫鼓聲殘日色沉。過客漫勞談往事，斷碑無字草蟲吟。

明顧福春日過純陽宮

羸馬奔馳西復東，亂山深處得琳宮。雲埋寶劍人何在，塵鎖丹爐火不紅。瑶草滿階空暮雨，碧桃千樹自春風。泥途敻與蓬壺隔，借問他年有路通。

明朱知鰲登玉柱峰

玉削孤峰象外懸，千盤危磴費攀緣。天開古洞白雲鎖，地控函關紫氣連。石上橫琴彈楚調，坐間垂手汲清泉。千年不朽仙靈跡，丹竈蒼松起暮煙。

明張廣首陽夷齊祠

大華欻中斷，巋然見首陽。吾家近相望，驅馬陟其岡。繚垣叢灌木，吊古空彷徨。依依雙塚間，二難同一堂。

赤藤罥頹碣，翠柏經千霜。風雨黯文榱，丹青脫杏梁。荒徑踔狐兔，林薄遊麞麚。大義凛如昨，客來猶負牆。嬌嬌采薇歌，吾將釋衆芳。嗟彼熊羆流，如何鸞鳳翔。

明張循占遊中條

積雨林巒青靄曉，蟬聲忽送涼風早。苦竹何年長玉枝，空山漫自尋瑤草。瑤草瑤碧澗深，仙人贈我紫霞琴。彈來不作人間曲，谿谷皆流太古音。太古山川氣磅礴，興來携杖凌丹壑。到處紅塵有是非，羣真爲我開玄籥。玉柱孤峰景最奇，千章松柏護神祠。天風颯颯吹毛骨，一望三山生遠思。

明尚登岸風陵渡

村村煙火聚，小結此山城。水遠雲先住，關高霧欲橫。榮枯悲往事，得失厭浮名。遥共華峰約，蒼寒耐久盟。

國朝錢謙益中條行

君不見，中條山，陽城昔日曾閉關。白衣徵起作諫議。脫屩就職無慚顏。月俸計口送酒媼，諫紙疊置空箱閒。歌呼痛飲夜達旦，醉卧客懷不聽還。貞元奸佞不可當，白麻旦夕宣朝堂。忠臣延頸待誅僇，宰相慴伏眠如羊。中條山，人起伏。閤延英

門，上飛風霜，諫官叫天爭喧豗，金吾萬歲聲如雷。延齡不相陸贄免，奮臂坐使唐天回。乃知酩酊不言有深意，務欲撥棄細碎爭崔嵬。我過中條山，念君如宿昔。君名長比條山雲，君心尚似條山石。一代相知李鄴侯，千年涕淚避賢驛。思君不見可奈何，酹君一觴歌主客。君不見，長安碁局日紛紛，著眼爭如局外人。若無衡嶽爐邊客，誰向中條訪隱淪。

國朝蔣超中條柿林紅葉十二首

爛漫華陽翡翠塵，琅霞靈壽踏秋新。分無再覯七真面，紅葉滿山當故人。
絳河明滅夜堂紅，天女朱絲奏晚風。珠珞雲衣看不見，翠鈿落在石欄東。
剡末豐茸蘇齵光，勒義絨色引微霜。隋宮妃嬪無身手，費盡刀圭作綵妝。
幽軒俯瞰雲生墟，高閣斜連錦滿桁。一覺黃庭翻讀後，滿身金紫策真卿。
九日射來紅落彈，六鰲揹後血殷鬐。雕雲錯幕金天輦，華蓋編珠后土旗。
抱朴精廬寄碧山，丹芽紫毬滿巖攀。山腰酒色瀾翻甚，歸路紅雲把客闌。
空谷佳人笑欲然，朱唇酒暈索題箋。香衫細馬遊仙夢，多在紅羅玉珮邊。
彤管親題綉帶舒，秋風雁塔忽逢渠。只因解惜紅羅幭，落葉堆成不忍書。
妙麗曾經勸酒頻，温柔爭贈紫羅巾。珊瑚樹下輕聲過，怕有紅樓欲墜人。

仙人賭失班龍哭，怒擲于闐暖紅玉。借騎帝女赤鸞還，紅光一道騰星燭。

菊秀蘭衰樹擁霞，翠翹紅袖石闌遮，豪家金谷輸吾懶，坐看秋林當麗華。

華林清夢應難撥，綺語霜髭斷不支。待得春風圖畫永，冰霜憔悴已多時。

國朝王含光五老峰

虞鄉西南五老峰，一峰一朵玉芙蓉。層城亂插櫻桃樹，絕頂斜篸羅漢松。中峰孤秀凌空起，矗矗去天一握耳。四峰却立不敢前，儼然商皓翊帝子。羅列石筍似兒孫，或載雲旗驂騄駬。我欲步虛叩儷寰，絕巘蘿飈不可攀。但見流風吹素氣，懸泉飛薄戛珮環。玉竇穹嵌鐘乳滴，香雨溟濛非人間，西過林坳登欹石，道人指點羅公迹。柯爛丹成去不迴，至今樵者聞流奕。

月照前峰雲影飛，相傳半是蓬萊客。一壺山酒謝山靈，空翠撲人衣帶青。野鶴歸來憐華表，仙翁何處化流星。恍惚不知歸路在，谿烟花樹雨冥冥。

國朝王含光猗氏城南樓獨眺

蕪城層閣獨登臨，繞檻煙嵐雨後深。水曲蘆花留晚雁，山坳木葉下清砧。殘霞忽墮杯中色，遠岫偏舒物外心。徙倚斜陽人不見，誰爲解釋仲宣吟。

國朝王含光王官谷似園幽興四首

南園春雨晴，細草繞砌生。灌木漸抽蘂，雲鳩忽已鳴。
陂池生新水，水鳥何無聲。掃榻山色下，闢簾道心生。
客來欣倒屣，暢此邱壑情。蘭室促玉軫，竹房敲楸枰。
園蔌青堪摘，家釀綠長盈。願勿談簪笏，致渝鷗鷺盟。

其二

結廬蕪城隅，一壑紆如帶。地闊絕四鄰，短牆隨松檜。
時事杳無聞，愁悴日以汰。宛遊邨墅間，不復識冠蓋。
晴曦積翠陰，夕秀抒靈靄。陟阜愜遠懷，泛船挹清瀨。
故人隔重山，片鴻唳天外。空林獨往來，樹葉散秋籟。

其三

暮年多遁思，買田王官谷。卜宅當谷口，聊構數椽屋。
門對天柱峰，窗掛千尺瀑。仙靈委空蛻，逋客遂初服。
高嶺披松杉，深巖藏橘槲。峽偪疊溜鳴，崖斷危石撲。
細路連棧橋，層巔走牧犢。場鹿隨客行，野鳥銜人逐。
烏桲晚葉紅，霜栗秋漿熟。求友逢漁樵，見月坐林麓。

樂事復同人，誰云媚幽獨。

其四

山遊無遠近，來往不可期。著屐出村園，杖竹相扶携。
循磵踏亂石，攀巖挽纖枝。振衣層岡上，衆山逞其姿。
煙林鬱綿綿，宮觀何參差。危窗嵌絕壁，飛泉灑流澌。
滴瀝結空翠，寒陰絡細蕤。登臺岫雲迎，長嘯谷風追。
有酒疲可滌，無絃情乃移。夕陽變峰影，歸路應棲遲。
嘆息千百載，後來者爲誰。

國朝王士禎送吳雯歸中條

月始在房羣陰終，凍禽塌翅啼酸風。呂生置酒邀我飲，清歌笑倚商玲瓏。朝來宿酲臥未析，吳郎告我歸河東。北風雨雪滿天地，層冰千里高穹窿。行人皸瘃手指墮，狐裘嗟汝胡蒙茸。長安甲第高入天，馬蹄動地聲隆隆。漿酒霍肉不足道，金玉磊砢堆堂中。汝詩千首文百軸，洿塗未拔誰相通。汝家王官谷，中條青濛濛。藤蘿相糾水相激，至今猿鳥悲司空。汝歸讀書甘菽茙，致君堯舜曾有日，飛伏詎辨誰雌雄。

國朝王士禎猗氏往蒲州道中有感

令狐城畔雨霏霏，遥指中條積翠稀。西接新秦三輔迴，東鄰故絳兩川圍。空聞魏國山河美，久識唐家節度非。愁絶無心更懷古，清秋風景亦霑衣。

國朝王士禎中條山下作一首

中條初日上，嵐彩變朝昏。芳樹重重塢，流泉曲曲村。河流趨底柱，山勢鎖關門。借問王官谷，貽溪跡尚存？

國朝宋之樹咏猗氏風景

桑泉風景近何如？半是耕田半讀書。嶺號峨嵋多種麥，溪名涑水不生魚。郇侯祠畔春雲滿，猗頓宅邊古木疎。地屬唐虞民尚朴，城中宛似野人居。

國朝介孝壽王官秋望

祠外高樓日影斜，秋橫飛盡見天涯。王官亦是論兵地，父老誰傳賣酒家。萬嶂烟霜全晉樹，千年風雨晚唐花。黄河只在諸峰下，烽火難尋海上槎。

國朝劉允升后土祠

漢宮唐殿宋碑銘，脽上靈光接上清。高阜長騰金寶氣，繡帷輕護珮環聲。苔痕剥落秋風冷，棟粉零星夜月明。獨有多情汾水闊，白雲黄葉雁行横。

國朝郭于疆猗氏荆烈婦詩

就木何慷慨，而無愧日星。長從封馬鬣，相傍駕雲軿。
泉血凝芳碧，霜肝照汗青。啼鵑悲毅魄，山鬼護幽靈。
一夕氷魂逝，千年玉骨馨。潺湲涑水曲，恨泪潑荒坰。

國朝吳雯虞鄉口號二首

楓林颯颯石磷磷，壠上饑烏飛趂人。烹羊釀秫勞田父，打鼓攤錢賽社神。
舍南舍北蔓寒爪，東門有池方漚麻。老農何處牽黃犢，行過一灣紅蓼花。

國朝吳雯王官谷

朱樓覆殘雪，花葉無冬春。衆水急争壑，一峰閒對人。
白雲識心素，空谷留皇醇。晚來鷗鷺侶，接翅桃源濱。

國朝朱彝尊題吳雯徵君詩卷

藉甚吳郎大雅材，賦詩不上柏粱臺。翻飛却似横汾雁，幾度秋風上苑來。
三晉風騷雜僞真，遺山没後更無人。把君行卷誰堪並，除是番禺屈大均。

國朝郭九會遊仁壽寺二首

竹林深處吟詩苦，便是逢僧未覺閒。借榻聊從消午夢，携樽不礙叩禪關。風度爐烟
浮下院，鳥啣柏子落前山。三年重到招提境，明鏡臺邊照舊顏。

峨嵋長護梵宮幽，縹緲諸天閣上頭。隴麥連阡看作浪，山城背嶺繫如舟。浮生半向名場老，薄暑全消野寺秋。作述幸逢陶謝手，相期攜展日同遊。

國朝喬光烈二賢祠

孤竹遺祠在，千年尚首陽。殷周何處問？薇蕨至今香。苔覆殘碑緑，河流落日黃。登臨吊餘跡，不盡夜蒼涼。

國朝喬光烈五姓湖

湖光千頃渺烟波，圖畫相看竟若何。遠岸堤長春樹暗，晴天沙暖浴鳧多。詩情處處臨風好。漁笛聲聲向晚過。一曲滄浪清興足，不知誰和扣舷歌。

國朝喬光烈萬固寺

官曹無時得暫閒，那許問寺還尋山。偶然休沐值此日，且卜勝地成躋攀。中條之麓最清杳，白石萬固藏其間。明道先生萬固寺紀遊詩萬固白石皆勝地 凌朝出郭未十里，溪環澗珮鳴潺潺。穿林入谷踏确礫，一徑下馬敲禪關。上方幽景隔塵事，老僧白髮皆蒼顏。齋磬無聲竹樹靜，但有鳴鳥相綿蠻。石泉甘冽試一酌，煩襟已似濯且删。吳生妙迹留舊刻，諸天瓔珞看珊珊。寺有吳道子畫石刻 浮屠突兀起天半，舍利内貯光斕斑。唐年到今已千載，擁勢

尚覺不可扳。更登高閣時恣眺，黃河西來如帶環。秋毫百里盡到眼，太華黛色眉痕彎。頗思流連窮日夕，坐待嶺月生溪灣。催歸後騎帶夕照，松風吹斷仍人寰。香林回首更騁望，重來有約能無慳。

國朝喬光烈中條晴色

雨洗中條出，千峰向晚晴。遥迎郭門翠，高入郡樓明。鬟鬟娟娟影，烟暉處處情。清吟對從事，敢擬謝宣城。宣城集有與從事吴均聯句詩。

國朝喬光烈純陽宮呂仙故宅

碧落蒼梧自遠遊，尚餘故宅枕山幽。袖中劍氣蛇三尺，世外笙吹鶴十洲。跌蕩酒杯酣緑蟻，流傳詩句寫紅榴，金丹何處從君乞，空訪珠宮古樹秋。

國朝喬光烈同周使君遊棲巖寺

古寺空山不記年，斷崖懸峭落飛泉。藥苗香遍深春後，樹色陰成永晝邊。洞失曇延人不見，殿荒仁壽字猶傳。爰知刺史多才藻，定有前賢屬和篇唐大歷才子李益盧綸皆有棲巖之作。

國朝喬光烈汾陰懷古

脽上精靈在，猶傳漢武雄，樓船秋色外，簫鼓夕陽中。汾水今亦徙，祠宮久已空。徒

然歌寶鼎，歲歲自西風。

國朝喬光烈河中懷古

無復題詩鸛鵲樓，空將舊事說秦州。蒲州古爲秦州山河不改千年色，戰伐頻看異代愁。禱罷祥符沈璧馬，鑄殘天寶剩金牛。于今禹甸歸清宴，父老中蒲樂未休。

國朝周景柱望首陽吊夷齊墓

聖人師百世，清風留萬古。首陽名與太華高，端然託此一抔土。扣馬之事後世疑，論定千秋有孔父。殷周瞥過如逝鳥，陵柏鬱鬱茂林莽。大河浩浩去不息，流盡歲月不計數。二子之名終未歇，直與乾坤久相處。當年困餓甘如飴，食薇何曾心覺苦。

國朝周景柱五姓湖歌

君不見，昔日張揚池，更名五姓知何時。湖波漾淼不知遠，澄作汪汪千頃陂。平開鏡面天上下，靴紋屈織鋪琉璃。長虹偃卧亘南北，小橋如畫相參差。春來錦樹暗圍合，湖岸四望烟霞披。當年樓閣惜無有，湖濱往時多人家樓閣。不見酒舍搖風旗。晴光倒景生漣漪，瀠洄沙渚相迷離。漁舟幾點乍出没，櫂歌一片遥東西。有時鷗鷺争上下，浮波刷影狎且怡。菰蒲深處堪把釣，藕花香裏宜啣巵。惜哉篷窗不得拓，綠蓑青蒻無由隨。我家家山繞青溪，屐齒長踏西湖湄。佳時每憶弄潮節，勝處最愛蘇公堤。荷花桂子香十里，一

葉泛艇涼吹衣。錢塘門外不歸去，湖光戀客斜陽低。一行作吏向天末，符竹坐綰身相羈。塞門秋獵看射虎，郡閣睡破驚鳴雞。水仙祠下夢難到，六橋辜負遊驄嘶。今朝對此風景好，江鄉回首情依依。一空濛瀲灧晴雨裏，買船載酒何時歸。

國朝周景柱奉和憲使喬公遊棲巖寺

禪棲無處問隋年，獨有當時洗鉢泉。人到翠微金界外，騎停紅旆石幢邊。謝公邱壑情何限，白傅湖山句已傳。敢把清吟繼盧李盧綸李益唐時遊棲巖各有詩。陽春聊屬和時篇。

國朝周景柱郡齋喜雨

旱色畏驕陽，遥愁黍葉黃。快看雲陣合，清聽雨聲長。已覺秋田好，憑添北牖涼。宵分剪官燭，併潤墨池香。

國朝周景柱河中書院舊址

驅車出東城，得得岡勢起。岡頭立殘碣，隱隱見文字。讀之未及終，歎息浩不已。昔時感經營，講舍初構此。皐比延雅儒，列屋養弟子。郡中文學興，彬彬實茲始。球琳看接席，冠蓋久名里。百年事遂過，六藝竟誰以。垣宇無復存，茂草同蹊圮。絃歌散風雨，芬芳息蘭芷。

教學古所先，琢璞用成美。文翁與高朕，化俗照青史。禮圖觀石室，至今慕賢軌。況當文明世，膠序無不啓。安有弛其規，可以奏治理。我思繼前徽，築宮就其趾。考業招生徒，經術究端委。事蕤之刮與磨，英蕤出榛穢。文物還舊觀，賓王慶多士。端唯太守職，夙夜謀所底。鞅掌嗟徒勞，愧彼城闕子。誅茅竟何時，棟牖出新綺。一朝公沙門，更合華陰市。詩書化鄉閭，嘉實薦桃李。雖乏治郡良，庶慰願所喜。

國朝周景柱王官谷懷司空侍郎

王官高隱處。千載懷司空。舊跡迷春草，孤標羨冥鴻。浮雲雙過鳥，飛瀑兩垂虹。亭上纓堪濯（司空所居有濯纓亭）臨流獨溯風。

國朝周景柱郡齋讀北史懷古

東龍西虎紛鬥攻，六渾黑獺皆人雄。卬山沙苑真勁敵，宇文一戰初成功。蒲州略定門户奪，鮮卑自此驚西風。長城萬里堪自壞，誰謡明月來關中。周師忽報晉陽入，直掃鄴下收齊東。併吞氣勢倒山岳，事去變滅隨飛鴻。鈴聲不動郡閣靜，暇散雕帙

披緗紅。霸圖割據競彼此，何異得失争雞蟲。輾然發我一笑粲，仰見山色啣青銅。

國朝周景柱行春郊外

抱城流水一行斜，路指烟郊度玉沙。麥隴經時青覆雉，柳條隨處碧藏鴉。潤知臯壤新過雨，香拂行軒淺傍花。還喜太平真有象，農歌春酒野人家。

國朝周景柱柿林紅葉

蒲人多植柿，秋來紅葉鮮妍可愛。前輩蔣虎臣太史賦詩，多至數十篇。刻在郡史，暇日見之，亦賦四絶。

故教青女夜相催，萬樹千林錦作堆。見說絳河無路到，分明身入茜霞來。

盡把珊瑚映夕曛，瑶仙齊著石榴裙。無邊紅樹多情思，遮斷青山鎖白雲。

渲抹春工絳欲流，扶桑樹下豈知秋。金天特地添晴景，艷火鵶鵶燒九州。

滿空丹鳳尾褷褷，相送炎官卓羽旗。赤氣冲融無間斷，今朝心賞退之詩。

國朝周景柱望川亭

峰迴高著望川亭，勝日登臨倍有情。竹箭桃花看共下，岳蓮仙掌對分明。天香近帶清鐘度，沙氣遥籠野樹生。占斷風光頻縱目，歸來燈火動春城。

國朝周景柱詠竹笋

蒲中產竹既小于江南，其萌倍細。供饌，正似荻芽耳，茁亦甚晚。鄉園首夏，即多成竹矣。因有末句。

已過殘春候，初逢笋入筐。幾莖青玉削，一束紫茸香。筠管纖相似，蘆錐嫩共嘗。鄉山遥憶處，烟雨萬竿長。

國朝吉懷永樂純陽宫

仙人遺宅碧山隈，劍影蕭蕭去不回。滄海月明天萬里，有情鄉國暫歸來。

國朝吉懷李義山故居

千年宋玉臨江宅，文藻空存跡已荒。剩有風流未銷歇，春深芳草共斜陽。

才高位下竟何疑，獨有騷吟繼楚辭。百寶流蘇空自賞，微情秖許郢人知。

國朝吉懷風陵渡

黄河東去浪花騰，懷古登高意不勝。晚渡寒烟秋色裏，行人指點説風陵。

國朝吉懷永樂懷古

山河魏國看仍在，城郭唐年廢不留。白鳥朝來閒自下，還吟秀句憶嘉州。

藝文撰著

益智兵書一百卷　武庫益智録六卷

九愚山房集　徽州府志

明巡撫副都御史猗氏何東序著山西通志，引其目作息盜兵書，與明史及猗氏志所載不同，豈固未之見而徒以其所聞者紀之。抑東序或別有是書，史婦志俱佚之乎？

獻納稿十卷　奏議七十卷

虞坡文集　虞坡詩集

虞坡雜集

明尚書蒲州楊博著明史載詩文十二卷

山堂彙稿十七卷　歸歟漫興稿五卷

奏議五卷

明總督尚書蒲州王崇古著明史目無歸歟漫興稿

衛子剛詩集

明布衣洪武初人，有司薦其才，辭疾不赴。隱居終身，八十餘卒。

修治條目　禬祿法言
曹月川年譜　太極圖說
酒誥　刑誥
明御史蒲州謝琚著
蒲州志
明四川布政司參議蒲州楊瑩著
西遊集　蟻穴集
呂涇野倡和集
明蒲州謝麟著，自號山泉子，成化間以人材薦，授鄴城丞棄官歸隱於州東之青渠。
四書尚書井觀録
明陝西按察使蒲州張邦教著
自省編
明中書舍人蒲州王珂著
性理纂要　五經巾箱

大學衍義日抄

明知州猗氏令孤鏓著

孫御侍詩集

明蒲州孫承恩著，錢謙益列朝詩集採之

四書目録　性理三書一覽

律呂問

明布衣猗氏郭希湯著

去浮集　四禮約

四書臆見　讀書日記

聞見隨録

明鄖陽府同知蒲州張輝著。輝有孝弟之行在萬歷中。

碧山園草　叢篠園集

明尚書蒲州孟時芳著

條麓堂集二十卷　續集十卷

明大學士蒲州張四維著

道學傳
明知縣猗氏陳國柱著
館閣草
明大學士蒲州韓國爙著
春秋要旨
明貢士猗氏荆芸著
詩經便韻　萬竹園集
明布衣猗氏王鳳著，自號竹窻道人
楊尚書奏議
明户部尚書蒲州楊俊民著。俊民，襄毅子也。
便民實政　難焚草
咫園集　半九亭集
明御史猗氏喬應甲著
陽紆山房集
明臬使蒲州張泰徵著

籌海代言

明知州猗氏張璞著。璞天啓間拔貢，以文見知西極。文翔鳳，其詩亦常爲孟津

王鐸所稱。

西津集

明州學生蒲州張廷輔著

鳴巢集

明處士蒲州王旭著

大易圖

明知縣蒲州劉溱著

函園文集　撫登疏草

撫吳疏草

明侍郎榮河李畠著

舜原先生集

明僉事蒲州楊瞻著

忠孝語録　思齋稿

明廣文蒲州張臣著
介石棲稿　姚墟纂異
紀事六卷　雜記四卷
明左都督蒲州楊俊卿著
重美堂稿
明推官蒲州楊俊士著
館閣試稿　歷官奏疏
喬蔭山房集
明詹事蒲州楊世芳著
宦學初稿　諫垣奏議
諫垣紀事　立朝紀事
明通政蒲州韓楫著
理言十一　山居雜記
明處士蒲州張九霞著
谷口集　易學三述

易圖直解

國朝河南按察使猗氏王含光著

四書淺説補删　鄰園詩稿

國朝知縣臨晉李世悳著

四書周易便蒙抄翼十六卷

著存草

國朝知縣猗氏郭九會著

用存堂稿

國朝翰林編修臨晉謝陳常著

蓮洋集

國朝徵士蒲州吳雯著

中庸衍　河洛經世

地理中庸　柏崖稿

國朝諸生滎河郭嶷然著

鳩谷詩草　薜荔山房集

國朝知府永濟張銪著。銪成進士，供奉武英殿，出知湖廣應山縣，特任廣州知府。卒於官。少敏於學，蓋植行敦樸者云。

崇朴堂偶吟　類書纂要

國朝知縣永濟崔偉觀著

成均課講周易十二卷大學中庸各一卷

讀孟子劄記　讀周子劄記

詩書講義　温知録

撫秦政略　撫楚政略

太極圖說

國朝侍郎巡撫永濟崔紀著

此心堂詩稿　睡餘草

九陌吟　蜀遊草

國朝知縣永濟姚思恭著

論曰：河中之文學盛於唐，衍於宋，衰於金元而復振於明。方明盛時，自朝廷至於四海，争以文雅相高，著作相尚，故縉紳先生必有文集而殫心撰述，自爲

一書，亦往往輩出。蓋其風使然也。在隆慶萬歷之世，河中王、楊兩尚書尤以功業著。予常得其奏牘觀之，其所以治邊事條政機皆詳且要，可施於事而裨於國。而同時何中丞東序亦稱名臣。其所論著亦可傳乎世。自是以外或談道德性命之旨，或揚文辭詩歌之華，傑然争起，先後尤衆。是其爲書或得或失，固非可一言盡要。其役志於藝林而勤勤纂述有足多哉！惜其書率未顯而且莫之知也。因舉其名類以列於藝文之後而録在郡史，使無就湮佚焉。

蒲州府志卷之二十三

事紀

巡幸

秦始皇帝二十八年，巡東方，登蒲坂。

漢武帝元鼎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畤、行自夏陽，東幸汾陰。

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畤，通回中道，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賦。

元封六年冬，行幸回中。春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殊死以下，賜天下貧民布帛一匹。

太初二年春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膢五日。夏四月，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其赦汾陰、安邑殊死以下。」

天漢元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漢宣帝神雀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五鳳三年春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漢元帝初元四年春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鰥寡高年帛，所過無出租賦。

永光五年三月。上幸河東，祠后土。

建昭二年春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益三河太守秩户十二萬，爲大郡。

漢成帝永始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户牛、酒，鰥寡高年帛。三月，幸河東，祠后土，賜吏民。如雲陽，行所過無出今年租。

元延二年，四年三月，並幸河東。

綏和二年三月，幸河東，祠后土。

後漢世祖光武建武十八年三月壬午，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歷馮翊界，進幸蒲坂，祠后土。

後漢明帝永平二年十一月，謁陵園，進幸河東，所過賜二千石，令長以下至於掾史，各有差。

後漢章帝元和二年八月，幸河東，觀安邑鹽池。

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三月，自雲中還，乙未南巡，丙辰次平陽，使使者以太牢

祭唐堯。夏四月庚申，幸龍門，以太牢祭大禹。辛亥幸蒲坂，以太牢祀虞舜。戊辰詔修虞舜、夏禹廟。

隋文帝開皇七年十月，幸蒲坂。丙寅宴父老，上極歡，曰：「此間人物衣服鮮麗，容止嫺雅，良由仕宦之鄉陶染成俗也。」

唐高祖武德三年正月辛巳，如蒲州。

唐高宗龍朔二年三月辛亥，幸蒲州。

唐明皇開元十一年二月壬子，幸汾陰，祀后土，賜文武官階勳爵帛。三月辛未，至自汾陰，免所過今歲租。二十年十一月，復如汾陰。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正月，幸汾陰。二月癸丑，次河中府。丁巳，次寶鼎縣。

國朝康熙四十二年。乘輿巡陝西，次蹕蒲州，觀於五姓湖及虞舜廟。

典禮

秦始皇并天下，令祠宮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水曰：河祠臨晉。牲用牛犢，牢具設圭幣，加有嘗、醪，歲五祠，比泰山。

秦漢臨晉乃今同州朝邑界，其對爲蒲坂，漢書地志注：臨晉縣有河水祠也。

漢高祖初，悉召故秦祠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令河巫祀河於臨晉。

漢武帝元封二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之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

漢舊儀：祭地河東汾陰后土宮。宮曲入河。古之祭地澤中方邱也。禮儀如祭天名泰一旦邱。

唐明皇開元十一年，將幸并州。兵部尚書張説言於上曰：「陛下今因行幸路由河東，有漢武后土之祀，此禮久闕，歷代莫能行之。願隆斯墜典，以爲三農祈穀，此萬姓之福。」於是十二年二月，祀后土於汾陰脽上。太史奏：「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祥風繞壇，日揚其光。」初，有司奏：修祠掘地，得古銅鼎二。大者容四升，小者容一升，皆青色。獲古磚十，長九寸，有篆書「千秋萬歲」字，又於古壇側舊祠堂内得石人，如從官像。詔以鼎供廟，移像就祠中配焉。

開元十三年，上將東封。使大臣往河東：魏知古祀堯於平陽，蘇頲祀禹於安邑，宋

瓌祀舜於蒲坂。

開元二十載，上欲幸太原，中書令蕭嵩言於上曰：「十一年親祀后土，神明昭佑，累年豐登，有祈必報，禮之大者。」從之。以張説爲禮儀使。將作，少監張景爲壇場使。十一月二十日，祀后土於脽上，以睿宗皇帝配。禮畢，上自爲文，令有司刊石於祠所。

天寶六載，封河瀆爲靈源公。十載封西海爲廣潤王。

唐開元禮：五岳四瀆，皆以每年五郊迎氣日祭之。歲四祭，每座豆籩各十，簠簋各二，俎三。其祭西瀆大河之辭曰：「惟神上通雲漢，光啓圖書，分導九枝，旁潤千里，素秋戒序，率用典常。」

唐開元二十一年，置汾祠署令一人，從七品；丞一人，從八品；府二人，史四人，廟幹二人。唐置河瀆令一人，正九品；祝史三人，齋郎十二人：掌其祠祀禮儀之事。

唐制，初祀河瀆於同州。開元十五年，自朝邑徙祠於河中府，以西海於祠内望祀。至今仍之。

宋真宗景德四年，以朝陵遣工部尚書王化基，詣汾陰后土祠致祭，用大祠禮。

宋大中祥符三年，河中府上言：進士薛南率父老千二百人列狀乞赴闕，請祀后土。詔不允。已而又請，河南尹寧王元偓與羣臣亦上表請。於是八月詔以來春有事於汾陰，以陳堯叟爲祀汾陰經度制置使，王旦爲大禮使，王欽若爲禮儀使。令羣臣詳定儀注。四年正月，出京師。二月丙辰，至奉祇宮，己未，遣入內。都知鄧永遷詣祠，上衣服供具。庚申，羣臣宿祠所。辛酉，具法駕詣脽壇。夾路設燎火，其光如晝。周列黃麾仗至壇次，服袞冕登壇，祀后土地祇，備三獻，以太祖、太宗配如封禪之禮。訖，改服通天冠，絳赭袍，乘輦詣廟，設登歌奠獻，封石匱玉册。其玉册金匱，先時度廟中，擇地爲埳，中置石匱，方五尺，厚二寸，中容玉匱。刻金繩道三，闊一寸，深五分。纏金繩處，深四寸，方三寸五分，容天下同文寶。俟祀畢，太尉奉玉匱置石中。將作，監領衆舉石覆之，印寶悉如社首，石磃之制。皇帝省視訖，加蓋其上，封固。上爲小壇，廣厚凡五尺。其脽上壇，築如方丘之制。廟北古雙柏旁有堆阜，即其地焉。是日詔改奉祇宮爲太寧宮。壬戌，御朝覲，壇受朝賀，肆赦宴羣臣於穆清殿，宴父老於宮。詔大禮使等及從臣並刻名於碑陰。既罷，臨鄈邱亭望河汾還，行宮紫氣四塞。民有扶携老幼，不遠千里而來觀者。

宋大中祥符元年，進號河瀆曰：「顯聖靈源公遣官往河中府告祭。」

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幸汾陰，親謁奠河瀆廟。

仁宗康定二年，增封西海通聖廣潤王河瀆爲靈源王。

金世宗、元世祖並遣官至河中祀后土廟。

元至元三年，定祀典。每歲立秋日祭大河於河中府，銀香合一，重二十五兩。織金旛二，鈔二百三十貫。二十八年春二月，加封河瀆靈源弘濟王。至正七年，加封靈源神祐弘濟王，定制河瀆神儀仗。其旗用黑質繡火焰，大赤，以章其采。繪神人冠七，梁冠，皂襴黃袍，跨青龍。祀西海，制與河同。

明洪武初，正岳瀆位，號稱大河之神、西海之神，有大事遣官告祭。

隋制使祀先代帝王。祀舜於河東，以皋陶配；祀成湯於汾陰，以伊尹配。

唐顯慶三年，因長孫無忌議祭法，乃祀舜於河東；祀禹於安邑；祀堯於平陽。祀湯于河南偃師。

宋太祖乾德元年詔曰：「歷代帝王，國有常享，五代亂離，率多墜廢。匱神乏祀，闕禮甚焉。其堯廟在臨汾縣，以稷契配；舜廟在河中府，以皋陶配；禹廟在夏縣，以伯益配。每三年一享。仲春月行事。」湯廟在河南偃師以伊尹配，如隋唐舊制。

宋開寶四年，詔給河中府汾陰成湯墓守陵五户蠲其他役，長吏春秋奉祀。

宋真宗四年，祀汾陰，駐蹕河中府，令訪伯夷叔齊廟，遣官致祭，并葺祠宇。

明制，先代帝王陵寢，湯陵在山西蒲州滎河縣，大事遣官告祭。

國朝康熙四十二年，乘輿西巡，過蒲州，告祭湯陵并西海河瀆。

掌故

上古鉅靈氏出於汾脽，驅陰陽，反山川。

路史引廣韻云：「鉅靈出於汾脽」。宋王存九域志：「鉅靈祠在河中府。」

黄帝祀汾脽掃地而祭。

黄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

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蒲坂。」

唐堯即政，十七年仲月甲日，至於稷，沈璧於河，龍馬銜甲，赤字緑文，自河而出。

堯登首山，道河渚，有五老游焉。相謂：「河圖將出告帝以期。」言訖，五老化爲流星入昴。

舜耕歷山，獲玉歷於河際之巖。公孫尼子云：舜牧於潢陽。（潢即大河也。）

魯連子云：「舜耕歷山，而交益，陶河濱而交禹。」

舜耕田之詩曰：「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具有。」

舜耕歷山而得七友。

舜在位，五老遊於國都。拾遺記云：「五星之精也。」

夏后啓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而叛。啓命彭祖之後壽思帥師征之，武觀來賓。

夏孔甲畋於萯陽。大風雨，入民舍，主人妻方乳。皆曰：「后來不勝之必殃。」孔甲曰：「取爲予子，其誰殃？」及長，屋折傷足。孔甲曰：「有命。」於是爲破斧之歌，東音始作。

萯陽即首陽，首萯，文近而誤。路史以爲畋於黃萯，則山海經有黃萯之山，與此不同也。

孔甲在位四十九年，後居西河。

西河即今滎河河津地。唐時人有於其縣得斷劍，曰夏時物者。

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

尚書序疏云：陑當是山阜之地。陑在河曲之南，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陑東北向安邑。安邑桀都。鳴條又在安邑之西。桀出拒湯，故戰於鳴條。按：孔傳以陑在河曲之南。疏遂依其說，以爲蓋今潼關左右，恐未必然。序明云：「升自陑

遂與桀戰於鳴條，」則其地應去鳴條非遠。今鳴條岡起自安邑，蟠連於猗氏之南，西距臨晉甚邇。臨晉中條橫嶺，南達芮城。疑湯昔時由芮渡河，歷中條至夏郊，而所謂升陑者，即在橫嶺間也。

武王以將軍之禮葬伯夷叔齊於首陽山。

譙周古史：「夷叔採薇於首陽。有婦人難之，遂不食而死。」列士傳云：『武王欲以二子爲左相，王摩子往難之，遂不食而死。類苑：「夷齊採薇不食，有白鹿過而乳之。」

宋黃庭堅夷齊廟碑：疑無餓死事，以爲本於太史好奇之論。然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孔子明言之。不此之信，而欲異其說，何哉？

穆天子傳：壬戌，天子至於雷首，犬戎，胡觴天子於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於雷水之干。

水經注：「伯夷墓下，其水西南流，亦曰雷水。」即此是也。

周封文王之子於郇，封虞仲之子於虞，封畢公高之後於魏。

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是爲原叔。

晉獻公滅耿以賜趙夙，滅魏以賜畢萬。

趙宣子畋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食與肉以與之。後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靈輒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曰：「何德於子而免我？」對曰：「翳桑之餓人也。」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南，羊腸在北。修政不仁，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右大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不然，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以爲西河守，秦兵不敢東向。

段干木，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之，造其門。踰牆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式。淮南子云：「段干木，晉之大駔，而爲文侯師。」

水經注：「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二城之中有段干木塚。」按：古河北縣，即今永樂鎮與芮城地。永樂上方，有干木祠，其來甚久。其處多段氏。自云干木後。元段禧有干木廟記，刻石祠中。

魏襄王七年，秦王來見於蒲坂關。四月，越王使公孫師隅來獻乘舟。舟三百，箭五

百萬。

秦昭王五十年初，作河橋。史記正義云：「在同州東渡河，即今蒲津橋也。」

秦始皇并六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置河東郡。

漢高帝功臣周昌初起，以職志破秦入漢，以內史堅守敖倉，以御史大夫定諸侯，封於汾陰。如淳曰：「職志，官名，主旛旗。」

漢高帝功臣陳遬，以舍人從起豐，以都尉擊項羽，封於猗氏。元康四年，詔賜遬曾孫猗氏大夫，胡黃金十斤，復其家。

漢文帝十七年，趙人新垣平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決河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祀出周鼎。

文帝召河東太守季布，欲以爲御史大夫，既而不用。布謝上曰：「陛下以人言毀譽，臣恐人有以窺陛下。」上默然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召卿耳。」

武帝元封六年夏六月，汾陰巫錦爲民祠汾陰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剖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奸詐，乃以禮祠，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至中山晏溫有黃雲焉。有麃

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皆議尊寶鼎。是時馬生渥窪水中，乃作寶鼎天馬之歌。

山西通志載：班固東都賦寶鼎詩。以爲即汾陰鼎者，不知固所賦寶鼎乃後漢永平初廬江太守所獻，出於土雒山，與汾陰異也。

漢武帝幸河東，作橫汾秋風辭，傳樂府。

武帝幸河東，並以冬十月，春三月而橫汾，有秋風之曲，豈嘗以秋月至，史或未書而遺之。

河東太守番係言：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

宣帝神雀元年幸河東萬歲宮。神魚舞河，鳳鳥來集。三輔黃圖：汾陰有萬歲宮，孝武所作。

成帝永始四年幸汾陰，揚雄作河東賦以諷。

孝成初即位，丞相匡衡等，請罷雍、時、甘泉、汾陰后土祠。於長安立南北

郊。從之。建始二年，始祀后土於北郊。永始三年冬十月，復汾陰祠。綏和二年三月，復罷汾陰祠，祀南北郊。哀帝建平三年冬，復泰畤、汾陰祠，有司行事，罷南北郊。

漢明帝永平七年冬，西巡狩長安。十一月詔勞賜河東守令掾以下。

建安中魏太祖問荀彧曰：「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對曰：「杜畿其人也。」後太祖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又下令曰：「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且煩卿臥鎮之。」

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署爲功曹。常嫌其闊達，不留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也。」

北魏之末，河東郡多流離，謂之徙民。民有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醖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最佳酌矣。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爲桑落也。更爲籍徵之儁句，中書之英談。洛陽伽藍記云：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六月中以罌貯酒曝日中，經旬酒味不動，飲之香美。朝貴千里相餉，命之曰鶴觴。魏末賊亂，官兵不能勝。

及飲此酒，皆醉，因大破之。時爲之語曰：「不畏張弓挾刀，唯畏白墮春醪。」

後周文帝略定汾、絳，始置蒲州。

隋蒲坂縣有酒官，蒲州刺史監之，是爲蒲城桑落。

唐高祖起太原，至龍門。將渡河，隋將屈突通守河東，絶津梁。已而，馮翊賊孫華等具舟來迎，高祖以一少牢祀於河，乃濟。

唐開元十年，治汾陰廟得寶鼎，改漢汾陰爲寶鼎縣。

唐元宗幸河東，登逍遥樓。及自河東還蒲津，皆賦詩紀事，羣臣張說、蘇頲、宋璟等並和焉。

唐元宗祀汾陰，刻銘勒石，命張說爲之辭。其序則上御製也。

朱長文碑帖考：祀后土碑，元宗御書八分，今久亡。逍遥樓在蒲州，舊有顏魯公書大字石刻。

唐薛元敬與薛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爲長離，德音爲鸑鷟，元敬最少，爲鵷雛。

唐張嘉貞、子延賞、孫弘靖，三世繼爲宰相，時稱『三相』。

張家其里曰：鳴珂里。門望爲當世鼎盛，宰相世系。表其先，蓋自范陽徙居猗氏

焉。

汾陰薛氏，自北魏、周、隋至唐，人物尤盛，與河東柳氏匹，宰相世係。表其先，出漢御史大夫廣德子饒，淮陽太守，子愿，長沙太守。自愿至漢末兗州別駕蘭，代有名位。蘭子永，字茂長，從漢昭烈入蜀，爲蜀郡太守。永子齊，爲巴蜀二郡守。蜀亡，率五千户降魏，拜光禄大夫，徙河東汾陰，世號蜀薛。子懿，字元伯，北地太守、鄜陵侯。三子：恢、雕、興。恢河東太守，號北祖，雕號南祖；興號西祖。薛氏在唐，世爲宰相者三人。

唐洋州刺史河東趙匡，與陸質同學春秋于啖助。助卒，質與其子裒助，所爲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之，稱之爲趙夫子。大歷中，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子陵、韋彤以禮，蔡廣成以易，强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

唐咸寧王渾瑊尹河中，七年，有木連理之瑞。韓吏部作頌以美之。

碑帖考：舊有石刻，在蒲州，今久亡。

唐河中鸛雀樓，北周時冢宰宇文護所建也。宏壯華麗，爲府之鉅觀。河中既邇京師，冠蓋游集，莫不登臨，暢覽山河形勝，才子名流題賦其上者，篇什甚衆，詩版照列四隅。建中時有李翰爲之序，至五代之季，始歸零落矣。

碑帖考：舊有唐人石刻，今亡。

唐天寶十一載，黄河中女媧墳因雨晦暝，忽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乙未夜，瀕河人聞有風雷聲，曉見其墓湧出，冠以巨石，上有雙柳。肅宗命祝史祀焉。

水經注：「潼關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獨秀，孤峙河陽，世謂之風陵。」戴延之西征記所謂「風塠者」也。樂史寰宇記云：「河東縣風陵是女媧之墓。」

九域志云：「在今潼關口河灘上，屹然介河，有木數株，雖暴漲不漂没。」

按：女媧移陵，唐段成式亦記其事。唐書謂在虢州閿鄉縣。以元和郡國志考之，則云：「在河東縣南五十里，與潼關對。」且水經注明云：「潼關直北，隔河，」則定屬蒲坂，不得言閿鄉矣。唐喬潭女媧陵記：「登黄龍古塞，望渾河中流。」所謂黄龍古塞，未知指何地。羅泌路史又作堇龍，是不得知之也。

酉陽雜俎又言：「唐文武皇帝江都之役，夜徑其處，風雨中有婦身鱗身騶，唱而前，餽生魚一筐，則媧皇之神也。」

碑帖考：有唐喬潭記石刻，今亡。

唐以河中爲中都，置府。已而府罷。乾元初，復爲府，置河中尹一人。從三品，掌宣德化，歲巡屬縣，觀風俗，録囚、恤鰥寡，少尹二人。從四品，掌貳府州之

事。

唐河中府置府兵，凡三十三，曰：興樂、德義、故壁、龍亭、清源、永和、陶成、霍山、濩水、首陽、壽貴、歸仁、長渠、虞城、通潤、寶鼎、鹽海、歸淳、大陽、永安、奉信、永興、右威、汾陰、甘泉、平川、安保、石門、綏化、壇道、安邑、崇義，又有耀德軍。

唐河東縣有芳醞監，汲河釀酒。

唐開元十二年於蒲津關鑄鐵牛八。牛有一人策之。牛下有山夾岸，以維浮梁。十五年，自朝邑徙河瀆祠於此。

宋真宗祀汾陰，作禮成詩河瀆西海贊。翌日，王旦上祀后土頌。真宗復御製二聖配享碑，刻石於廟。

碑帖考：有唐王延昌、裴虔瓘廟記石刻，今亡。

碑今存在榮河城中舊察院署東。石高丈餘，闊三丈餘。光澤堅厚，重屋覆之。俗稱碑銘，又稱其處爲蕭牆。

真宗祀汾陰，有榮光羃河之祥，改唐寶鼎縣爲榮河縣。

真宗至河中府謁舜廟。命守臣飾廟垣。初，廟外有井，人呼舜泉，改爲廣孝泉，置

廣孝坊。命王欽若爲之記。

上將祀汾陰，孫奭上書切諫，以爲汾陰事不經見，且漢唐都關中，去河東甚近，故間往祀之。今冒重關，越險阻，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陳其不可者八。上雖不能從，然心知其忠。

帝在河中召草澤李瀆、劉巽。瀆辭不至。授巽大理評事。明年瀆卒，下詔書旌之，賜帛百匹。

大中祥符三年，河中民得靈寶真文以獻。

八年，詔河中府同華諸州，貸貧民麥種。

仁宗八年，弛河中府等二十八州鹽禁。

宋知河中蒲州職田二十頃常俸外，月給職錢一十五千。

宋臨安錢晦知河中日，樂沆爲虞鄉令，以事趨府，晦語沆曰：「吾境數百里，前賢名跡甚衆，無如唐司空侍郎之高，今所居王官谷遺址尚存，宜留意焉。」沆到縣即訪其後人，貧甚，大抵多農矣。沆因縣財之餘，即於表聖休休亭之舊，構宇而復之。且賦貽溪懷古詩十篇以呈晦。晦大喜曰：「風流爲政，子之謂矣！」先是名輩王元之、江休復諸公並至河中，因遊王官谷訪表聖故居，賦詩刻石或題名紀歲月

於崖際焉。

宋錢晦知河中府。仁宗飛白御書「安民」二字以賜之。晦因構安民堂於府中。

宋祥符四年，改置蒲津關爲大慶關。

宋晁補之知河中爲吏民所愛。及遷去，爭畫其像留之。

金大定五年，徙陝西元帥府於河東。設都統、副都統、左右都監等官以鎮守。

金宣宗之末，朝議欲棄河東徙其民，以實陝西。完顏伯嘉時開元帥府於河中，上書諫曰：「中原之有河東，如人之有肩背。」古云：「不得河東不雄，萬一失之，恐未易取也。」又上言曰：「河東被山帶河，保障關陝，此必爭之地。今雖殘破，形勢尚存。若使他人據之，因鹽池之饒，聚兵積糧，則河津以南，太行以西，皆不足恃矣。」

元初置河解萬户府，設達魯花赤萬户副、萬户鎮撫等官，其設儒學有教授、學正、直學大學訓導、小學訓導之目，又有蒙古字學。河中府又有雜造織染之局。

元首陽書院，至正初所設，蒲人王無矜與弟無伐以宅一區、田四百九十畝請於官，爲書院。官爲請於朝。廷臣議曰：「首陽，名山；夷齊，賢人。宜可其請。如他郡先賢故事，立書院額以首陽，設山長。」從之、仍以義士表王氏。

明宗室諸王藩封於蒲者二，曰山陰王遜煁、襄垣王遜燂，皆代簡王子。並永樂二十二年封。舊制諸王就國後，非請命，不得歲時定省。時代王居大同，燂思念不已。作思親詞，意甚悲切。而山陰王煁能詩，其孫嗣王自號精一子，與蒲中逸士時以篇什相訓和。襄垣傳三世，山陰傳五世，至萬歷中，國除。

兵略

春秋僖公二十四年春正月。秦伯以兵納公子重耳於晉，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於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

春秋文公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入官及郊。

文公七年夏四月，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傳云：「戊子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刳首。」

文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晉人秦人戰於河曲。

戰國魏襄王六年，秦取我汾陰、皮氏、焦。

襄王十六年，秦拔我蒲坂、陽晉、封陵。十七年，秦予我蒲坂。

昭王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

秦昭王元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

史記正義曰：前秦取蒲坂復予魏，魏以爲垣。今又取魏垣，復予之。後秦以垣爲蒲坂、皮氏。

漢二年六月，魏王豹謁歸。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八月，漢以韓信將兵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爲疑兵，陳船欲渡，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遂定魏爲河東郡。

曹參以假左丞相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遬，軍東張，大破之。

光武建武元年正月，鄧禹引兵入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進圍安邑，未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度大陽，欲攻禹。禹遣諸將逆擊，破參於解南。於是王匡、成丹等復合軍十餘萬共擊禹。禹軍不利。諸將皆勸禹夜去，禹不聽。復整兵進，大破匡等，遂定河東。

建安十五年，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魏太祖遣徐晃屯汾陰以撫河東。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坂，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坂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渡津。作栅，未成。賊將梁興夜將五千人攻晃，晃破走之。太祖軍得渡，

遂破超等。

晉懷帝永嘉二年，匈奴單于劉淵進據河東，攻寇平陽、蒲坂，皆下之。

晉太興元年，石勒遣石虎自軹關西入伐趙劉曜，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將東救蒲坂，盡中外精鋭水陸赴之。虎懼引退。

晉太和二年冬十月，秦晉公苻柳據蒲坂以叛。秦主苻堅遣王猛、鄧羌攻蒲坂。柳出挑戰，猛閉壁不應。柳以爲畏己，乃使其子守蒲坂，而自引兵將攻堅於長安。鄧羌夜襲敗柳。柳引還，王猛邀擊之，俘其衆。柳以八百騎入蒲坂，猛攻破斬之。

孝武帝太元九年，秦苻堅伐晉，敗還。其平陽太守慕容冲反秦，引兵進攻蒲坂。堅遣將討破冲，冲奔慕容泓於華陰。

二十一年，姚興僭號於關中。初，慕容永爲燕慕容垂所滅。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固。至是興使姚緒攻之。恭距河以守，緒不得濟。興鎮東將軍薛强引緒從龍門渡，遂入蒲坂。

義熙十三年，宋武帝伐姚泓，遣將軍檀道濟、沈林子等自陝渡河攻蒲坂，泓遣將來援。林子謂道濟曰：「蒲坂城堅池深，非可幸拔。不如先事潼關。」道濟從之，乃去蒲坂南向潼關。及武帝至潼關，遣朱齡石、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以攻蒲

坂。

恭帝元熙元年，夏赫連勃勃寇蒲坂。初，宋武平姚泓，以毛德祖爲河東太守，鎭蒲坂。至是勃勃破關中以兵攻德祖，德祖不能守，引還彭城。勃勃遂取蒲坂。

北魏太武始光三年，伐赫連昌。遣司空奚斤以兵四萬五千人襲夏蒲坂。夏守將乙升西奔，奚斤遂下其城入蒲坂。

北魏孝昌三年冬，蕭寶寅反關中。正平人薛修義等亦聚衆河東，據鹽池，圍蒲坂以應寶寅。

東魏天平四年春，齊獻武王伐西魏，屯兵蒲坂，造三橋渡河，又遣竇泰攻潼關。會泰爲西魏所破斬，乃撤橋而退。八月，宇文泰帥十二將東伐獻武，引兵出壺口，趨蒲坂。自后土濟，戰於渭曲，敗還。宇文泰遂遣賀拔勝等渡河，進圍蒲坂，降其守將。已而，泰至，略定汾、絳，遂置蒲州。

隋仁壽末，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據蒲州，燒斷河橋。左僕射楊素以輕騎襲之於渭口，宵濟。天保敗走。

唐高祖起晉陽，克臨汾，次於龍門。隋將屈突通據蒲州拒守。秦王世民曰：「兵利於速。宜乘機渡河以奪其心。屈突通自守賊耳。」高祖乃留兵圍蒲，自引兵西渡，

破隋將桑顯和。屈突通大懼，乃使堯君素守蒲，自以兵西援長安。唐所留呂紹宗等攻蒲不克。十二月通兵敗降。唐還至蒲州，呼君素降。君素固守不從，後爲其下所殺。君素將王行本復守，不下，後秦王世民攻降之。

武德二年，太子建成屯兵蒲州，以備突厥。

唐天寶末，安祿山反，河東爲所破。肅宗至德二載三月，郭子儀大破賊於潼關。時永樂尉趙復等陷賊，在蒲州，密謀王師至爲内應。及子儀兵攻賊將崔乾祐於蒲，復等斬守陴者，開門納子儀。乾祐奔安邑，子儀追討之，遂平河東。

德宗興元元年，李懷光反河中。詔馬燧爲河東行營副元帥，與渾瑊合兵討之。時連年旱蝗，朝臣多請赦懷光者，燧上言：「懷光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遂與瑊及韓游瓌合兵進討。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宫城，燧至城下説降廷光，遂至蒲州城下，陳兵八萬。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河中平。

僖宗廣明元年，黄巢入潼關，分兵略蒲州。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臣於賊。河中騎將王重榮説都曰：「所以詭謀紓難，以外援未至。今賊督責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亡無日矣！請絶橋，嬰城自守。」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絶之禍且至。願以節鉞假公。」因奔行在。重榮悉取賊使斬之。天子使使慰其軍，重榮遂知河

中節度留後。巢使朱温自同州、黄鄴自華陰合攻重榮。重榮感勵士衆，大敗之。即拜工部尚書、河中節度使。中和二年，賊使尚讓來攻，朱温爲前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外。於是出兵陽夏，掠河中米數十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温。温懼，遂以同州降重榮。表爲同華節度使。詔賜温名全忠，即副河中招討。巢怒甚，自將精兵壁梁田。重榮軍華陰，與監軍楊復光犄角，大敗巢。巢中流矢走。重榮懼巢復振，因遣使者與李克用連和。克用以兵自嵐石赴河中，遂共平巢。重榮後爲部將常行儒所殺，衆推其子爲留後。朱全忠與珂有怨，天復元年，全忠破河中，執王珂。

天祐元年正月，朱全忠引兵屯河中，表請遷都。六月，王建、李茂貞、李繼徽連兵討全忠。全忠拒之於河中。

五代漢乾祐元年，春三月，護國軍節度使李守貞以河中反。時趙思綰於京兆，王景崇於鳳翔，亦皆反，並遣人推守貞。漢遣白文珂、王峻，出兵討之，久不克。乃遣樞密使郭威、以禁兵往。威計未知所向。華州節度使扈彦珂説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爲主，如先破守貞，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下矣！」威以爲然。遂先擊守貞，諸將欲急攻之。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屢立戰功，且城臨大河，樓

堞完固，未易輕也。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乃與諸將分爲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輒出爭之。兵常十失三四。逾年，守貞城中兵食俱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期日四面急攻，破之。守貞自焚死。

宋靖康二年，金人再犯京師。永興軍帥范致虛入援。郭忠孝曰：「金人深入，而河東無守備，請分兵走太行，扼其歸路。」致虛乃令河中守席益與忠孝同出河東。忠孝以蒲、解兵三千，至猗氏遇金人，與戰，破之。

宋建炎元年，金婁室帥師趨陝津，破蒲、解之軍二萬，以重兵壓河中府，權知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乃自殺。金人克河中。

建炎三年，金婁室自蒲、解悉兵大入，李彥仙伏兵中條山擊之，金人大敗而去。

金貞祐初，畏元師之逼，議遷都。朝臣謂可遷河中。河中背負關陝，士馬全盛有絳、平陽、太原三鎮爲之屏蔽，敵不敢輕入。應徙三鎮郡縣之民皆聚之山砦，敵至則爲晝攻夜劫之計。屯重兵於中條則行在有萬全之固。未幾，會元破絳州。阿祿帶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金主令棄之，無以資敵。阿祿帶遂棄河中，燒民户官府，一二日而盡。

金貞祐中，完顏從坦上言曰：「絳、解、河中，必爭之地。中條之南，垣曲、平陸、芮城、虞鄉，河東之形勝，陝洛之襟喉。可分陝州步騎萬二千人爲一提控，四都統分戍四縣，此萬全之策也。」

金元光元年十二月，元將石天應因金河中守將侯小叔出議兵事，乘虛襲取河中府，作浮橋，通陝西。小叔還，駐樂李山砦。夜半攻城以登，焚樓，櫓火照城中，天應爲所殺。小叔復河中府。明年正月，元兵十萬騎圖河中。總帥訛可樞密副使完顏塞不花遣兵來援河中。守將侯小叔出戰。援兵時雖已至，皆不敢動。小叔敗，乃斂兵入城。明日城破，小叔死焉。河中復爲元取。已而元兵他引，金復使人守之。

金哀宗正大八年，以內族草火訛可，板子訛可將兵二萬守河中。九月，元主自將來攻。十二月，河中破。初，草火訛可等懼兵力不足，截故城之半守之。元兵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時金遣其將王敢以步兵一萬來援。城中知援兵至，日夜殊死戰。又半月，城中力盡乃陷。草火訛可尚力戰，已而擒殺之。板子訛可以敗卒三千出走。

元仁宗延祐三年，武宗之子周王和世㻋出鎮雲南。至延安，其臣禿忽魯與武宗舊臣

亹日教化等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旨，由讒構使。然請聞之朝，庶可杜塞離間。」遂與陝西丞相阿思罕、西臺大夫脫里伯、中丞脫歡發兵關中，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知府劉天孚視事始兩月，事起不虞，天孚日夜治戰守具，選丁壯分守要害。令河東縣達魯花赤、脫因都守大慶關津口，盡收船東岸。令判官孫伯帖木兒守汾陰，推官程謙守禹門，河東尹王文義守風陵渡。阿思罕列兵西岸，使來索舟，天孚度不能拒，凡八遣人至晉寧求援，不報。居七日，阿思罕縛筏河上，欲縱火屠城，同知府事察哥廉訪副使明安答見事急，乃赴阿思罕軍。阿思罕因之而斂船濟兵，遂入城。天孚投水死。已而，塔察兒脫歡背約，殺阿思罕於河中。

文宗天歷元年，陝西行臺也先帖木兒引兵從大慶關渡河，擒河中府官殺之。

明太祖洪武元年十二月，大將軍徐達克太原，遣傅友德徇石州，霍、絳、猗氏地悉下。

都督康茂才帥兵取河中府。元平章呂德、楊晟棄城遁走。二年正月，大將軍徐達至河中，會諸將造浮橋渡河取陝西。

崇禎三年，陝西流賊王家亂逼蒲州。河東道焦源溥練鄉兵五百人，前後十餘戰，斬

賊首五闖王、九條龍等。賊憚之，乃不敢窺蒲。

四年，陝西賊趙四兒渡自禹門，掠河津、臨晉、萬泉、猗氏諸縣，焚殺無算。

十六年十月，賊李自成陷西安。其部將白鳩鶴、李友自滎河竊渡。二十五日，襲破蒲州，剽掠十餘日。賊行僞牌，遣其僞防禦尹牧縣令等，於正月初旬渡河，於所破諸地上任。其原任官多遁去。

十七年正月十六日，賊至蒲州。十八日至猗氏，所至毒縉紳百姓，慘酷不可言。是月，臨晉無籍者引運城防兵入其縣南門，大掠。

國朝順治元年五月，李自成自京師敗歸，西遁入關。十月，賊僞置守將牧使及所署諸縣僞令悉逃去。

順治六年，賊首虞亂、封汝宦等反亂，陷蒲州。知州錢法裕等死之。初，明大同總兵姜瓖降於國朝。至是年，反於大同，全晉響應。亂、汝宦等亦起兵應賊，連陷蒲、解，勢張甚。八月，陝西總督孟喬芳以兵剿賊，斬亂等，遂復蒲州。是時賊虞亂、張五等連陷臨晉、猗氏縣，聞喬芳至，皆遁。並討斬之。有屯軍衛某者，屯於臨晉之令狐村，獨堅不動。喬芳以鐵騎蹂之，八百人皆殲焉。

五行祥沴

周顯王二年，河水赤於龍門三日。竹書紀年。

山西通志載：定王、考王河水並赤，蓋因通鑑之誤而不知者。

漢武帝元狩二年，汾陰人見汾旁有光如絳。郊祀志

漢宣帝五鳳三年，祀汾陰神光，並見輿於山谷，燭燿齋宮十餘刻。甘露降，神雀集。本紀

安帝永初六年，河東池水變赤如血。五行志

初元元年，河東地陷。

延光二年三月，河東大風拔木。並後漢書

桓帝建和元年，河東木連理有嘉瓜兩體同蒂。符瑞志

永壽三年七月，河東地裂。

靈帝建寧四年，河東雨雹。山水大出，漂屋舍五百餘家。地裂十二處，裂長十里，廣或三十餘步，深不見底。並五行志

晉武帝咸寧元年，河東地震。

太康元年，河東霜雹，傷桑麥。二年三月，河東隕霜害桑。並晉書

愍帝建興元年，河東地震，雨肉。

劉聰時，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其將靳準率部衆捕蝗而埋之。一夕蝗浴土飛出，遂并食黍豆。並晉書

成帝咸和六年，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同上

介山在汾陰，漢武帝祀后土用事，介山即此。

符洪時，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上。其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同上

北魏永興五年，月行參犯太白，占曰：「憂兵。」後赫連勃勃寇河東，入蒲坂，殺掠吏民。魏書靈徵志

東魏天平四年，南汾秦陝諸州霜旱，人饑流散，開倉賑卹。北齊書

時以今蒲州爲秦州

北齊武定二年十一月，西河地陷，有火出。北史

北周武帝保定三年九月，蒲州獻嘉禾異畝同穎。周書

建德三年十月，蒲州饑。詔乏絶者，令向鄜城以西及荆州管内就食。同上

隋大業十三年，蒲州兵仗夜有光如火。時堯君素守蒲州，後爲其下所殺。隋志

唐高祖武德三年，河東旱。七年，復旱。
武德九年二月，蒲州黃河清。並唐書
太宗貞觀二十一年秋，蒲、絳諸州旱。二十三年八月，河中地震，已而復震。
高宗永徽元年秋，河東旱蝗。
永徽元年四月己巳，河東地震，己卯又震。六月庚辰河東地復震。同上
五年六月，蒲州汾陰縣瀑雨，漂溺人居。舊唐書
咸亨元年七月，蒲州旱。
明皇帝開元十二年，河東旱。上親禱雨宫中，設壇席，暴立三日。同上
十二年十一月，汾陰榮光見於河，赤兔見於后土祠壇。二十七年，蒲州慶雲見木連理。舊唐五行志
代宗大歷二年，河中獻玄狐。同上
德宗興元元年，河東蝗，民饑，詔賜五萬石粟以賑。
貞元三年十一月，河東地震。九年四月，地震有聲如雷，河中尤甚。唐書
憲宗元和十二年，河中大水。
穆宗長慶元年七月戊子，河水三日赤。舊唐書

文宗太和元年夏，河中旱。六年，復旱。

太和元年十一月，虞鄉騶虞見。時河中府奏虞鄉縣有白虎入重峰觀，按瑞應圖以爲騶虞。並舊唐書

開成元年河中蝗害稼。新書五行志

武宗會昌四年，龍見於汾陰。舊唐志

宣宗大中六年，彗星出於參觜。天文志

僖宗乾符三年秋，河東諸州多鼠，穴屋壞衣。五行志

光啓元年秋，河東大雲霧，有牛人言，其家殺之。

是年七月，河中永樂縣及解縣生草葉如旌旗之狀，人呼「旗子草」，占曰：其野有兵。

二年，河東積陰六十日。七月中條山鵲焚其巢。並同上

宋太祖乾德元年，蒲州饑。

三年，河中旱甚。四月戊申，賑河中饑。七月，河水溢於蒲。宋史五行志

開寶六年正月，河中府大明觀内生芝，節度使以聞。

七年六月，河中府饑，發粟三萬石賑之。本紀

八年八月，河中寶鼎縣禾合穗。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河中府河溢，水害稼。

淳化二年四月，河水溢虞鄉等七縣，民饑。並宋史

真宗咸平四年，河中府獻嘉禾。

大中祥符元年，河中府酒厨梁上生芝一莖，十二葉，其色如玉。

三年，寶鼎縣民張知友田禾合穗，凡隔四隴，相去二尺許。判河中府陳堯叟以聞。

是年九月，河決河中府白浮梁村。宋史

四年二月己未，河中寶鼎縣瀵泉有光如燭四五炬，其聲若雷。汾陰禮儀志

五年冬，慶成軍太寧廟聖製碑閣生金芝二本。祥應記

英宗治平元年，河中府慶成軍旱。

神宗元豐元年九月，河中府甘露降。

元符元年，河中猗氏民妻一產四男子。並宋史

金世宗大定三年、四年，滎河相繼蝗旱。

金大安三年二月，河東大旱。崇慶元年五月，河東旱。大饑。斗米錢數千，流殍滿野。二年復大旱。上並金史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河東饑。

元元統二年，河東旱。

元泰定三年、四年，榮河蝗旱相繼。

元至正七年，河東大旱。人多饑死。其五月，地裂，水湧，崩城，陷屋。

至正十九年五月，河東蝗羣飛蔽天，人馬不能行。其所落，溝塹爲之平。上並元史

明成祖永樂三年，黃河清於蒲津。名山藏

明成化五年，萬泉縣孫莊村麥穀皆吐雙穗，瓜皆聯蒂並生。

二十年，臨晉、榮河等縣大旱，饑，人相食。

明弘治二年，蒲州大有年。八年，臨晉旱。十四年正月朔，蒲州地震，有聲如雷。三地形閃蕩，如舟在浪中。壞官民屋舍，人畜多死。十七年，蒲州旱，榮河疫，萬泉無禾。

明正德二年，蒲州龍見。八年，榮河蝗。十年四月，猗氏瑞麥生祀任里，民種麥有一本五六穗者。至九月，禾亦然。時知縣翟聰有惠政，人以爲其瑞。十一年，萬泉雨雹，大如卵。

明嘉靖五年，萬泉大水。六年地震。八年，榮河、萬泉饑。九年，二縣復饑。十

年，蒲州大祲。十一年，萬泉大有年。十五年六月，臨晉大水。二十八年，猗氏民家産豬二首八足。其夏，猗氏境中，豬死殆盡。三十五年六月，蒲黑青見。先是中條山介谷，夜半，忽鳴如雷。四月九日，晝，晦，空中如波浪聲。居民疑大水至，盡惶怖。已而反風雨作。至是黑氣中人，有若擊傷。民夜鳴火，持刃打鼓以防之。五十餘日，始息。三十八年，黄河泛溢，分爲二道圍：大慶關於中，没民舍過半。

明隆慶元年，滎河大祲。詔免田租之半。四年，黄河溢入城西門。自是徙道而西移大慶關於河東，是年夏，臨晉大水。

明萬歷元年，臨晉大水，山水數丈，浸及王官谷漂敗祠寺。七年，有隕石於滎河，形圓色黑。八年，河決，蒲州民多遷徙。十四年，大旱。赤地千里，雨沙於猗氏。十五年，猗氏地震，及臨晉皆蝗。十六年滎河、臨晉疫，人多死。時二麥雖登，至無收刈者。十七年，滎河狼禍，夜踰城殺人。十八年，萬泉、猗氏大水。二十年，春三月，臨晉、滎河、猗氏大雨雪至三尺。二十一年七月，滎河大雨雹如雞卵，或取視之，内有蝸殼草木之物。自午至申，摧大樹無數。禾盡壓，地爲之赤。其年九月，滎河桃李華。二十三年，臨晉水旱，並爲災。二十五年，蒲

州、臨晉、猗氏、榮河井水如沸，池水自溢。占者曰：此之謂水淫。主秋雨。已而驗焉。二十六年，榮河大水。明年，秋七月復然。三十二年，萬泉雨雹如雞子，廣十餘里，其積如邱。三十四年，猗氏無麥。六月，榮河河岸崩。三十八年五月十三日，晝如暝，移時，乃復。或見火光於風中。四十一年，蒲州、臨晉、猗氏、榮河、萬泉大旱。四十三年四月，蒲州諸縣大旱，蝗。四十六年，蝗，地震。

明泰昌元年冬，大雪至數十日。河冰，車馬可渡。明年正月末，始解。是歲大有年。

明天啓七年三月，蒲州隕霜，天大寒。

明崇禎元年，秋大旱。五年霖雨四十餘日，損屋害稼，道路成巨浸，產魚盈尺。六年，夏無麥。秋，蒲州、臨晉大旱。七年大饑，斗麥銀六錢，人爭自鬻。八年，州多狼，殺人。萬泉大饑。九年，榮河蝗。明年，復蝗。臨晉如之。十三年，大饑。食草木皆盡，官於城門外爲坑以埋餓死者，埋且滿。饑人爭就坑割食其肉，至有父子夫婦相食者。明年麥益貴，斗麥至易銀一兩六錢。人棄孩幼盈路。知州潘同春立慈幼局，使收養之，頗多，全活。又刻饑民圖上之。至夏，麥熟，人食

之多病，黃腫死。十五年，地震。人多死，麥熟至無刈者。
國朝順治元年，蒲州河清。三年，萬泉饑。四年，有蝗。五年，歲稔。六年十二月，榮河大風，夕自北來，凡木物並見。火光隨風焰起，按之弗熱。九年，榮河大水。十一年，蒲州地震，有聲。十五年，地震。是年有秋。十六年三月，榮河隕霜，殺物。明年三月，萬泉如之。十七年，蒲州稔。十八年五月，猗氏大雨雹。蒲州旱甚，天炎如火。人有暍死者。八月，有黑虫食禾。
康熙元年，萬泉麥秀兩岐。臨晉、猗氏、榮河大雨。是秋蒲州大雨彌月，城垣半傾，壞橋梁，民舍，山有崩處。二年冬十二月，星隕於蒲州。光如火，有聲。八年夏，猗氏旱。既而，雨雹。九年，榮河河清。三日。十年秋，猗氏有螣，青黑二色，遇微雨愈多，冬化爲蠅，有鬚在額上，蟄入土中。十三年，萬泉麥秀兩岐，十七年，榮河河水溢，敗民田。九月，臨晉大雪，深數尺，木盡折。自霍州以南皆然。明年及猗氏，皆旱。二十二年，臨晉地震。十一月，自蒲州至平陸河清，凡十五日而復。二十八年，榮河大雨雹。三十二年，麥有秋猗氏疫。三十三年，萬泉、猗氏有年。四十年，萬泉大有年。四十三年，榮河旱，萬泉麥秀兩岐。四十五年，猗氏雨土。五十四年，猗氏大稔。六十年，大饑。

雍正三年，黃河清。自孟門徑榮河、臨晉、永濟，下至河南府，凡一月有奇。五年，歲稔。六年，稔。七年，臨晉、卿雲見。九年，麥大熟。

乾隆三年，歲稔。四年，麥有秋。八年，歲多雨。九年麥多收。十一年，萬泉民變。初官府欲歸丁於糧，民以其不便，不肯從。官迫行之，於是大訌，入城邑，與官相抗。同時解之安邑亦然。凡月餘，始散去。明年誅其首事者。餘亦多所連坐，旋知所儆云。十三年，大祲。是時用兵金川。山西驛馬多聚於蒲。軍使往來馳，晝夜不息，馬亦多斃。十七年，饑。籌賑備至陸運倉粟，河運豫米。自冬及春，迄于夏初。凡仰食數月，賴以存活者甚衆。十八年夏，霖雨滂沛。麥熟，秋大有。年穫數倍。上採通志府州舊志縣志諸書

蒲州府志卷之二十四

識餘

蔡邕作伯夷、叔齊碑曰：「漢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答應。時處士平陽蘇騰，字元茂，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雨使者與郡縣户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况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升雲，即降甘雨也。後漢五行志註。按此首陽宜洛陽東北者。

河東人衛固、張時與杜畿少相狎，固常輕畿，畿常與固博争道。謂固曰：「我今作河東也。」固褰衣罵之。及畿爲河東太守之官，而固爲郡功曹。張時故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相見於儀，各當持版。時嘆曰：「昨日功曹，今爲郡將軍也。」魏略

北齊神武伐西魏，以二十萬衆自蒲津濟。周宇文泰軍於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鼓譟而進。神武軍大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急跨橐駝就船以歸。齊書

元鼎元年，汾陰得寶鼎即吾邱壽王所識之鼎。高一丈二尺，受十二石，雜金、銀、銅、錫爲之。四面蛟龍，兩耳能鳴。三足馬蹄，刻山雲奇怪之象。紀雲圖未然之

狀。其文曰：「壽考天地，百祥臻侍，山伏其靈、海伏其異。」此銘在底。又別有銘，或浮或沈，皆古文複篆，上古之鑄造也。總有九枚。鼎録

武帝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郎張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以爲尚書令。漢書

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禮師之。生將終，出古鏡贈度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繞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馬；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繞輪郭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生云：是二十四氣之形象，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盡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侯生常云：「昔者，吾聞軒轅鑄十五鏡，其第一鏡，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隋大業九年，度以御史出爲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謁祀此樹，不則殃禍立至。度曰：「妖由人興，淫祀宜絕。」吏皆叩首，固請。度不得已，爲之一祀。然陰念此樹當爲精魅所托，乃密懸古鏡於樹。其夜二鼓，聞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起視，則風雨晦冥，電光晃燿，忽上忽下，至明有大蛇，紫鱗，赤尾，緑頭，

白角，身被數創，死於樹下。度命出蛇焚於縣門，仍掘去樹，樹心有一穴，入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妖遂絕。時蒲陝閒疫甚，度使小吏張龍駒持鏡照之，諸病者皆愈。後一夕忽失鏡所在。古鏡記

唐河東薛稷善書，繼褚河南。時人語曰：「買褚得薛不落節。」書品

薛少保稷在天后朝，名冠當時，而好圖畫，畫尤工絕。祕書省有少保畫鶴，妙盡一世。杜子美嘗有詩曰：「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其見重名輩如此。名畫記

開元中，定蒲州爲四輔、陝絳爲六雄、晉州爲十望。杜氏通典

張景藏善相人，與袁天綱埒太子詹事。蔣儼嘗問之。對曰：「公厄在三尺土下，盡六年。而貴六十。位蒲州刺史，無有禄矣。」儼使高麗，爲莫離支所囚，居土室，六年始還。及爲蒲州刺史，歲如期，則召掾史、妻子，告以當死。俄有詔聽致仕。唐書

河東公張嘉貞，開元中居相位。景藏一日忽詣公以幅紙大書「台」字授之。公曰：「予見居台司，此意何也？」後數日，貶台州刺史。嘉話録

唐李嶠作汾陰行，其末曰：「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傳在樂府，明皇將幸蜀，登花萼樓，召善水調者歌此四

句。未及終，上凄然泣下曰：「李嶠真才子也。」不終聽而去。詩話

玄宗貴妃楊氏世本弘農華陰人。後徙居於蒲家永樂，遂爲永樂獨頭村人。太真外傳

郭子儀鎮河中日，河甚爲患。子儀禱河伯曰：「水患止，當以吾幼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祀之。李方叔談記

考：子儀鎮河中作河瀆廟，以河神數示靈響助其行軍，見王延昌記甚詳。未聞有河患事。如方叔所云，則子儀與鄴三老河伯娶婦同其陋矣！顧以爲其說，傳於東坡，不亦惑乎！

河中胡証尚書，膂力絕人，與裴晉公同年。晉公嘗狎遊，爲兩軍軍士十許輩所凌，勢甚窘。潛遣其僕往求救於胡。胡皀貂金帶突門入，諸無賴睨之失色。胡徑就上座，一舉三鍾，不啻數升。取鐵燈臺橫置膝上，令曰：「凡三鍾引滿唱三臺，一遍酒須盡，仍不得有餘瀝。犯令者與一鐵躋。」語衆訖，胡復先引滿一舉三鍾。次及一角觥者，凡唱三臺已三遍，而酒未能盡，胡舉鐵躋將擊之。羣惡少皆大懼。争起叩頭，乞命。胡曰：「鼠子敢爾耶！」因各奔去，晉公得從容脱歸。北里雜志

胡証拜振武節度使，道河中時，趙宗儒帥河中。証備桑梓禮入謁，持刺稱百姓獻宗

儒詩曰：「詩書入京國，旌旆過鄉關，州里榮之時，黨項擾邊。」証以儒而勇，由諫議大夫選拜振武節度使。韓吏部以詩酬証曰：「戎旆暫停辭社樹，里門先下敬鄉人，」蓋証家河中，河東縣也。雅談

李晟鎮河東日，夜夢偉人來謁。自言：「漢前將軍關某也。蚩尤爲亂，上帝使某征之，顧力弱不能勝，乞公陽兵助我。來日午時約與彼戰。我軍東向，彼西向。」語訖而去。晟早起，心異所夢。令軍士列陣東向如所戒。是日天色晶朗。至午，忽陰雲四合，大風驟作，沙石飛起。晟曰：「是矣。」即令鳴鼓發矢，如戰鬥狀，久之，風止雲豁。視士卒似多有傷者。其夕復夢來謝云：「已勝蚩尤。」唐小說

畫錄有名無跡者二十五人。祁岳在李國恒之上，岑參有送祁岳歸河東詩。杜甫山水障歌亦云：「豈但祁岳與鄭虔！」鄭廣文在當時畫稱絕品，少陵舉岳與虔同稱，則岳畫之高可知。嘉州詩云：「有時忽乘興，畫出江上峰。床頭蒼梧雲，簾下天台松。忽如高堂上，颯颯生清風。」其稱岳者亦幾與少陵山水障子歌同。或云岳乃祁樂之誤。品書錄

許瀍，開成中進士也。嘗遊河中，忽大病，親友環守之。三日。忽蹶然起，取筆，大書於壁曰：「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

空月明。」書訖，昏卧如故。明日又躍起取筆，改書第二句曰：「天風吹下步虛聲。」自是如醉漸醒，病亦解。因言曰：「昨夢至瑤臺，有仙女三百餘人，一人自稱許飛瓊，索賦詩，及成，又令改，曰：『不欲世間知我名也。』」詩成，甚被嘆賞，有人導引得回。」逸史

裴敬中奉使蒲中，與崔徽相從，甚昵。及敬中使回，徽以不得從爲恨。久之成疾，自寫其真以寄裴曰：「崔徽一旦不如卷中人矣。」麗情集

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盡薰麝，香氣聞數里，逆人鼻。是歲自京兆至河中，經注所過，凡種瓜皆落，一蒂無熟者。甘露遺談

劇燕，蒲坂人，爲詩雅正，唐末詩人十哲之一。後客王重榮，被害。唐詩紀事：重榮鎮河中，燕投詩曰：「祇向國門安四海，不離鄉井拜三公。」蓋重榮父爲河中都將，因家焉。故重榮即爲河中人。而燕有不離鄉井之辭也。重榮初加禮敬，竟以侮蔑。諸從事人不能堪，至蹈正平之禍。客談

虞鄉有山觀甚幽寂。條陽道士居之。唐太和中，道士一夕獨登壇。望觀庭，忽有異光自井內發。俄有一物狀若兔，色如精金，隨光而出，繞壇久之，復入於井。自是每夕輒見，道士異之，後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其光爛然，取置巾箱中。時御

史李戎職於蒲津，與道士善。道士因以與戎。後戎自奉先縣令爲忻州刺史，其兔忽亡。月餘，戎亦卒。紀聞録

司空圖隱於中條山，芟松枝爲筆管。人問之，曰：「幽人筆，正當如是。」

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蓋嘗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又云：表聖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如「緑樹連村暗，黄花入麥稀。」此句最妙。又「棋聲花院静，旛影石壇高。」吾嘗獨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予讀表聖一鳴集，有與李生論詩一書，乃正坡公所言者。其餘五言句云：「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吟思足，花落夢無憀。坡暖冬生笋，松凉夏健人。川虹明照雨，樹密鳥銜人。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饑。」七言句云：「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皆可稱也。容齋隨筆

元和之後，文章則學奇於韓退之，學澁於樊宗師。國史補

唐樊宗師詩文千餘篇，今所存才數篇耳。讀之殆不可句。天聖中，有王晟者，爲絳倅，取宗師所作園池記章解句釋之，尚有不可盡通者。歐陽公跋絳守居詩：「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出無古初，窮荒探幽入有無。一語佶屈

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中興書目

楊巨源字景山，河中人。貞元五年進士。爲張弘靖從事。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造，新語體律務實用，功頗深。旦暮搖首，微咏不輟。嘗贈弘靖詩，叙其家世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人稱其工。鼂氏讀書志

蒲州棲巖寺，隋時所建。文帝常以瑪瑙盞施供寺中。寺僧寶藏，傳至唐大歷中，尚存。每出以示客。一日，盧綸、李益輩往遊見之。綸作歌賦其事云：「天宮寶器隋朝物，鎖在金函比金骨，開函捧之光乃發，阿修羅王掌中月。五雲如拳輕復濃，昔曾噀酒今藏龍。規形環影相映徹，亂雪緐花千萬重。可憐貞質無今古，可歎隋陵一抔土。宮中艷女滿宮春，得親此寶能幾人。一留寒殿殿將壞，唯有幽光通隙塵。山中老僧眉似雪，忍死相傳保扃鐍。」綸詩既傳，後無繼賦者。唐人詩話

唐同光中，翰林承旨盧質節制河中，馮道贈以詩曰：「視草北來唐學士，擁旄西去漢將軍。」質大喜，重禮之。續翰林志

後唐同平章事，馮道告明宗曰：「穀貴餓農，賤則傷農。」因誦河中聶夷中田家詩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明宗顧左右録之

常取以自誦，且曰：「宰相當知之。」五代史補聞

蒲州古城東北有樂安莊，宋薛俅以樞密直學士致仕歸，築室以居。因其封郡，名曰「樂安」。范純仁爲作記。中分南北二園。其北曰「逸老堂」；東曰「三經堂」；西曰「無無堂」。取無欲無營之意而名之。山堂肆考

宋嘉祐中，河中河濱網魚者，得一小石刻詩云：「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床。」不知唐時何人所作也。許彥周詩話

司馬温公和蒲州邵不疑校理十詩云：學士蔣公知河中府事，得片石大如席。上有數十竅，莫知所施。以問石工，對曰：「此蓋湧泉石也。」乃於飲亭下掘地爲坎，置石其上，夏日從旁以微水灌之，水躍高數尺，暑氣頓清。蔣公，蔣堂也。温公集注

汾陰薛濬，兒時與羣兒戲澗側。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呼羣兒共視，皆無見者。以爲不祥，歸告其母。適有胡僧詣宅乞食，母因問之。僧曰：「此兒之吉徵，兒應早有名位。但壽不過六七耳。」僧出門，忽不見。後濬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驗矣。江隣幾雜志

常醜女，蒲州人。貌陋，有瘡疥。及笄，無聘問者。一日外出，以裳蒙首，居人畏其裸

而避之。女浴於池，出則體瑩如玉，身不着地，騰空而去。州志

董鐵驢，萬泉人。通遁術，行步如飛，倏忽數百里。後尸解仙去。萬泉志

僧道懸，虞鄉人。住蒲州仁壽寺。大業末，自長安還，停於蒲關。主人見其馬壯，夜往欲盗之。見十人擐甲執兵，繞懸而立。乃回向歸懺焉。唐貞觀中有請懸講涅槃經者，謝不許曰：「恐不終此席耳。」後三日，果卒於山中。卒之夕，異花自地湧出，色甚鮮好。其徒或折納瓶中，經年不萎。高僧傳

歷山有舜祠。别復有廟。時傳靈響，人多往祀。唐杜荀鶴過之，賦詩云：「昔舜曾耕地，遺風日寂寥。世人那肯祭，大聖不興妖。殿宇秋霖壞，山松夜火燒。時訛競淫祀，絲竹醉山魈。」杜自注云：「山有廟，呼爲帝二子，多變妖異，爲時所敬。觀荀鶴此詩，則愚俗諂事鬼神以求福，昏淫之鬼争飽血食，而古聖祠宇莫知存葺。自昔已然，良足嘆也 儆俗録

歷山舜廟，帝與娥、英並象設在焉。開成中，有盧嗣宗者，入廟見神象，作狎語。忽若有譴之者，發悸，死廟中。宣室志

金河中李獻能，貞祐三年狀元及第。嘗謂人曰：「吾幼夢官至五品，壽不至五十。」後竟如其言。續前定録

司空圖召至洛陽，柳璨知其不可屈。詔曰：「司空圖俊造登科，朱紫升籍。既養高以傲世，類移山以釣名。心唯樂於漱流，仕非專於食祿。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載省載思，當徇衡泌之志。可放還山。」圖自言：「晝寢夢二僧謂云：『吾嘗爲汝師，汝昔矯於道，銳而不固，爲利慾之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於是溪耳。』」圖預爲壽藏，終制，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酌酒。人或難之。圖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哉？」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雩祭祠禱，鼓舞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無子，以甥荷爲嗣。爲御史所糾，昭宗勿責也。舊唐書

司空圖傳新舊二書不同。其夢二僧及女家人自隨，新書皆不載。至新書謂：朱梁已篡唐，召爲禮部尚書，不起。聞洛陽信，不食，卒。則圖之大節上追漢氏兩龔者也。舊書乃云：不懌，數日而卒。所書視新史不如遠矣。陶穀清異録云：「司空圖常呼梨花爲瀛州。」玉雨鼂公武郡齋讀書志云：「圖以濯纓亭、一鳴窗名其集。集自爲序。子荷別爲集。後記荷，即甥爲嗣者也。」

杜工部集有過宋之問員外舊莊詩，云：「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枉道祇從人，吟詩許更過。」註引史：之問弘農人。有莊在首陽之間。又酬寇侍御詩云：「往

別郇、瑕地，於今四十年。」又有哭章大夫之晉詩云：「悽愴郇瑕邑，差池弱冠年。士人叨禮數，文律早周旋。」則是之晉，嘗官於此，而子美弱冠時過之，蒙其禮遇，相與文字爲酬接。然則少陵蓋亦嘗至河中也。錢山說杜

胡謙光者，河中府人。金明昌三年四月，尚書省奏提刑司察舉河中府。胡謙光年雖八十三，尚可任用，敕召赴闕。七月丁亥謙光至，命學士院以雜文試之，稱旨。上曰：「朕欲親問之。」八月辛亥，特賜謙光明昌三年進士第三甲及第，授將侍郎太常奉禮郎。舊設是職，未常除人，以謙光行能特授之。金史

石玠，河中人。金崇慶中進士，以汝州防禦使爲刑部侍郎。天興二年九月，河南行省武仙，由淅川至黑谷泊，進退失據，將謀北走降元。玠與西安軍節度盧瑞芝謀曰：「吾等知仙不卹國家久矣！諫之不從。去之未可。事至今日，正欠蔡州一死耳。假若不得到蔡州，死於道中，猶勝死於仙也。」於是並去。仙後覺之，追殺玠、芝。走至南陽，爲土賊所害。金史

謝天吉者，元初知蒲州。値金末荒亂，人皆逃散。天吉至，人多知其寬仁，流户來附者數千人。遭上官徵斂無度，明年斂益急。天吉以民困計窮，乃伴赴河水死，而潛入山中隱焉。久之，府僚知其不死，因相率謁之於隱所。復强以郡事，使主

之。謝氏志

王恩，河中人，勇力過人，金末避亂鄜州。元兵南下，師衆歸之，即令總其衆隨以攻討有功，累授都元帥。年九十三而終。通志

張克寬，蒲州人。元時以儒進官御史，歷晉寧總管。家中條山下，自號蒼陵翁。

裴居敬，河中人。元時累官雲南行省參政，素好書。其家所蓄者，多至二萬餘卷。並通志

萬蓬頭者，河中人。久在郡中，居止無定，鍊精服氣，深得導引之法。年逾百歲，步履如飛。臨逝先數日謂鄉人曰：「吾將歸矣！」至日沐浴端坐而化。今有萬蓬頭洞在大澗里侯家莊東溝內。州志

中條山巢雲阿，明蒲州處士王旦所營構者。旦有士行，喜高逸，築頤真園以娛老。其中最勝處曰巢雲阿。縉紳先生時載酒以往。舊志

劉以平，明猗氏人，諸生。時夢至一宮殿中，有王者命坐對奕。又至一所，石門上懸聯句云：「鸚鵡能迴千載夢，麒麟空卧萬年秋。」既寤不解所謂。及登進士爲潞府王官，遷陝西行太僕卿。過武后墓，墓石上刻一聯，即夢中所見者。隴蜀餘問

猗氏人原良相，性謹愿。明末爲倉老人。受前吏郭某代，皆平其斛。及良相 執役

滿，而代良相者爲荆某。其人狡黠，故高其斛，米數多折。良相夜卧倉中，拜禱於神。夜分忽有光見東南隅，旋聞空中灑米聲。覺米自溢，漸逼卧處。質明則其倉盡滿，衆始大驚異。縣令聞之，往視，溢米六十餘石。良相以是竟獲無累，人咸謂其素長厚，致神鬼之佑。同上

明李開府棲鳳，家臨晉。嘗赴省試，由曲沃西莊至太原西莊。父老夜夢一虎踞其門，心異焉。侵晨，啓户以視，見李卧憩其處。問之，知爲秀才，倦行而止於此者。度其後必貴，延於家而具賓主。且言此地爲鹽法所困，他日得志願爲除之。李識其語。後成進士，官樞曹郎，爲力白當事，除其害。臨晉志

猗氏王兵備璽，常讀書桃花洞。掘地得一石，文曰：「大將王璽。」遂自負。初名以訓，因得石，改名以應之。聞奇録

蒲州王開府輪常，巡塞外。輿人偶失蹈仆地，墮輪水中。從騎諸弁校皆失色。比輪起，徐更衣去，竟不罪之。人服其量。故老談

猗氏任知府汝亮，自郎官出知泉州。未到官，天旱甚。郡人祈於九鯉湖，夢神語曰：「太守雨。」比汝亮至，果雨泉州。山湧一泉，能愈人疾。石上題字云：「巨雷劈石，神泉湧出，見者神清，食之無疾。」後汝亮左官興國，字亦隨滅。縣志

舊志：吏部尚書與三品，大九卿四品，左右通政、大理少卿遇，則皆下輿馬揖。其四品以下，同其長遇，則不避。獨行，則多避。自楊襄毅在隆慶初，以少傅爲吏部尚書，位望俱重。於是左右侍郎自本部外，皆遠避矣。楊公之再起，以吏部尚書掌兵部事侍郎。有欲不避者，竟不敢。觚不觚録

楊襄毅公爲尚書日，每朔望，入前門，必於關壯繆廟投鄉晚生刺。縉紳餘話

蒲州在明世多宦族。其尤著者，王、楊二姓。而楊自僉事瞻，瞻子贈太傅尚書博，博子俊民侍郎贈尚書，俊士推官，俊臣參政。俊民、俊士，又皆由進士。博孫元祥翰林侍講，元裕推官，曾孫世芳詹事學士，惠芳推官並進士。凡冠簪五世。而自僉事至世芳兼有政績、功業、文學之美，爲甲於三晉。衣冠盛談

蒲州王尚書崇古。總督宣府大同，適俺答之孫那老與其祖有怨，遂叩關來請降。崇古聞之曰：「此奇貨可居。」即納之，使居大同。上款塞事宜，上中下三策，疏入，廷臣譁然，争以爲不可。大學士高拱力主崇古議。乃下詔許之。且賜那老服官以正千户。那老大喜，而俺答婦恐中國殺其孫，日夜尤之，俺答亦悔。陰遣人來覘，則那老錦衣金帶馳馬從容。覘者歸報，俺答與其婦，感且愧。於是崇古遣使諭俺答：以叛人趙全等來易那老。中國既送那老歸，俺答感滋甚，納款内附

而封貢之議成。崇古又條上便宜經營，終始並得機要。後崇古入掌本兵，代者爲吳兌、鄭洛，率守其法不變。故自隆慶後，宣、大二鎮無虜馬之驚。視正德至嘉靖數十年，歲苦邊患者大異，皆崇古績也。名臣記

明世功在北邊者，常難其人。而襄毅之績則其顯者。然當襄毅時，非新鄭當國力主於中，恐無以成其功名。予常讀新鄭伏戎紀事，至繞柱獨行，同列在旁莫能贊決。又讀新鄭與襄毅書論制虜機宜，兩公見略同，而計適合，然後那老之歸，款附之約，封貢之議，於此乃定。向若當國者盡郭乾等，則事機坐失，而虜患未已也。漢趙充國上書言屯田，章下，羣臣議多不決，獨魏相言：「後將軍數畫軍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充國。」果有功。嗚呼！大將欲立効於外，而持主者乏於中，古今以是致敗者多矣。然則襄毅之克成其績，亦所際之幸也。

牒縣符稱得前同州郃陽令王顏狀：鄉名太原者，本因遠祖毛毛生卓毛，漢末爲冀州刺史，卓在晉爲司空，河東太守薨時，屬劉聰。石勒亂太原晉陽，不遂，歸葬毛塚，今在猗氏縣西次郭門外。卓塚在臨晉縣東南解故城二里。子孫因居河東。公私譜牒，遂著河東郡望，子孫始居之地，名太原鄉。又按天后朝，拾遺、陳子昂集

有：中州司馬濟翁墓志云：葬於長壽原，至今鄉有太原號也。又按唐衣冠譜第，是開元初，敕柳冲修撰，載廣州都督元珪、幽州都督壽陽公方平，更稱太原王氏，頃屬羯胡逆亂，百姓逃去。永泰元年，縣司遂廢省前件鄉，併人户入解城鄉。顔等今屬孝理之時，宗望將墜，逢時不舉，後嗣何知？望請復立太原鄉名，且廢解城之號，如解城古城臨缺二字假鄉標，若太原名之不存，則宗無所據，伏請詳覽，如蒙矜允，仍望各牒諸縣宗人知者。臨晉縣百姓王顔等狀，請改解城鄉，復名太原鄉舊號。理崇族望，事協敦本，執案咨取處分。牒下所由者，中丞判下縣具勘上者，得縣申稱、得里正程憲狀。太原鄉去永泰元年，爲人户破散，符下合入解城，有實。伏請申上者：具狀録申者，臨晉縣太原鄉，去永泰之年，併入解城鄉。今王顔狀請却復太原鄉，執咨取處分訖，下縣准狀，仍認散牒宗人知者。中丞判：亢宗務本，曰敬曰仁，克叶禮經，是爲通識，准處分者，准符各牒，知者故牒。太歷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吏高曜牒尉孫方晉。太原鄉牒

右太原鄉牒一通，本無須載。而臨晉志特存此。若以爲太原王氏一掌故然，聊書於餘録。又臨晉志藝文載：唐王顔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銘一

篇，其辭鄙拙，定非唐世人所爲。其云：周平王孫赤，其父泄未立而卒。平王崩，赤當嗣，爲叔父桓王林廢之而自立。及莊王不明，赤遂奔晉求之。傳記事皆無有，特出齊東之野談。且晉於是時，獻公未强，并州太原尚在狄地。況州牧之官，始自漢世，安得晉於此時即用以爲牧而先立此號乎？又云：自赤至龜：八代代牧并州，自龜至文釗十六代，通前八代，代襲封晉陽侯，是尤無稽，益不足道。且太原鄉牒，其狀乃顏所上。狀稱冀州刺史，碑乃云：河東太守狀，稱卓在晉爲司空，河東太守，碑乃云：歷魏晉爲河東太守，遷司空。安有一人自述其先世而抵牾不合若此。又云：開元中，左相張説越認范陽封燕國公。大歷初，左相縉叔越認瑯琊封齊國公。夫説與縉自以功名官位得封，初未聞越認之事，且公侯之爵，亦非因越認門望可邀得者，其語如是，斯不達於理者耳。使顏不爲儒流，未嘗學問，則可；既稱顏以進士官臺省中丞刺史亦宜少識典故，通墳籍，欲叙家世，明譜系，宜事得其核，而語衷於是、何有味不自審悍焉。苟作不顧後世貽譙者乎！方魏隋至唐，尤尚氏族，争以甲門相高。至唐中葉，武夫盜卒起自微賤至大官，往往思與諸甲族通認宗門，而縉紳莫之肯許。羣用爲恨。及五代大亂，衣冠族衰，於是諸武人以戰鬥起

家，至節鉞者争奪取。向時裴李、盧、王、崔、張等族譜牒焚毀之。而自稱隴西，清河、太原、瑯琊郡望，使不能辨，意此碑不出於顏。蓋亦當時不知誰何，欲誇門胄，自爲欺飾，特假顏名爲此。然其屬詞者，既非通人，述祖者復乖雅録，自以爲紀叙有考，不知適資嗢噱於人而莫自悟矣。臨晉王恭先亦常舉此碑數處爲疑，而爲之辨證。然顏碑引王維、王縉既不必信，唐書稱王縉本太原祁人，後客河中，曾不謂其實出猗氏居於此也。乃恭先引新舊二唐書言「維縉兄弟本太原祁人，父處廉，汾州司馬，徙家於蒲，遂爲河中人」。則新書無此文也。反指爲史氏之誤，若兩人實當爲猗氏人者。且維雖以詩名，縉雖位宰相，其人皆無足取。唐袁朗自以先世名節，爲海内冠，視琅琊王氏世爲上卿，鄙不與伍。朗孫誼爲蘇州刺史，其長史白誼：州得一長史，隴西李亶乃天下甲門，誼曰：「夫門户者，累世名節，爲天下所高，山東人尚婚媾求利禄耳。至於見危授命，則無人焉，何足尚哉？」若維縉者正誼所譏而不屑，必引爲榮，其趣已陋。況又初非其實哉！若碑之僞，既不能辨，徒支離其辭，以爲曲護而已，亦病焉。其猶未免邱里之見，終惑於井牖者矣。

金大定中，臨晉人於通真觀作千道會時，黃冠瓢笠者雲集。衆中一人，布袍革帶，

草履幅巾，入門徑就殿西拂拭素壁，探囊中筆大書一絶，昂然振衣而去。見者異之，欲踪何往，已失所在。其所題句云：「余向金華謁帝回，首陽鄉國暫歸來。羣迷不識吾家趣，何日重尋閬苑媒！」後署「巖客」二字。始悟爲洞賓呂巖也。其書一筆所成，如蟠龍奔馬，非人世所有。因共珍焉。召善書者摹之，勒石。至明時，爲山陰王强取去。置蒲州寥陽宫，俗稱爲「瓜皮書」。傳云：洞賓食瓜訖，即以其皮作此書也。

臨晉城南，有明時荆開府墓，植柏數百株。至崇禎末，李自成將渡河，柏忽盡枯死。逾年，復生。至康熙癸丑，吴三桂反滇南，柏復枯。三桂既平，復蒼翠如故。

康熙丙寅二月，臨晉西關龍王廟市有書賈，携書就廟内布席待售。忽旋風自廟門入，盡捲其書入空中。仰視片片飛揚，以次而上。頃之，滅不見。其旁尚有同賈者數人，所攤書端然不動。人莫能測所以然。

故市鎮中央有石，俗呼柳子厚上馬石。其傳已久，不知何取。子厚銘其叔父侍御府君有邑於虞鄉語，意子厚當時亦至此也。並臨晉志

涑水每冬夜間，時聞冰裂聲。戍者遥見有物如羊，自西來，冰劈積兩岸旁，至南橋回。近年，見於白晝。冰自開裂，水湧尺許，逆流過南橋至呂莊河。舊傳有梅參

將戰敗，執戟熱甚，就水濯之，化形而逝。此其戟精，或曰蛟也。平陽志

猗氏縣文廟東南隅有楸一株，其年甚古。每當鄉試之歲，結角子如箸。人以所結多少爲中者數之驗，歷試並然，謂之靈楸。

明萬歷壬午，猗氏大旱。邑令爲壇祈雨。汲水壇隅，井中有赤蛇附引而上。長不及尺，知其龍也。爲文祭之，盛以巨盂。蛇蜒蜒不去。至明日，雷電自盂中出，蛇騰向西南，雲四合，大雨。再宿乃霽。是歲大豐，有禾秀數穗者。

萬歷十八年七月大水，有龍門於猗氏。後數日，人於縣西百里店灘獲一巨卵，甚香。搖之，砰砰有聲。送置縣中，皆不能辨其何物，因送之佛寺中。其後復大水，浮卵以去。

崇禎癸未秋，有曝其斜幅於市者，忽飛起，旋繞空中，已而不見。衆以爲異。時邑人王吏部方家居，素善占法，因共詣之，求占定吉凶。王用六壬法占之曰：「是禍徵也。不過一載，縣當受兵害。」及明年春，李自成東下，遣所署僞令至，縉紳悉被其毒焉。猗氏志

明襄垣王遜爗，天順五年，自代徙封於蒲。後襄垣宗人聰瀺、聰浲、俊權、俊枃、俊襟、充焞等皆嫻文章。俊襟字若訥，尤博雅不慕榮利。於五姓湖築室卜居，與

詩人隱客日嘯咏其間。自號蘆花散人。其詩名佩蘭集。其姊封陵川縣君，適裴禹卿。夫死殉焉，旌爲貞節君。宗室傳

楊公博以師傅之貴位太宰，而子俊民以會魁歷提學太僕少卿。俊卿武會試第一，至錦衣衛都指揮。俊士舉進士。餘蔭叙又二人。一門朱紫並榮。又朝廷之制，武會試第一即爲狀元，故俊卿又有狀元之目，與太宰並官京師，入朝相隨，還第則章服侍左右，士大夫指爲盛事。輦下聞見記

郰邱有二：一在陳留，即齊桓公會諸侯處。一在河東漢祀汾陰處。宋史真宗祀汾陰登郰邱亭以望河汾是也。前後二漢地理志，汾陰下但云介山而無郰邱，當是一時所遺。戒菴考古

唐韓文公有條山蒼詩。考公生平未嘗遊於蒲。其詩當是使王廷湊時道途經過所作。或云董晉，蒲州人，公爲其客，晉卒於汴，公送晉喪還，亦曾至蒲。其說非也。博議

蒲州趙鼒，，洪武初舉人。任陝西汧陽學官。其生在元至正中，至正統十年始歿，已八十餘矣。鼒自汧陽歸，與同邑漢中同知王聚、淮安同知李威、白水縣丞謝伯榮、上林録事賈教爲五老，會如唐香山故事，傳於京師，諸公争爲賦詩。耆賢志

萬泉縣東南二十里有永清池。俗傳光武飲馬於此。水本昏濁，以鞭攪之即清。又下生寺有龍柏一株，枝蟠屈如龍，故名，亦云光武所繫馬也。萬泉志

洪武初，滎河蔡瑄爲通政使，乞還，卒於路。太祖惜之，遣使祭瑄。其使者一爲大學生，一乃道士也。開國初時，用人差遣簡質如此，後則無非京官矣。林中碎録

萬泉風俗：縣官打春日，争剥土牛皮取歸塗竈，云：去蚍蜉争奪；打春杖，云：利於蠶事。又争以朱墨於牛角書字，以不得書爲不利。清明日婦人争出遊作秋千戲，云：是日作生活，則致目盲。縣志

蒲西門外河岸鐵牛鑄於唐。時東西各四，有牧人引之。其西則朝邑也。俗傳東岸牛本五，昔時一牛亡去。故今止四。其亡去者，在陝州。牧人尋之，至陝城門，遇人問焉。因立化爲鐵。真齊東野人語，不知陝亦自有鐵牛也。陝牛未詳何時鑄。或云以鎮河患。唐人有鐵牛頌，今陝牛亦久亡。或云淪入地中，而四牛之在朝邑者，爲河所没，無復存矣。

蒲人所植柿多者，一聚或至千林。柿熟取，市其實以爲利，幾與昔所爲竹林千户、橘奴萬頭者同。至秋時，葉紅爛燒，山谷原野間彌望皆雕霞絳雯，最爲奇觀。韓吏部「赤氣冲融無間斷」語，直可爲此咏也。順治中，金壇蔣虎臣翰林來蒲作柿林紅

葉詩五十首，中頗多奇俊之句，郡人傳之至今。

明世，蒲中科甲仕宦者多。棹楔如林，龍街櫛巷，觀者爲之增壯。崇禎末，流賊僞防禦至，下令盡撤去。唯留舜、禹廟及文廟者，餘悉毀之，敢後者死。於是一日爭廢。即州治外，向所樹古河中坊最屬巍麗者，亦澌跡無存矣。舊志

宋王性之言，韓文公生於河中永樂縣。今永樂猶有韓文鄉。朱氏作韓文考異，亦引其語。然考公之生實不在永樂也。父雲卿爲武昌令，將遷官往京師，產公長安舍，後一年，卒。故公三歲而孤。性之所言，殆非其實也。韓集博考

金麻革八歲知屬文，十四忽病瘖，取紙筆疾書曰：「適仙府召飲，醉致此。」因賦詩數十首，略不停綴，了不自知。一昔始復寤，其瘖亦失。自是爲文日進。臨晉志

唐至德二年，始於河中置節度使。後郭子儀上言：昔安史據洛陽，故於諸道置節度以遏其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自河中始。於是罷河中節度使及耀德軍。舊書

唐徐相公商隱中條山寺讀書，隨僧洗鉢。摭言

山海經：泰逢之神，居於萯陽，即東首陽山也。出入有光，循蜚紀。泰逢氏没爲河

神。路史：孔甲畋於萯陽！大風晦暝，遇神禒而迷也。又事物紺珠：泰逢，吉善之神。緯書：禒黃萯山之神，能動天地。唐末泰逢見神於河曲之上，鄭畋曾一遇之。徵怪錄

甘棗之山，其上多杻木。其下有草焉。葵本而杏葉，黃華而莢實，名曰籜。食之已瞢。有獸焉。其狀如䶄鼠而文，題其名曰䶂，食之已瘻。山海經

山西平陽府蒲州東有中條山，乃張果老跨白驢之處。山堂肆考

後魏河東羅崇之常餌松柏脂，不食五穀。自稱受道於中條山。世祖令崇之還鄉，立壇祈請。崇之云：條山有穴與崑崙、蓬萊相屬。入穴中得見仙人與之往來。詔令河東郡給所須。崇之入穴。行百餘步，遂窮。有司劾其妄。世祖曰：「崇之修道之人，豈至欺罔，或傳聞不審而至於此。」赦之。魏史

宋石曼卿云：夷齊餓死蒲坂者，恥周之事，而死於堯舜之區，庶幾見揖巽之風焉。本集

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廷。帝乃採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子華子

古琴疏云：舜耕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相哺，益以感思，因而作歌。

河東有獨頭山，多青檀，可爲良弓。唐時作弓者多在河中。其技尤勝。四李文饒相公鎮蜀時，奏取弓人於河中府。技藝考

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釀酒甚佳。故庾信從蒲州使君乞酒詩：「蒲城桑葉落，灞岸菊花秋。」又許，乞酒一車未送詩：「秋桑幾過落，春蟻未曾開」謂此也。國史補

臨晉有回龍溝，地在縣東十五里。俗傳晉文公見峨嵋原有王氣，斷之得蘆根盈握，有血出，王氣遂消。

宋王元之遊王官谷，題詩刻石，在太宗之時。至神宗時，元之曾孫汾出守蒲津，訪舊刻已漫仆，乃重勒巖扉，題其後云：「先公翰林尚書淳化中謫官解梁作是詩。」後八十餘年，汾出守蒲中，刻石於王官谷。元豐二年二月十一日，曾孫尚書祠部郎中充集賢校理、權知河中軍府事，汾謹記。名山志

司空侍郎舊隱三峰，天祐末移居中條山王官谷。周迴十餘里，泉石之美，冠於一山。北巖之上有瀑布流注谷中，溉良田數十頃。至今子孫猶存，爲司空之莊耳。南部新書

吳雯徵士，其父與山東王士禎尚書同年。故於徵士遇之獨厚，廣爲延譽，遂有詩

名。徵士嘗有詩云：「泉繞漢祠外，雪明秦樹根。」此尚書最賞者。康熙戊午詞科之設，比部方山謝郎中遂薦徵士得與試。先録八十人，已在數中。後忽減却三十人，故佹得復失。或言徵士至京師，益都馮相國以扇使書，蓋欲收致門下。徵士不爲頌語，唯以二絶句書而歸之。馮意不樂，後減其數者，乃馮意擯徵士爲之。徵士殁時，有香氣滿室之異。

孫明經拱，洛陽人。來遊永樂，愛其土風，遂卜居焉。拱字向宸，頗亦能詩。常自題所居曰：「窗開華岳三峰翠，門對黃河萬里波。」其子億傳父學，好吟咏，登永樂二仙樓作云：「逍遥散客愁，盡日倚高樓。烟火千家晚，荻蘆一水秋。野田喧鳥雀，隴阪下羊牛。乘興不歸去，前溪待月遊。」似亦少得晚唐人風致也。

明初蒲州所税有桑一千九百十二株歲徵絲一十二觔一兩一錢，共造生絹九疋零，絲一十三兩一錢。棗一千一百六十八株，歲徵米四十六石九斗二升。蓋依古人教民樹植之制，桑可蠶以勸婦功，棗可蓄以資民食。必防其翦伐摧敗，故爲定其數。使時稽於官府，而人不敢殘；必徵其税，則使知苦勤其力，以供所出，而人不敢惰。此蓋良法美意之一端。至弘治以後，桑、棗但有空名，無課植者，惟取其税而已。

神尼者名智山，蒲坂劉氏女，少出家有戒行。時談人吉凶成敗，皆驗。隋文帝初生

時，忽至其所，名帝曰那羅延。且謂帝母曰：「兒不可處俗間，請割居宅爲般若室，將帝躬自撫養。」家人從之。一日，智山出外，付帝於其母，母視帝額忽挺二角，大懼，遽投諸地。尼已知之。急歸，抱帝曰：「何驚吾兒，致令晚得天下。」後周滅二教，尼隱。楊氏戒行不改。及文帝受禪，重興佛法，每以神尼爲言。尼歿，即葬所捨寺中，爲起金浮圖，又命王劭爲之傳。

明末，有張神仙者來蒲州，多幻術。士人欲遣伎亂之。須臾，隱入壁間，不知所往。衆傳以爲即張三丰，云三丰本猗氏人也。

晉文公至澮上，見人乘白驂八駟以來，有狸身而狐尾，去其半而墮公之車。以問師曠。對曰：「狸身而狐尾，其名曰首陽之神，飲酒於霍大山而歸。其逢君於澮乎，君其有喜。」瑣語

鹽道山厥頂方平，有良藥。神農本草曰：「地有、固活、女疏、銅芸、紫苑之屬也。」水經注

蒲州王尚書崇古，身長七尺餘，貌甚偉。初成進士，在京師時，張永嘉爲相。王與同輩旅謁張，一見大異之，曰：「此今日裴行儉張仁愿也。」衆始未信。及後三十年，尚書樹功宣大，爲時長城，如張相言。然後服永嘉知人。鈍菴紀聞

虞鄉谷柏村，在石佛寺西南，泉水下注，聲振崖谷。高坡之上，柏盈萬株，森立蔭映。僧徒每雨後掃葉數斗，輒有錢出地，中如鵝眼。其紀元多唐時者。通志

王官谷舊有雙人石，在天柱峰東。怪偉參差，形似拱揖。又峰西二石似人，或曰：「此谷中四友」也。

掛鶴臺亦在天柱峰下。相傳司空表聖在時，有雙鶴，五月生子輒去，明年二月復來。臺下多靈草異卉，葳蕤搖拂。同上

猗氏任汝亮，以户曹督餉渡河而墜，其僕急下援之，亦墜不出。至日昃，舟人駭噪，謂必溺死。久之，忽偕其僕並自水躍出。自云：「若有巨木載之以上，」衆驚神祐云。邑乘

猗氏張應徵爲諸生時，有能文聲。萬歷甲午，山西秋試，先期御史監闈事者問提學陳公曰：「今年秋元能預決乎？」陳曰：「猗氏張某也。」榜發，果爲應徵。人服陳衡鑑精妙。同上

猗氏馮守禮，初生時，其隣有劉氏爲苑馬卿者，家居，夜夢其門立棹楔，署正氣字。心異焉，因許妻以姪女。後守禮中鄉舉，任莒州學正，擢知萊蕪縣，值明末兵亂，臨難不屈死，正氣之徵果驗焉。同上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内中供御酒，蓋用蒲州酒法也。太祖微時至蒲，飲其酒而甘喜之。即位後，令蒲中進釀酒方，至今不改。宋張能臣酒名記云：「蒲州酒有天祿舜泉。」

郝陵川經言：河東土產，菜多於桑，而地宜麻，紡績織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自衣被外折價值貿易，以供官賦。

李濟翁資暇錄：蘇乳煎之成餳，咸云：「十年來始有，出自河中。」此武臣李環家之法也。予幼於洛中綏福里見之。時新開一肆，不數月滿洛城皆張市矣。初，予從叔聽鎮河中，自洛招致爲餳者，居於蒲。蒲因有此餳。

唐時蒲州貢鳳棲梨三千五百顆，又貢棗八千顆。宋蘇軾與蒲廷淵帖云：河中永樂縣出棗，此棗爲道家所貴。元柳貫作打棗譜云：大棗出河東猗氏。

本草言：石膽出蒲州，大者如拳，小者如桃栗，擊之縱橫而解，皆成叠紋。色青，見風久則綠，今絶不聞有此物也。

蒲中有草名如意，以葉似箭，亦名箭頭草。夏開紫花小而有香。土人採之雜麥蒸飯。結實三稜似瓜形，如豆大，熟則殼分三角。中各含子十許。粒細如粟，色蒼黃。根似遠志，味苦而辛。採其葉於陰處乾之，以末敷惡瘡，殊效。

聞人牟準衞敬侯神道銘曰：「城惟解梁，地即刳首。山對靈足，谷當猗口。」是猗氏在昔，又有猗口之名。靈足疑即中條矣。

百二十盤在中條之陰。石磴盤旋，凡有百二十折，故名。自此而下，達虞鄉，即司空圖所隱王官谷也。倪光薦奇石詩云：「偶經百廿盤，松石駭心目。石以松爲觔，松以石爲肉。石抱松如裹，松穿石似束。」

雅謔錄云：「有直指使者，按蒲州，過猗氏縣，見其處有猗頓廟。顧其客曰：『猗頓何人？楊惲所爲賈豎污辱者，乃有廟乎？』客曰：『太史公傳之』直指曰：『太史非傳頓，特刺時耳。』昔揚子雲作法言，富人以千金求載姓名，子雲卒不肯。曰：『富人如牢中之豚，檻中之鹿，安可得載乎？』宋愼伯筠爲一寺作碑，有巨賈請書名其中，願奉壽五百金。伯筠亦卒不肯。謂太史公不如二子耶！」客曰：『然則猗頓之有廟，倘亦死猗頓能勝生子雲耶？』直指曰：『恐亦其地無子雲，故廟得立也。』」因大笑而起。」

經濟編：關中之險，長河與華山會處，雖在潼關，然河之南須得河南府新安；北，函谷。河之北須得山西平陽府。平陽南有東烏嶺，北有冷泉關。蓋河之南無新安，則由沙磵可渡河至蒲州。河之北無平陽，則由烏嶺、冷泉至蒲州。自蒲州至

龍門，兩岸平曠，可渡者百里。故在古人，秦有函關，陝西統平陽也。至今，陝州以西及平陽與陝西之人，語音、風俗相似。又曰：虎牢、潼關，誠爲險要。然貼臨大河，若逾河避險而出，則關無恃於險矣。故虎牢不守，孟縣潼關不守，蒲州烏乎用其險？

明崇禎十六年，山西巡撫蔡懋德討流賊至蒲州。一敗之於風陵渡，再敗之於大慶關，三敗之於吉鄉渡。賊屢失利，因堅壁不出。時懋德奔走往來於二千五百里間，所提僅弱卒三千耳。

顧炎武日知録云：「今萬泉縣南二里有介山。漢武紀：『朕用事介山。』晉太康地道記及永初記並云：『子推隱此。』水經注亦引此而辨之以爲非。袁山松郡國志云：『介休縣有介山，有緜上聚子推廟。子推本死緜上之山，非此介山。』」然謂其隱此者，在漢時已有二説矣。

柳子厚曰：「猗氏之鹽，晉之大寶也。」蓋本春秋傳杜預注：郇瑕之地，沃饒而近鹽，在解縣西北，今猗氏縣鹽池也。魏都賦注：鹽池在猗氏縣南四十六里。蓋今安邑運城本古猗氏地也。

萬泉人王景震，順治初，舉人。官長安令。其爲諸生時，赴官府，請免同學生故

後門則倡衆投狀云：百姓六旬以上，尚有告老之期，生員百年以後，反作當差之鬼，云云。狀上，山西巡撫見之，大加賞嘆，因爲永豁除之。

明滎河李安世以貢士仕磁州學正，其歿時壽一百有四矣。又邑人張世恩妻賈，生明嘉靖四十二年，至康熙四年，已百餘三歲，尚存活如故。滎河令到門問視，旌爲人瑞。又邑民郭永禄，生明隆慶六年，至康熙九年，壽亦百歲。又潘守俊生明嘉靖四十二年，卒於順治十八年，得年九十九。蓋其地水深土厚，人得其氣以生，故多壽考如此。夫百歲以甚少，若安世及世恩妻且逾百歲之外，尤不可得也。滎河志云：八十九十以外，比閭皆是。至如百歲，亦時有之。豈滎民得天獨厚歟？深思其故，大約不外勤儉二字。寡嗜慾，薄滋味，此壽之原也。其言頗有合於道。故録之。

山西舊多角妓，諸郡有之，稱之樂户。蒲當明時，樂户並聚居東城門外關廂間。州守行春，則濃粧騎馬以供役。其縉紳與客宴飲，則召之佐酒。至國朝康熙中猶然。臨晉縣志云：「臘月十五以後，樂户中擇黠辨者假爲官府，襲冠帶，從以吏役，名曰春官，春吏。因入官署並豪紳富家，宣語贊揚，以求賞勞，謂之報春。先期一日，縣官勾集里甲社夥，雜以優人小妓，妓名毛女，鼓樂導前，春牛

居後，官與其僚盛服輿從，詣東郊迎春。自雍正初禁革樂户，於是在城廂者悉徙去矣。」

唐貞元初，虞鄉人女，年十餘歲，臨井治魚，魚跳墜井。逐之，亦墜其內。有老父接抱，留連數日。捧至井上，贈金錢二枚，父母往接之。女自此不食，唯飲湯茶。數日，嫌居處臭穢，請就觀中修行，後不知所之。逸史

黃巢之亂，僖宗幸蜀。張濬白身未有名第，時在河中永樂莊居。一日在路行，後有喚：「張三十四郎，駕前待爾破賊。」回顧乃是道人。濬曰：「一布衣何緣破賊？」道者勉之。時濬母有疾，道者乃遺兩粒丹。濬母所疾痊復。後歷登台輔，道者亦不復見。北夢瑣言

侯弘實，蒲坂人，年十三四，嘗寐於簷下，有虹自河飲水，貫於弘實之口，其母不敢驚。及覺，母問有夢否？對曰：「適夢入河飲水，飽足而歸。」母默喜，知其必貴矣。後有蜀僧詣門求食，謂母曰：「女弟子合得兒子力，此蜺龍也。但離鄉井，近江海，方有顯榮。」又曰：「此子慘毒，倘敬信三寶，即能善終。」弘實後果自行伍出身至將領。同光三年，從興聖太子收蜀。蜀平之後，爲眉州刺史，節度夔州，自寧江遷於黔府，一州二鎮皆近大江。持法御下，傷於嚴酷。是知蜀

僧所云不謬矣。鑒戒録

杜暹幼時，自蒲津濟河。舟人已解纜，岸上有老人呼：「杜秀才可暫下」！其言極苦。暹不得已，往見與語。久之船人待暹不至，便發。是日急風，忽見水中有數十手攀船没，徒侶皆死，惟暹獲存。暹後至公卿。廣異記

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名埋懷村。乃大喜曰：「擒賊必矣。」國史補

唐天祐二年，河中進士楊玄同，老於名場，祈吉夢以卜前途。是夕，夢龍飛天，乃六足。及見榜，乃名第六，則知固有前定矣。玉堂閑話

蒲坂有須曼卿者，自言：「在山中精思三年，有仙人來迎我乘龍昇天。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上危怖。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床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以流霞一杯飲我，輒不飢渴。忽然思家，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令更自修責乃可更往。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厠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號曼卿爲升仙人。抱朴子

進士張生善鼓琴，下第遊蒲關，入舜城。日將暮，無所投足，遂詣廟吏求止一夕。吏指簷廡下曰：「舍此無所詣矣。」遂止。方寢，見絳衣二人前言曰：「帝召生。」

生遽往。帝問曰：「學琴乎？」曰：「嗜之而不善。」帝顧左右取琴，乃鼓以歌曰：「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清弦。蕩蕩之教兮，由自然。熙熙之化兮，吾道全。風薰薰兮，思何傳。」音韻清暢，爽朗心骨，生因發言曰：「妙哉！」乃遂驚悟。纂異記

張質者，猗氏人，貞元中明經，授亳州臨渙尉。到任月餘，日暮，見數人執符來追，乘馬隨之。出數十里，至一柏林，見一美髯衣緋人，據案而坐。乃拘江陵張質。名姓偶同，遂不審勘，執符者復引而回。如夢覺，乃在柏林中。樵人驚以送縣。縣既失質，其宰惑之，且疑質之初臨，嚴於治吏，吏怨殺之。是夜，坐門者及當宿之吏，莫不禁錮。質歸，神識遂闕。續玄怪錄

景生者河中猗氏人，素精經籍，授冑子數十人。歲暮歸途中，偶逢故相呂諲。以舊相識，遂以後車載之而去。景生到家，已卒數日，乃蘇，云：冥中見黃門侍郎嚴武，朔方節度張彧。景生善周易，早歲與呂相講未終帙，呂相薨，乃命景生終餘帙。嚴張共請放回。玄怪錄

宋陸渭南有吊獨孤生詩。其序云：「獨孤生策字景略，河中人，工文善射，喜擊劍，一世奇士也。有自峽中來者，言其死於忠涪間，感涕賦詩：『憶昨騎驢入蜀

闕，旗亭邂逅一開顏。氣鍾太華中條秀，文在先秦兩漢間。寶劍憑誰占斗氣，名駒失養竟天閑。身今老病投空谷，回首東風涕自潸。』」

明萬泉貢士、王臣，爲鎮安縣尹，潔己愛民，政聲甚美。有朝官王士元以詩贈之云：「久訊鎮安諸父老，白頭未見此郎官。襟懷好似冰壺潔，器宇渾如天地寬。」

蒲州楊都督俊卿，少有膽勇，嘗夜分與客飲出户，忽有物人立而啼。衆皆恐，俊卿直出手搏之。其物仆地，忽不見。明日如厠，見一赤狐甚大，吐舌而死—乃夜來立啼者也。

土龍致雨，古謂無益，然其法本之神農求雨書，董仲舒春秋繁露亦嘗言其事，後世爲之頗有驗者。康熙中，萬泉大旱。知縣瞿亮邦虔禱未應。一日，忽有送虞城志者，亮邦取觀之，中載虞城令華陰柳公祭龍事。亮邦喜曰：「昔人豈欺我哉！」即於甲乙日作東方青龍長一丈八尺，環以小龍七，各長四尺餘。如其方色數目，作之祀而祝焉。越數日，有青龍見於東南，蜿蜒良久。乃没。亮邦知有應，禱益虔。後數日，果大雨，四境霑足。是歲豐穰，亮邦自爲文紀之。

臨晉謝孝廉玉樹，久困塲屋，且將老，自以數奇，遂罷去不入舘舍者已數年矣。康

熙辛卯，其子輩亦爲諸生，赴省試，獲雋。玉樹不覺心喜。於後歲再理舊業。

曰：「吾亦當得鄉試矣。」是年爲癸巳，特設科加解額十九名。玉樹往，果中試。

先是常禱於文昌神得捷兆，并示以所中名數。及報者至，將出貼録示之，玉樹遽

止曰：「且緩，」因取己所書中式第十九名舉人謝某，使報人觀之，其人駭愕。蓋

署字正同也。相共嘆爲前定。謝時亦六十八矣。

蒲州志：中條蒼陵谷去縣二十里，上有娥皇、女英陵記，言舜葬蒼梧，二妃未從，則

英皇所封，自殊舜域。非秦博士對始皇：舜妃堯女在洞庭湘山所爲黄陵者。又路

史言：娥皇無子，英生義均，均國於商。女英從之就國，故商州有女英陵。是知

不在蒲坂矣。蒼陵谷之説，好事者爲之。

地理書有：媏鄉在河東，漢時鄉名也。媏字初昧何音，檢陸氏廣韵作『謨敢切』。

文亦從嫦，云在河東猗氏縣，今無復知者。

重印附記：

原書總目中之官署、方伎、文苑諸詞，今版悉依原書楣目順序改正，以求畫一；「餘録」今以通用之「識餘」一詞代替。

——編者